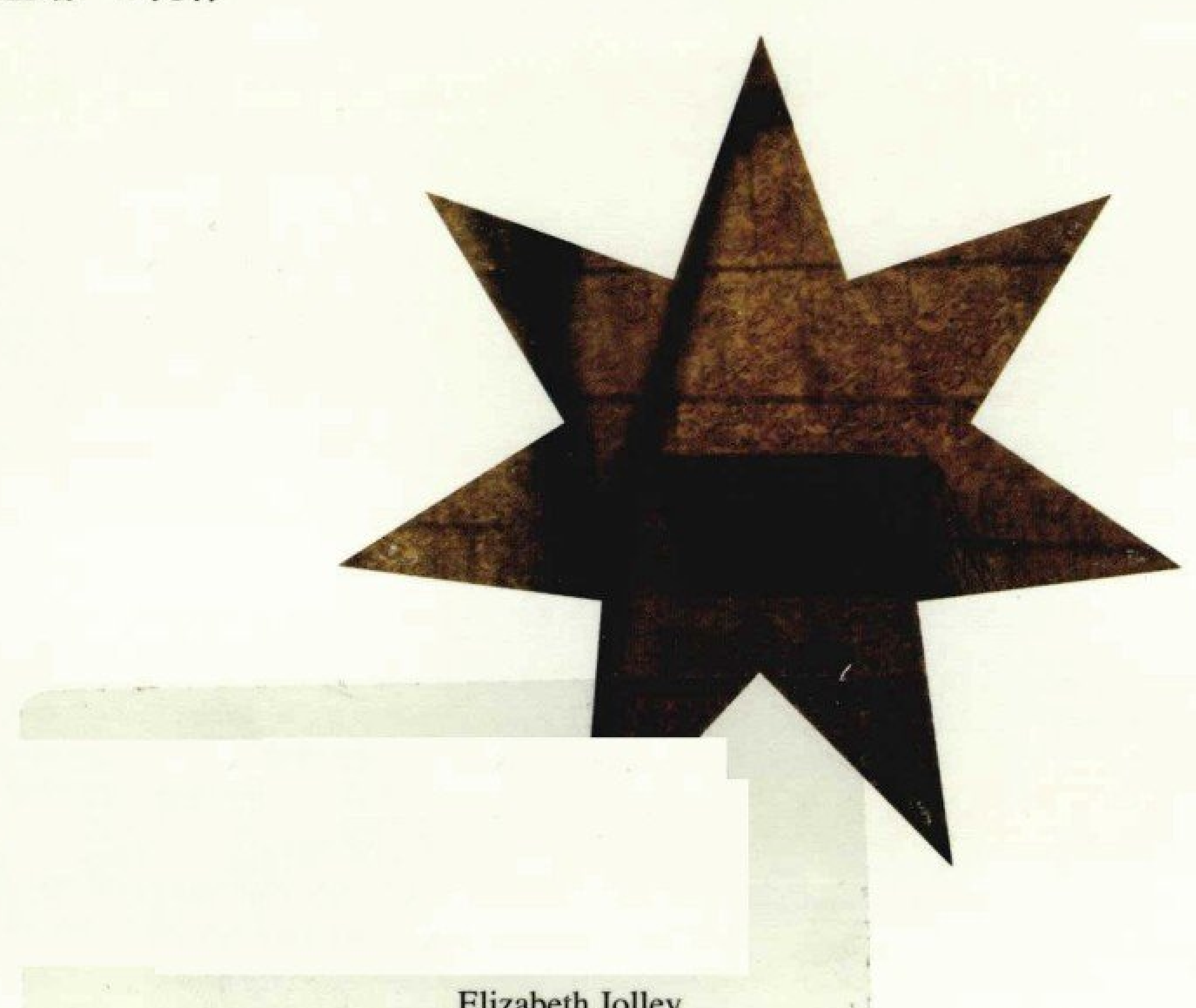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主　编　黄源深
副主编　王光林



Elizabeth Jolley

井

The Well

〔澳〕伊丽莎白·乔利　著　邹囡囡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个充满曲折悬疑的故事……乔利的故事叙述松弛而引人入胜，富有幽默感，她善于聆听，行文优雅，文字饱含悲悯之情。”

——罗伯特·库佛（《纽约时报书评》）

“《井》是一部没有侦探的侦探小说，一部存留悬疑的悬疑作品。”

——斯蒂芬尼·特瑞格（《澳大利亚图书评论》）

始终令读者屏息静气、全神贯注；悬疑与诡秘层层交织；一部令人不忍释卷的小说。

——《出版者周刊》

乔利用优雅而有节制的笔触寓意昭然地刻画了一段亲密关系如何一步步走向崩裂。

——《图书馆杂志》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ISBN 978-7-5327-5076-4



定价：25.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主　编 黄源深
副主编 王光林

Elizabeth Jolley

井

The Well

〔澳〕伊丽莎白·乔利 著 邹囡囡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井/(澳)乔利(Jolley,E.)著;邹囡囡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0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书名原文:The Well
ISBN 978-7-5327-5076-4

Ⅰ.井… Ⅱ.①乔…②邹… Ⅲ.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Ⅳ.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5773 号

Elizabeth Jolley
The Well

图字:09-2008-367 号

井
(澳)伊丽莎白·乔利 著 邹囡囡 译
责任编辑/张建平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31,000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5076-4/I·2872
定价:25.00 元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前言

黄源深

几年前，澳大利亚几位著名作家来沪，总领事狄淑贤女士设宴招待，我也应邀入席。宾主才十来个人，话可以谈得很透。席间，我提出了一个设想：翻译十本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作为丛书，同时面世。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总领事和文化参赞的认同，还当场商量了版权、赞助、出版、新闻发布等关键问题。他们的热情和慷慨让我感动，后来我任职的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也表示大力支持，这使我坚定了完成这项工作的信心。

这个建议的动因，是中国的读者对澳大利亚文学知之甚少，说来说去就是那本多年前出版的《荆棘鸟》，还是一部通俗小说。近三十年来，国内零零星星也出过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但因为分散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出版社，大多没有引起受众的注意。因此我便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同时推出十部澳大利亚小说？那样也许可以发出一点响动，稍稍吸引一下人们被惯性所左右的眼球。

选择哪十本书来译呢？这是一个难题。但后来大家达成了共识：必须是精品，而且是当代作家的。于是便想到了获奖作品。澳大利亚最大的文学奖是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类似于我国的茅盾文学奖，是专门奖励长篇小说的。迈尔斯·弗兰克林是以小说《我的光辉生涯》享誉澳大利亚文坛的著名作家，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澳大利亚女权主义的先驱，在世时虽有众多追求者，但终身未嫁，1954 年去世时留下一大笔遗产。根据其遗嘱，澳大利亚设立了以她命名的文学奖，奖励在反映澳大利亚生活方面获得最高成就的文学作品。每年评奖一次，每次一部作品。评奖过程非常严格，先是从众多的申请者中选出十人的大名单(long list)，然后从大名单中选出五名入围者(short list)，最后从这五人中决定一人(一部作品)获奖。1957 年评出了这个奖项的第一位获奖者，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特里克·怀特，获奖作品是他的代表作《沃斯》，由此可见这个奖的含金量，以及评委锐利的审美眼光。

列入翻译丛书的十部澳大利亚小说，初定时均为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获奖作品，但后来与澳方沟通后，考虑到要反映澳大利亚政府所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增加丛书的代表性，其中两部改为土著作家和亚裔作家的作品。虽然这两部小说并未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但它们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具体的获奖作家和作品，也因为版权问题，反复磋商，几经变动，最后才定为现在这个书单：

《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1997)，彼得·凯里(Peter

Carey）著，1998 年获奖；

《三呼圣灵》（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1968），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著，1968 年获奖；

《浅滩》（Shallows，1984），蒂姆·温顿（Tim Winton）著，1984 年获奖；

《通往战争的公路》（Highways to a War，1996），克里斯托弗·科契（Christopher Koch）著，1996 年获奖；

《伟大的世界》（The Great World，1990），戴维·马洛夫（David Malouf）著，1991 年获奖；

《旱土》（Drylands，1999），西·阿斯特利（Thea Astley）著，2000 年获奖；

《井》（The Well，1986），伊丽莎白·乔利（Elizabeth Jolley）著，1986 年获奖；

《黑暗的宫殿》（Dark Palace，2000），弗兰克·穆尔豪斯（Frank Moorhouse）著，2001 年获奖；

《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2003），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著；

《狗的风光日子》（The Day of the Dog，1984），阿尔奇·韦勒（Archie Weller）著。

这个书单中的十位作家都是澳大利亚的一流小说家，他们获得澳大利亚最大文学奖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无论是在文坛，还是在批评家的

著作里，抑或学者的讲坛上，他们都是深受称赞，被广为关注的。他们代表了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的不同流派、主题、题材和风格。对于想了解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读者，阅读这些作品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

彼得·凯里是目前世界上两次获得布克奖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南非的库切，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文学前途无量。凯里是澳大利亚“新派小说”的代表人物，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糅合黑色幽默、寓言式小说和科幻小说等不同元素，用真实的细节书写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昭示现代人所处的尴尬处境。《杰克·迈格斯》是一部寄寓于狄更斯《远大前程》文本的小说，但注入了后殖民主义的内涵，使其成为后殖民概念中“回写”(writing back)的典型。托马斯·基尼利擅长于运用历史题材和域外故事，反映个人与社会、与当局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以及个人所感到的不安全感和希冀摆脱困境的徒劳挣扎。他的作品既有严肃小说的深刻性，又有通俗小说的可读性，很受读者欢迎，电影《辛德勒名单》就是根据他的小说《辛德勒方舟》改编的。小说《三呼圣灵》以调侃不恭的态度，讽刺了澳大利亚的天主教教义。蒂姆·温顿二十多岁就已负盛名，获得“神童作家”的美称。他不但多产，已发表二十多部作品，而且还频频获奖，是澳大利亚两位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中的一位(另一位为西·阿斯特利)，两次获布克奖提名。《浅滩》像他的大多数小说一样，反映澳大利亚西部小镇表面安静，实际却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克里斯托弗·科契曾两度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如他自己所说，“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探索澳大利亚残存的殖民主义个性和心理，以及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心理创伤。《通

往战争的公路》刻画了一个摄影记者在东南亚战争中的神秘遭遇，揭示了人类自身的悲剧。戴维·马洛夫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两者几乎一样杰出。他的小说描写现代人的迷茫、战争的残酷、环境保护的重要等，常常采用两个人物互为烘托的手法，风格上表现为一种恬淡的诗意。小说《伟大的世界》描摹了战争经历和传统的“伙伴情谊”。西·阿斯特利曾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她的小说主要反映澳大利亚北方小镇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作者对语言有很强的把控力，语词中常含宗教意象，往往对解读造成困难。《旱土》描绘了一个偏远的干旱小镇以及苦苦挣扎着的人们，为读者提供了澳大利亚的缩影。伊丽莎白·乔利的作品主题模糊、含混、抽象，人物的性格怪僻，行为出格。小说提供的图像往往零散、跳跃、不完整，需要读者费力地去重组。乔利恐怕是继怀特之后又一个难读难解的澳大利亚作家。小说《井》讲述一对同性恋女子遇到一次意外车祸后，内心所引起的不安与忧虑，风格与其他作品不同，颇似侦探小说。弗兰克·穆尔豪斯是出现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主张标新立异的新派小说(New Writing)的代言人。表现技巧上以擅长“间断叙述”而蜚声文坛。小说《黑暗的宫殿》刻画三十年代任职于“国联”(League of Nations)的澳大利亚女官员，在二次大战逼近时焦灼不安的心理。布赖恩·卡斯特罗是一位同时具有中国和葡萄牙血统的族裔作家，他的小说篇幅都不大，却以构思独特和叙述技巧新颖而为论家所称道。《上海舞》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跟踪主人公从出生地香港到澳大利亚的人生轨迹，对身份、语言和归属等困扰着众多移民的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探索。阿尔奇·韦勒是一位土著作家，作品主要反

映土著人在当代澳大利亚社会中穷困、屈辱、多事的生活状态，小说曾多次获奖。《狗的风光日子》是作者的处女作，却好评如潮，并获得多个奖项。小说写了土著青年成长的烦恼和痛苦，以及他们对自己和社会的逐步认识。

这十部小说的译者都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教师，他们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全国著名出版社先后翻译过文学作品，具有较为丰富的翻译经验。其中大多数人都以研究澳大利亚文学见长，可以说，这是一个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群体。这里所译的有些作家和作品，正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以此而言，翻译这些澳大利亚小说，他们是有一定优势的。当然，译文的成败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这对所有参与其事的人，都是一个考验。以下是他们分别翻译的作家和作品：

黄源深	《浅滩》（蒂姆·温顿）
王光林　邹囡囡	《上海舞》（布赖恩·卡斯特罗）
彭青龙	《杰克·迈格斯》（彼得·凯里）
徐　凯　王　慧	《旱土》（西·阿斯特利）
周小进	《三呼圣灵》（托马斯·基尼利）
周小进	《狗的风光日子》（阿尔奇·韦勒）
邹囡囡	《井》（伊丽莎白·乔利）
龙毛忠	《伟大的世界》（戴维·马洛夫）
司耀龙	《通往战争的公路》（克里斯托弗·科契）
揭　薇　章　韬	《黑暗的宫殿》（弗兰克·穆尔豪斯）

这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翻译和出版，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因此有很多人需要感谢。首先，要感谢上海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尤其是前总领事狄淑贤（Susan Dietz-Henderson）女士和前副总领事高戈锐（Gary Cowan）先生，正是他们首先响应翻译出版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倡议，并积极筹划解决小说的版权和澳方的赞助问题。还有前副总领事欧佳妮（Jane Ogge-Cowan）女士，她接过了前任留下的未尽事宜，在文化处执行助理李蓓艳女士的协助下，最后具体落实了十部小说。此外，现任副总领事叶仁庭（Dene Yeaman）先生也始终关心这个翻译项目。我们要感谢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在得知这个计划后，主动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澳大利亚澳新银行（ANZ Bank），对十部书的翻译非常重视，并帮助解决了版权问题。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全力支持这个项目，并将此纳入科研计划，拨了相应的经费，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最后应该感谢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尤其是吴洪副总编，欣然接受了这个经济效益不好的出版项目，并组织人力完成了艰巨的校译任务，使这十部书得以按时出版。当然，我们应该感谢的人还很多，但因为篇幅有限，只能就此打住了，希望能够理解。

最后，谨以这十部澳大利亚翻译小说献给举办中的“澳大利亚年”（The Year of Australia）。

2009年6月于紫藤斋

谨以此书献给李昂纳德·乔利

谨以本书向澳大利亚文化委员会和西澳大利亚技术学院致以衷心的感谢。本书最后的定稿于今年完成，并在此期间得到澳洲委员会文学委员会的资助。

感谢西澳大利亚技术学院为我提供了与英语学院师生共处的机会并向我提供了写作所需的专用房间。在此，本人尤其要向唐·瓦兹、布赖恩·蒂博和唐·格朗特致谢。

伊丽莎白·乔利

1985 年 12 月

“海斯特，你给我带什么回来了？你从商店给我带什么来了？”

“我带来了凯瑟琳，爸爸，”哈珀小姐说道，“我带来了凯瑟琳，不过她是我的。”

这晚，海斯特·哈珀小姐和凯瑟琳正在驱车回家的路上。她们刚参加完一个在镇上旅馆举行的庆祝派对。哈珀小姐本不愿出席这个派对，是凯瑟琳一心想来。小姑娘这阵子迷上了一个又一个电影明星，而她目前的偶像是约翰·屈伏塔[1]。她学他走路的样子，把他所有的电影看了一遍又一遍，甚至一边跳舞一边想象自己就是他选择的终身舞伴。哈珀小姐因为不忍拂逆凯茜的要求，只好忍耐着这漫漫长夜的无聊时光，还有至少两件令人难堪的尴尬事，一是那个叫人心烦的彼得·潘式的衣领，充满了令人不快的暗示。还有派对上那冗长的表演，更使她痛苦地再次意识到最近发生的事情对自己的改变。

派对终于结束之后，凯瑟琳坚持要自己来开车。“亲爱的哈珀小姐，你就坐在后面位子上休息吧。”她拿了块色彩明丽的苏格兰花格呢毯盖在哈珀小姐瘦骨嶙峋的膝盖上，然后坐在了哈珀小姐的驾驶座上。“亲爱的哈珀小姐。如果下周我要参加驾驶考试的话，”她轻柔颤动的嗓音听上去令人倍感舒适，“我最好先练习一下，你说是吧。”她灵巧的手指

敏捷地转动车钥匙启动了点火器。

开车回家的漫长路途中，两人交谈不多。旅程开始的时候月光皎洁，空气清冽。凉风中有丝丝刚犁开的泥土的清香。虽然也很喜欢眼前的景象，海斯特却更希望闻到雨水打在牧场的泥地上带出的浓烈的泥土气息，她暗自思忖，以前她也有过这样的想法，麦田的夜晚不是像这样沐浴在月光里，就是深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刚刚想到这里，月亮就滑进了一片带有纹路的黑云之中。她挑起了眉头，耸了耸消瘦的肩膀，让自己在后座上坐得舒适些。

白天开车往来于牧场到镇子的路上时，海斯特常常会想到要步行，而不开车。如果一个人只是步行而从不开车，他的生活就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坐在车里的时候，她常会感到自己情不自禁地要从车里走出去，开始步行。两边是牧场一望无际的麦田，这条路寂静地在她眼前延伸，而她对时间和旅途的理解也会全然不同。就这样不停地走啊走，世界上不会有人知道她身在何方。只有她知道自己身处的地球上这一小块地方。站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她想象着那种没有任何人看得到和知道自己存在的感觉。她渺小但安全，走走停停，在广漠、清澈的蓝天之下，静静地驻足。她想，也许这样她的恐惧就会消除。那些恐惧会在轻柔的微风中烟消云散。

---

① 约翰·屈伏塔(1954—)，美国男演员，上世纪70年代达到演艺事业的顶峰，主演的电影《周末狂热》在全球掀起迪斯科舞蹈热潮，80年代事业陷入低谷，90年代又重新崛起。

开夜车的时候却不宜考虑步行。在偏僻的地方开长途车，最好在旅程开始时就打消这样的念头。

海斯特回想着整个晚上的情景，觉得唯一令自己喜欢的就是凯茜翩跹的舞姿。那姑娘动感十足、富有韵律的舞姿加上她那一袭黄色的裙子，虽然意外地遭到了罗莎莉·博登的批评，但在自己看来简直就是完美无缺。想到当时的音乐和舞蹈，以及凯瑟琳固执地把自己想象成约翰·屈伏塔当仁不让的舞伴，她禁不住微笑起来。接着她又回想起凯瑟琳的乖巧，想到她是怎样利用自己对甜食的偏爱，用甜食作借口，提出参加派对，而绝口不提是她自己想要参加派对的。

"亲爱的哈珀小姐，"她耳边仿佛又响起那细声细气的柔和嗓音，"我还以为你会喜欢派对上的雪利酒味蛋糕……"

海斯特忍住瞌睡，陷入了深思。"生活就像柴堆，"她脑海里这样想着，"人们做各种事情时，就像在把柴堆堆高或抽空。人们的一生充斥着一件接一件琐细的事情。这就像从柴堆上拿掉木柴，每次抽走一根去生火，或者在夏天一根根慢慢地把柴堆堆高，柴堆就是这样一会儿被抽空，一会儿又被堆高。"想到这里，她打了个哈欠。

这条路平坦而笔直，穿越了黑乎乎的牧场，路边投下了滨藜灌木丛的黑色树影。不时地，会有一卷卷的白色薄雾朝她们飘过来。有几次，在低洼的路面上，她们完全被薄雾包裹着，如同披着一件雪白、轻柔、翩跹的外衣。

"夜晚和白天竟然可以有这么大的区别，"海斯特说道。周围的原

野，她又说，对任何赶路的人来说，看上去都那么荒凉和可怕，尤其是对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凯瑟琳也同意她的话，并说，她才不愿晚上独自一人开车走这段长路。“很高兴我们是两个人在一起，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说道。

凯瑟琳跳舞时那幸福的神情，马上可以睡在自己温暖的床上的期望，也许还有自己吃下的那块填满了盘子、即使和别人分享也显得非常巨大的雪利酒味蛋糕，这一切使哈珀小姐感到一种令人愉快的平静并最终进入了梦乡。她根本没有注意到她们的车已经离开了路面并撞上了路基。当她被惊醒的时候才发现凯茜的车开得太快了。

“凯瑟琳！别开那么快，”她大声警告道，“凯瑟琳！听到没有，不准开那么快！小心路基。你开得太快了。慢点，凯瑟琳！天呐，你一定要当心。如果你不小心，我们会翻车掉进灌木丛的！凯茜！那样你永远也别想拿到你的驾照了！”

凯瑟琳放慢了车速，“我想我是太兴奋了，亲爱的哈珀小姐，”她说，“很抱歉刚才吓着你了。”她尽量模仿着美国英语的发音，尤其在说“你”的时候。接着凯瑟琳絮絮叨叨地告诉哈珀小姐乔安娜也会来和她们一起参加小镇庆典。“乔安娜，”凯瑟琳提醒海斯特，“正热切盼望着这次拜访。真可惜，为了她男朋友，三年来她不得不一直待在那个地方，你还记得吧？就为了看望亲爱的哈珀小姐您，她才回来的。我有个好主意，关于我们的果酱和酱菜的。噢，哈珀小姐，我亲爱的，你听听我的想法吧……乔安娜和我，我们可以……噢，哈珀小姐，我亲爱的，这太浪漫了，这都是为了爱情！”凯瑟琳轻叹道，“刚才那一瞬间，我是

那么地想结婚。一个双份的婚礼一定不错——我和乔安娜一起结婚。想想看，像现在这样开车长途跋涉……”她又叹了一口气。海斯特用鼻子哼了哼，算是对凯瑟琳的回答。即将到来的乔安娜的拜访只不过是海斯特自己定义的生活柴堆的一部分。海斯特脑海中又浮现出了那个想法，她已经不止一次地希望能够发生点什么事情，把乔安娜召回到她现在待着的那个安全的地方，这样，她和海斯特就都可以幸福地生活着而不需要经历这样貌似简单而实际上很复杂的来访了。

“噢，哈珀小姐，我亲爱的，”凯瑟琳打破了短暂的沉默，又开口说道，“我能为小镇的庆典做些婴儿衣服吗，摆在我们的货摊上——你知道的，就是那些小衣服，镶上褶边，还有，我想到了，镶着整齐蕾丝花边的小围兜，我想它们一定会成为抢手货的。”

“婴儿会咬蕾丝花边的，”海斯特严肃地说。看到凯瑟琳使劲地用脚踩着油门，使得丰田车在路基上跳了起来，她又加了一句，“请看好路，专心开车。”

“凯瑟琳！”海斯特的声音有些紧张。“凯瑟琳，我们就要转弯了。慢一点！我已经看见弯道了。开慢点！”

“噢，刚才的派对真不错，不是吗，”凯瑟琳用尖细的嗓音唱了起来：

小铃铛响叮咚，耶耶，
猫咪藏在井里头，耶耶耶，
小铃铛响叮咚，唔唔，耶

“哇哦！哈珀小姐！我真是太开心了！”

“你开心我很高兴，凯茜，”哈珀小姐说道，“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开慢些。”

猫咪藏在井里头

呼哈，井里头呀，唔唔唔

耶耶耶

小铃铛响叮咚，耶耶

“噢，别再唱那讨厌的歌了！”海斯特恼火地说。“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把一首儿歌当成伴舞的舞曲——不管那是什么见鬼的所谓舞蹈。”

“呃，你以前可是喜欢这首歌的，哈珀小姐，我亲爱的，这就是那首猫咪别动。你不是喜欢这首歌的吗？你喜欢的，不是吗，亲爱的，嗯？嗯？”凯瑟琳摁下了车喇叭。“那么霹雳舞呢，哈？嗯？”

“停车，凯瑟琳，我来开。”

“呜——，到了到了！就要到家了，哈珀小姐，亲爱的。就快到最后一个拐弯了。哦——对不起！碰到灌木丛了，撞着块石头。轰！可恶！哦，对不起哈珀小姐，亲爱的，又撞到石头了，总是撞到石头。”凯瑟琳用尖尖的声音大笑着。“真希望乔安娜现在就在这里。乔安娜，希望你就在这里。乔安娜-乔-安-娜。”

“小心！噢，小心啊！路基上有东西，”海斯特的尖叫，因为恐惧而变得嘶哑，“小心。天呐！转弯。刹车！凯瑟琳！刹车！看着转弯。路

基上有东西，是个人。上帝啊，孩子，快刹车!”

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上了丰田车，并发出“嘭”的闷响，海斯特的尖叫戛然而止。凯瑟琳也马上刹住了车，引擎还在转动。“可是，这条路上从来也没有什么人走啊，”她哭哭咧咧地说，“以前，以前从没有什么人沿这条路走啊……”

海斯特小姐一把抓住了拐杖，艰难地从车中爬出来。她沉重地倚住拐杖向卡车的前部挪去。

“关上车灯，”她说道。“我们还不知道路基上是否真的是个人。”随后，她声音发抖，轻声低叫到，“这不是袋鼠，凯瑟琳。不是袋鼠。别出来，太可怕了。车子防撞格栅撞到什么东西了。你待在车上别动。”

海斯特慢慢地转到凯瑟琳的驾驶位子那一边，“只能这样了，”她嗓音嘶哑，仍旧压得很低，像是在耳语。“别哭了！别再哭了！好好听着，照我说的做。我们只能这样了。没时间了。天晓得，也许周围还有别人。我们不能冒险。现在，振作一点，慢慢地开车，尽量开得慢些，不要弄出声音，我们就快到农场的院子了。我就在这儿和你一起。进了院子，马上掉头，把栅栏尽可能近地贴着那口井边。没错，就是那口井。丰田车还没有撞坏，只要尽量靠近井边就可以了。是的。那口井……”

父亲老哈珀去世时海斯特·哈珀已经年纪不小了。尽管一条瘸腿让她只能倚着拐杖笨拙地行走，尽管年事已高，她还是决定自己来继续掌管财产。

仿效父亲的做法，她用一条金链子把所有的钥匙串起来挂在脖子上，一心一意地照看着庄稼和牲口。没有别的饲料的时候，她的羊就散养在无边的麦田，啃食麦茬儿。

珍贵金链上的钥匙并不是用作装饰的，而是给人一种安全感。她戴着它们，把它们藏在衣服的紧身衣底下，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每一分钟(只要她是醒着的)都能感受到它们偎依在自己干瘪的胸前。她从不佩戴戒指或其他首饰。只戴着她的钥匙。

父亲去世之前，哈珀小姐一方面出于怜悯，一方面因为突发奇想，一时冲动，收养了一名孤儿，一个小女孩儿，就让她住在农场。

在商店看到这个女孩时，哈珀小姐觉得以前从未见过她，就想问她

是谁。这个生着金色头发的女孩儿非常秀气，但很瘦，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到几近畏缩。就是她那张衬着商店阴沉背景的苍白面孔使得哈珀小姐想要问她几句。

“脱衣舞舞女!”商店老板的老婆格罗斯曼太太忿忿地嚷道，“你说说看！外面那牌子上都写了什么，还那么招摇。”她气呼呼道。“皮草蕾丝，秀色午餐，该死的光屁股吧女，该死的男人，就想看女人的内衣和光身子。真恶心！格罗斯曼先生宁肯把午餐装进袋子，坐到商店后面的棚子里去吃，也不愿看着那些鬼话吃饭。我还给他们上时装歌舞剧午餐呢!接下来又会是什么！什么皮草啊，蕾丝啊!”她已经气得脸色发青了。

“格罗斯曼先生住得离旅馆这么近，”哈珀小姐叫那位心地纯良，正坐在棚子里一个倒扣着的油桶上吃饭的格罗斯曼先生回屋来，“实际上，就住在旅馆隔壁，”她说道，“他当然可以在自己家里吃饭。他又不用去旅馆用餐。”哈珀小姐顿了顿，等着格罗斯曼太太不再因为惊愕而飞快眨动她的眼皮，然后开口问了那个小女孩儿的事。

“噢，凯茜，”格罗斯曼太太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脑子从隔壁旅馆的广告招牌上转过来，说道，“是的，她叫凯茜，是个好姑娘，来的姑娘都不错。但是她下礼拜就回去了。回孤儿院。格罗斯曼先生这儿没什么生意，你知道，用不起她。”她压低了声音说，“孤儿能把你吃穷了，你是知道的。而且，嗯，我们生意不好，也用不起她。”

“那你们开始干吗要她来？”哈珀小姐，本地最大的农场主家的小姐，问道。她一直都这样直截了当，她不需要婉转，她心地善良，对不太富裕的人慷慨大方，因而在社区非常受尊重。

“啊，哈珀小姐，事情是这样的，”格罗斯曼太太一面熟练地用手折着购物袋的顶端，一面说道。“凯茜!”她叫道，“快到院子里叫格罗斯曼先生去给哈珀小姐拿煤油。”她转回头对眼前这位贵客说：“我说了，她是从孤儿院来的，孤儿院和怀特夫妇原来是让她帮着看孩子的。她是个好姑娘，怀特太太也这么说，但你知道，怀特夫妇变卖了家产去英格兰了，所以我就收留了凯茜，但现在格罗斯曼先生说不行，他可是说到做到的。我也不忍心，但境况就是这样，这一阵儿没什么活儿，哈珀小姐。境况不是很好，连我们这儿的年轻人也不得不进城去……”格罗斯曼太太絮絮叨叨地说着。海斯特·哈珀看着购买的货物装上了自己开来的小型旅行车，然后说如果凯茜能收拾好她的东西，自己愿意把她和货物一起带回家去。“我会和孤儿院打招呼的，”她说道，“如果凯茜合我意，而且如果她自己也愿意，她就可以留在我那儿。”

格罗斯曼太太对此表现了恰如其分的恭顺，陪着哈珀小姐走到了街上。

“随便什么时候，哈珀小姐，”她说道，“如果你不想来镇子，就差个人送个信儿来，格罗斯曼先生乐意为你效劳。你需要什么，格罗斯曼先生都会给你送去，你只要……”

“谢谢，格罗斯曼太太。”哈珀小姐像掷铁矛一样把自己的拐杖投进了旅行车的后厢。她戴上了皮手套，说道：“不过，需要到镇子来的话，我随时都能自己来。”

“那么，快过来凯茜，亲爱的，”格罗斯曼太太一边催促着，一边用她灵巧的双手掩饰着涨红、松弛的脖颈，“别让哈珀小姐等着你了。快

跳上车！喏，把你的包裹放在腿上抱住，这才是好孩子！”

哈珀小姐不等凯茜回话，就发动了引擎，轰鸣声顿时淹没了说话的声音。

哈珀到家时，年迈的哈珀先生和还没有那么老迈的伯德先生正一起坐在房子西面的走廊里。

“你给我带什么回来了？”哈珀的父亲问道，他手里握着威士忌酒瓶，朝向西沉的太阳，就好像正从车上卸下来的杂货食品堆里藏着他讨要的巧克力饼干或糖果。

“我带来了凯瑟琳，爸爸，”哈珀小姐说道，同时甩了甩头，示意凯瑟琳该把她从车厢里拽出来的一袋糖放在哪里。“不过，她是我的，”她补充道。

“让我们好好看看你，凯茜，”哈珀先生说，“看看你的腿漂不漂亮，”他用拐杖撩起了凯茜的裙子，“拧她屁股一下，”他对伯德先生说。伯德先生嬉笑着，前倾着身体作势要用拇指和食指去掐，但凯茜敏捷地跳开了。

两个男人大笑起来。“亲爱的，你多大了？”哈珀先生问道。

“七月我就十六岁了，”凯瑟琳用充满青春活力的声音回答道。

“爸爸总是那样，”哈珀小姐带着凯瑟琳看给她专用的房间时说道，“别理他！我希望你能觉得快乐舒适。”

“哦，哈珀小姐，我一定会的，谢谢——谢谢你！”小姑娘从房间里朝房门口奔过来，一路在地毯上蹦跳着，抱住了斜倚着那根丑陋的拐杖、站在门口的海斯特·哈珀，亲了一口。哈珀小姐向后缩了缩，

记忆中，已经很多年没有人亲吻过自己了。她开口说道，“你安顿好了，我就带你参观一下整幢房子，并告诉你该做些什么。”她的声调僵硬，这亲昵的亲吻出乎她的意料，甚至让她受到了惊吓。此后很久，海斯特不断地抚摸脸颊上被亲吻过的地方，那里有种令人愉悦的感觉经久不去。

整个傍晚，海斯特都想着要享受自己新的虏获。她感到一种要引导那女孩、向她展示自己生活的冲动。她弹奏着钢琴，按照自己的方式重重叩击着琴键。她用未经训练的女低音演唱了几首舒伯特的歌曲。她热爱这些歌曲，这些歌属于她孩提时代那段幸福的时光。在她记忆中，这些歌曲完美无缺。尽管她现在唱出的曲调绝称不上完美，但这并不重要。有内心深处的那种完美的感觉就足够了。她高兴地看到凯瑟琳坐在那里，好像为她的音乐深深陶醉。尽管老哈珀先生在打盹儿，而伯德先生只是出于礼貌，端坐在壁炉旁，这些也没有使海斯特怀疑凯瑟琳是真的享受着音乐还是只不过假装如此。

对自己成功的表演感到有些飘飘然的海斯特又开始演奏勃拉姆斯的声乐套曲《四首严肃的歌》①，一边还兴致勃勃地向凯瑟琳解说这些歌曲的渊源。

“《传道书》②中的一些经文，”她说道，“我希望你听过：因为世人

---

① 《四首严肃的歌》是德奥作曲家勃拉姆斯的最后一套声乐作品，也是勃拉姆斯艺术歌曲创作的总结。歌曲的主题是“死亡”。

② 传道书是《圣经·旧约》诗歌智慧书的第四卷。书中内容指出它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所作。传道书的写作对象是当时耶路撒冷的居民，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是召集的意思。

所遭遇的，兽也遭遇……”海斯特唱道，“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她翻过一页乐谱，盯着乐谱看着，嘴里哼着曲调，试图记起歌词。她用手指摸索着琴键，找到了正确的音调，“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Unter die Erde*①……”她想起了德文的歌词，但不能确定自己唱的是否正确，她记不清地是阳性还是阴性，还是介于阳性与阴性之间。在她不断重复着 *Unter die Erde* 的时候，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嗓音竟然可以唱出这么低的音符，还饱含着情感。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她突然记起了孩提时代自己为这首曲子配的图画。当时她并不完全理解为何自己会偷偷地描绘这样的画面：长长的水流在地下流淌；水流渗过光滑的岩石，积聚在地下的小小水塘，涨满小小的溪流，滋润着黝黑的泥土，在黝黑的泥土中，神秘的草木的根系汲取着养分。这么多年以后，同样的画面又一次出现在她的脑海，恰恰就在此时，就在她的嗓音低沉地滑落，如同沉入地下的时候。

凯瑟琳热衷并擅长家务，这使海斯特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料理财产事务。但几乎同时，海斯特却是能避开料理财产的事就尽量不管，而去教凯瑟琳烹调，并乐在其中。她忙着纺线、织布、缝制衣饰，而在这方面，就像对烹调一样，凯瑟琳也学得很快。海斯特保持着祖母的传统，常常会给贫穷家庭的孩子们缝制一些衣物。两个人一起干活，缝制

① 原文为德文，意为“在地下”。

的衣物数量增加了一倍，凯瑟琳也发现自己很喜欢缝纫，在钉纽扣和缝拉链方面手脚尤其利落。

两人在一起时也唱唱歌。海斯特的眼睛近视，要使劲盯着古旧的乐谱看着，弹奏钢琴，而凯瑟琳，嗓音尖细但甜美，伴着钢琴演唱。她们两个的配合常常会脱节，一边是海斯特用力敲击琴键发出最最刺耳的不和谐音，另一边的凯瑟琳却兀自平淡地唱着。好在哈珀先生和常常在此做客留连的伯德先生都不是挑剔的听众。

有凯瑟琳在身边，海斯特感到心满意足。她更乐意拄着那根英国拐杖四处走动了，甚至连动作也敏捷了起来。这根拐杖是专门从国外购买的，就其本身来说还是相当的雅致。但海斯特意识到，配上自己的残疾，这根拐杖却变得丑陋起来。如果没有拐杖，没有这根拐杖，她就寸步难行。她从未想过自己不拄着拐杖还能做些什么事情。她暗自计划应该怎样培养凯瑟琳，或许什么时候可以和她一起旅行，教她读书，自己死后再把所有的钱都留给她。

海斯特从不认为在汽车影院消磨一个晚上是件乐事。镇上有两间这样的影院，放的都是老掉牙的影片。不过她那被人们满怀敬畏地称为“哈珀小姐的另一件交通工具”的小型旅行车却很快在这两家影院有了固定的泊位。一开始，是为了取悦凯瑟琳她才去的。凯瑟琳把一些电影明星当成圣人一样，模仿他们的生活情景。凯瑟琳虔诚地研读明星杂志，收集他们的近照。她谈论这些明星的结婚趣闻、离婚轶事，某某矫正牙齿了，某某修建泳池了，明星们的朋友和生活琐事——总之，凯瑟

琳谈论的都是海斯特原本认为不宜公开的个人隐私。凯瑟琳拿腔拿调地学别人说话的样子，或者高傲地扬起头的姿态，常常令海斯特发笑。每部电影多少都会影响到凯瑟琳的言行举止。开始的时候，海斯特是抱着一种忍耐，甚至厌烦的心情，看完那些影视杂志所谓主要描写“校园罗曼史”的冗长剧情。这些影片充斥着激动尖叫的美国高中女生，她们总是争相向某个长相清秀的高中男生献媚邀宠。这些都是美国电影，海斯特可以从中看出明显的美国电影人物的特点。由于她自己从未经历过高中校园生活，她只能靠猜测推断大概所有国家的高中校园里都上演着类似的剧情。这些爱情游戏琐碎而缺乏新意，那些歌舞也显得疯狂、愚蠢、乏味。每首歌都配有舞蹈，由那些装束越来越稀奇古怪的主角们上演。他们的头发越来越长、越来越乱，表情空洞，吉他也变得花里胡哨，像个装饰品。尽管她对这些电影不甚欣赏，却发现自己开始盼望着这两周一次的出行。

电影散场后回到家里总是已至深夜。凯瑟琳会在她原已夸张的言辞中加入新的词汇和腔调，向哈珀先生描绘电影的情节，把哈珀先生逗得大笑不止，第二天，她还会鼓动海斯特享受一番她命名的“卧室用餐服务”。凯瑟琳会把早餐端给还在床上的海斯特，而自己就用手指捏着烤面包夹培根，倚坐在海斯特床沿上用餐。她们通常会在床上消磨时光直到午餐的时候才真正起床。之后，似乎成了惯例，海斯特会发起一个大扫除计划，并且起草一份她和凯瑟琳需要完成的工作表。有时，这样的计划表也会被撕成碎片，填进厨房的炉火中烧掉。焚烧计划表的同时往往伴有一个小小的祭酒仪式，两人把新鲜牛奶或酒倒进昂贵的刻花玻璃

杯，对饮而尽，然后用自家酿制的迷迭香汤剂相互浸洗头发。

海斯特陪伴父亲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哈珀先生就像某个电影中的人物一样，总是在屋子里逡巡，试图想起自己藏匿手枪的地方。老头子会突然想到要别人读烹饪书给他听，在储物橱和书架背后拼命翻找海斯特藏起来的书。他顽固地坚持要家人为他准备成分复杂的特殊食物。有时，他会深更半夜突然想要吃夜宵，于是就要人几个钟头俯身在水槽上，借着昏暗的灯光，没完没了地粉碎、搅拌、混合，长时间地烧煮，还要不时地搅拌和看着炉火。

海斯特找了各种借口逃避和父亲待在一起。她很高兴看到伯德先生能上门来访，并想方设法让伯德先生来得更勤，待得更晚。她忙活着房间和花园里的活计，把料理资产作为头等大事，但私下里，一贯直率的性格使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履行这些职责上。尽管她也努力地维持着对这些事务的关注，内心却清楚地明白，现在需要强迫自己才能做到这一点。日子一天天过去，她不得不照料着体弱多病、头脑不清的老父，同时也为自己的劳作寻找一些小小补偿。教导凯瑟琳以及和凯瑟琳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就是她能得到的补偿。

她对凯瑟琳的宽容慷慨显得亲昵但又严厉。她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母亲或姨母之类的角色。她并不想对自己和凯瑟琳之间的关系进行某种界定。很快她就意识到自己对凯瑟琳强烈的独占欲。每当凯瑟琳给修道院一起长大的其他女孩儿写信，海斯特就感到莫名的恼火和不安。如果凯瑟琳接到来信，她总是想要知道信的内容。她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这

都是为了保护那女孩儿，怕她受到伤害，比如怕她哪天接到的来信里夹带有毒品什么的，其实这样的事情连她自己都不相信会发生。不管怎么说，海斯特听凯瑟琳神秘地说起过，修道院的女孩儿当中有一个曾被拘禁过三年。凯瑟琳无疑和一个叫乔安娜的女孩儿很要好，不过那个女孩儿好像因为做过什么可怕的事情而藏匿了起来，虽然感到不应该，但这倒使海斯特松了一口气，尽管后来她才弄清，那女孩是因为发生了特殊的情况而待在某处修养。

她们两人常会把车停在邮局门口，坐在车里拆看自己的信件。凯瑟琳会马上把写满圆弧字体的信纸递给海斯特看。海斯特注意到，修道院那些女孩儿们的笔迹大都歪歪扭扭，非常幼稚。她们往往在“i”上面画一个小圆圈来代替那一点。有时，整篇信纸上都是潦草的圆圈中夹杂着叉叉，奇形怪状的“亲吻”和“拥抱”的符号[①]充斥着信封。检查过信件而放下心来的海斯特会微笑着把信递还给凯瑟琳。除了账单和与农场事务有关的文件以及慈善机构募捐的请求，海斯特自己从未收到过任何来信。

晚上，当老哈珀抱怨着，想要让海斯特读书给他听，海斯特就会说“下次吧，爸爸，等明天再读。这会儿我正忙着呢。”一边说，她一边会给老头子倒上满满一杯威士忌。

凯瑟琳向海斯特讲述修道院的事情时，会辅以很多手势，每句话结束时都不由自主地提高嗓音好像在轻快地唱歌。她反复提过几件虐待孩

① 圆圈“○”和叉叉“×”，在西方分别表示拥抱和亲吻。

子们的事情，在讲述同一件事情时往往又会增加新的细节，这使海斯特有时不禁怀疑起这些故事的真实性。不过不管这些事情是否真实，有一样是很清楚的，在修道院里，女孩儿们是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的。孩子们睡觉的长长的房间里床铺相互紧挨着，床铺之间只能勉强塞进一把小椅子；餐厅的桌子上结着厚厚的油渍，而淋浴间，“亲爱的哈珀小姐，那里是那样破旧，你真是想象不到——下水道堵住了，洗澡水总是积在地面上，你只能和姑娘们挤在一起，站在一小块粘糊糊的地方”。凯瑟琳说有些修女非常慈祥，但其他的修女则总是说她们能闻到你脑子里在想着男孩子，说只要一离开修道院你就一定会怀孕，或者说你会吸毒成瘾，被迫去做妓女。凯瑟琳告诉海斯特，她以前常常做梦，梦见自己在乡下。她说，“我以前总是假装我自己有家，有个可以投奔的农场。”她仰起瘦瘦的小脸儿，朝海斯特笑着，就算阳光没那么刺眼，也会眯缝起眼睛。海斯特已经熟知了凯瑟琳的这些故事，她会用手轻轻梳理着凯瑟琳细细的淡色头发说道，“你现在就在乡下，你真的住在农场里了。我希望你的梦都实现了。”海斯特在此时会流露出些许爱怜，在应答的笑容里增添一丝平时她深深埋藏着的温情。但如果凯瑟琳朦胧的目光让她感到不自在，她笑容中的温情就会瞬间消融无踪了。

有时，海斯特兴致高昂的时候，也会给凯瑟琳讲些自己小时候的事情，对她倾谈希尔德·赫兹菲尔德的故事。关于希尔德·赫兹菲尔德，海斯特以前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过。“她是位非常严格的老师，”海斯特津津有味地回忆着往事，“每天早上她都让我写四行法文和四行德文才能吃早饭。除了这些，我每天还要完成祖母交代给我的家

务活。”

夜深时分，当她们两人分别待在各自的房间里，海斯特会翻看她那本老相册。相册里有手抄的诗句和精心翻译的散文，装帧着保存下来的、有优美图画的明信片，还有手绘的图画，有些是她自己画的，有些则是希尔德画的。一边看着，海斯特一边思忖，犹豫着是否要把她生命中珍藏的关于那段时光的故事都讲给凯瑟琳听。如果她想要凯瑟琳像自己当年看待希尔德那样看待自己……她仿佛又看见了记忆中希尔德衣服上腋窝部位的汗渍，“哦，我浑身是汗！[①]” 厚厚衣料上那暗黑的、湿乎乎的半圈形印记，怪怪的，令人恶心。凯瑟琳总是精心细致地打扮自己，她有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和密封包装的乳霜香脂，她的衣物都是那种轻盈、漂亮、容易清洗的，她年轻的身体散发着芬芳的香味，从不会让自己身上发出怪怪的味道。想到这里，海斯特决定对凯瑟琳的倾诉还是有所保留为好，有些东西是不适宜和现在她所拥有的东西并存的，那就只好舍弃了。

她收起了相册，也在脑海中收起了刚刚浮现在眼前的希尔德那张圆鼓鼓、常常是污迹斑斑的面孔。

夜晚时分，当她和凯瑟琳关上各自卧房的门，海斯特还会想象，已经给乔安娜写了一个晚上信的凯瑟琳也许还在继续写着。凯瑟琳一个人待在自己私密的房间里，给乔安娜的信写了一页又一页。信纸翻飞，在

① 原文为德语。

海斯特眼中，信的内容是那样的纯真率直。浏览着充满孩子气的信的内容，海斯特会说："凯茜，写得真好——我们下次到镇子上就寄出去。"

海斯特一边收起床罩，一边想象着自己像凯瑟琳那样，用匪夷所思的表达能力往信里添加着一些语句。凯瑟琳总是在对修道院生活的描述之外再加进一些恐怖的细节。海斯特对这些细节并不担心，但是这些细节对凯瑟琳可能产生的影响对她来说却很重要。比如有一次凯茜和乔安娜意外地撞见了两个修女睡在储藏室的床垫上。对两个修女的描述可能还有更多的细节，她们赤裸的身子，她们的感受……海斯特的思绪滑得更远了——"想想看!"海斯特似乎看得见凯瑟琳蓝色的圆珠笔在崭新的一页信纸上飞速地写着：

"说起赫兹菲尔德那女人，关于她的事情，如果你问我是怎么看的，简直就是一部电视滑稽剧。真是麻烦，就像孤儿院的维奥莱塔修女，你还记得吗？乔安娜-潘娜，天呐。使劲儿。哼，嗯？安静，地上的那个是什么。记得吗？屎呀！呃！我不是盖的，不过，她非得说赫兹儿那女人的事儿，让人烦死了。一提起那女人，感觉就像在看《金色池塘》[1]，她就眼泪汪汪的，充满忧郁，哇哦，太恐怖了，嗯？你说多叫人尴尬？她每次讲得声嘶力竭的时候又突然打住了。那个老头，基兹·佐迪，我向你讲起过他的。一定赚了不少。一定是发生过什么。要是我知道就好

① 《金色池塘》，影片以舒缓的方式探讨了老年人面对死亡和衰老时的心理危机。主演之一凯瑟琳·赫本，凭借此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和英国电影艺术学院奖的最佳女演员奖。

了!! 我看过赫兹儿的照片，她又矮又胖……”

海斯特在自己房间里心神不宁，满脑子都是凯瑟琳躲在她自己的小屋里偷偷写信的情景。她总觉得凯瑟琳在信里描述自己的时候会添油加醋，在专门写给乔安娜的那些信中嘲笑自己。

海斯特跪在床边窄窄的地板上祈祷着，希望能把那些毫无益处的怪念头和对乔安娜回信内容的恐惧驱逐出脑海。她的祖母常说，睡觉前脑子里要想着上帝，口中应该念着耶稣的名字。祖母总是说要求主保佑，并感谢主的赐予。如果你心里有什么放不下，就应该不断求祷和感恩，烦恼终会离你而去。海斯特暗想，自己必须尽一切努力克服对这段友谊的恐惧。

尽管经历了前一晚上的胡思乱想，海斯特还是忍不住又要讲起希尔德·赫兹菲尔德的事情。“Fräulein[①]其实是，”她说道，“‘小姐’的意思，”她滔滔不绝地说着，提到希尔德喜欢谈论神奇的山峦、冬雪和她在家里属于自己的那个小卧室。那间卧室有扇离地面很高、紧贴屋檐的窗子，春天的时候燕子就在窗前的屋檐下筑巢。她总是觉得只要欠欠身子，就可以透过窗户，伸手到山坡上捧一捧冬雪。

欧洲有些旅馆，海斯特还想说，“都是很棒的地方，凯瑟琳，有一天我一定会带你去的。”她说，有一次她和希尔德小姐一起旅行，乘坐有花边装饰顶棚的马车，带着大大小小的一堆行李，那个美妙的夏天，

---

① 原文为德语。

她们俩一起在欧洲作了一次贵族式的、开阔眼界并增长见闻的旅行。那些旅馆，海斯特怀念不已地回忆着，样样东西都投宾客之所好，有时堪称细致周到。她记得有一次，一个主厨在一阵号角喇叭的演奏声中，赶着一队鲜活肥硕的鸭子穿过旅馆的门廊，门廊中间铺着李紫色的地毯，地毯两边坐着那些有钱的客人，他们就从面前蹒跚而过的鸭子队伍里挑选自己将要享用的美味。上下午茶的时候，每位宾客身后都站立着一名侍者，一个接一个地高声演唱宾客们各自国家的国歌，丝毫无误，那些端上桌的浓汁美味的深色水果蛋糕上正确地插着各国的小旗子。德国人不太懂怎样泡茶，从银茶壶里把茶准确地倒进英国客人的杯子里真是费了他们不少功夫。而俄罗斯客人的茶则装在俄式茶壶里，倒进玻璃杯子，托在月桂枝条编成的小巧杯托上，递给客人。有些俄罗斯客人，海斯特回忆道，用门牙噙着糖块，吮吸着热茶，让热茶浸过糖块再喝到嘴里。赫兹菲尔德小姐说那是穷工人喝茶的做派，就像用松软的白面包蘸着咖啡吃一样，不过这些有钱人喜欢这样，他们腰缠万贯，是否讲究礼仪对他们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哦，亲爱的哈珀小姐，旅行真是一件美事啊，”凯瑟琳感叹着，拍拍手里的针线活儿，像是在做着整理。海斯特举起自己手中的针线活儿，挑剔地察看着自己的针脚，并赞同着凯瑟琳的话。她又说道，现在的旅馆肯定都是毫无特色了。安大略湖畔海港边上的巨大钢筋水泥玻璃建筑和柏林、新加坡的那些酒店都彼此彼此。走在这些千篇一律的酒店里，你根本分辨不出自己是在哪个国家。她停了下来，把那一大盒和凯瑟琳分享的巧克力递了过去。“尝尝这些什锦巧克力，”她一边说着，一

边挑起眉毛，拿腔拿调道，“哦，为那永远不再的阳春白雪，等等等等。”人们仍旧会在浴室里今天摆放白色玫瑰，明天摆放红色玫瑰，可是摆放的方式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以前摆放的是含露欲滴的玫瑰或康乃馨，而如今只是一些假花了。她一边使劲把粘在牙齿上的一块饴糖弄下来，一边说道：“现在每个人，大家，都知道塑料假花是多么招灰和肮脏。”海斯特一边这样评头论足，一边露出招牌式的冷笑。“我们再吃一颗糖就把盒子放起来，回头再吃。”她把糖盒递给凯瑟琳。“来粒奶油薄荷或者樱桃利口酒口味的吧，”她边说边摇晃着糖盒，“可别滴到你针线活儿上了。”凯瑟琳，海斯特知道，这一段时间她正迷上了效仿凯瑟琳·赫本，她们刚刚第三次观看了由凯瑟琳·赫本出演的《非洲女王号》，露出一个赫本式微笑，露着牙齿，向前垂着头颈，又抬起头来，眨着她细心描画着眼影的眼睛。如果凯瑟琳现在是和一名男士在一起，海斯特会认为她的举止完全是一种轻佻的调情挑逗。她看着凯瑟琳为了摆出那夸张的笑容而拼命挑着嘴角使颧骨更加突出。海斯特真为凯瑟琳这样做作的笑容感到难为情，但是她也知道，这时候说什么凯瑟琳也听不进去，只能又摇摇那漂亮的糖盒。“来吧，凯特①，”她催促道，“挑一粒吧，”她有一点不耐烦了，“我可不能整晚都为你这样举着糖盒！”

海斯特发现自己常常想到那部电影。凯瑟琳的确有天分，她模仿的不仅仅是赫本的举止，甚至能够表现出那种真正的孤独感，这才是海斯特真正向往的，两个遗世独立的人，在陌生的环境中相依为命，幸福相

① 凯特，海斯特对凯瑟琳的昵称，原文别处均使用了 Kathy，只有此处使用了 Kate。

守。只有她们两个，永远在一起，幸福美满。海斯特发现凯瑟琳有个令人警觉的特长，这个特长是非常危险的。在模仿和学习方面，凯瑟琳可以说是无所不能。她简直具有成为一个罪犯的一切品质。海斯特在内心为凯瑟琳辩解，认为这样的才能也可以用在好的方面，比如，凯瑟琳，经过必要的培养，也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女商人。

那天晚上，凯瑟琳在厨房地板上临时拼凑的道具小船中上演了凯瑟琳·赫本倒掉所有汉弗莱·鲍嘉的威士忌的那场戏。海斯特为她的表演捧腹不止，直笑得浑身酸痛不已。

尽管两人年龄和身份天差地别，却总能找到共同的消遣方式。赫兹菲尔德小姐逐渐淡出了两人的话题，凯瑟琳也渐渐不再问东问西。海斯特认为凯瑟琳的沉默寡言是孤儿院教育的结果。

两人常常大声朗读小说，变换嗓音模仿其中的各色人物，发错音或者读错的时候，两人就笑得不可开交。有时，读到悲伤、感动的地方，她们也会哭泣悲叹，落下泪来，并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相互安慰。

她们并不欢迎访客。

日子过得简单而快乐。转眼间三年过去了，沉浸在快乐中的人并未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这天早上，鸟儿的鸣叫还在农场上回荡，空气清冽，淡淡的晨雾笼罩着农场的大地。哈珀先生，才刚刚培养起了对牛排的喜好，却就在这样一个早晨去世了。父亲去世后，海斯特认真地考虑了伯德先生提出的建议：她应该在伯德先生的帮助下继续经营自家的产业。他说最近几季在经营上的失误完全可以得到纠正。毕竟他是父亲最亲密的朋友，而且还是几个地区的股票经纪人和车站管理员。他对农场耕种和资金调用了如指掌，而且人脉广布。他说，哈珀小姐一定能够把农场经营好，对此他感到深信不疑。

事情开始进展得不错，只不过海斯特对于经营农场和成功销售农场产品的兴趣，在完全获得了这笔巨大的遗产之后，只维持了短暂的一段时间就烟消云散了。而且，多年来简朴持家之后，她开始大手大脚，追求起奢侈生活来。似乎现在每次她和凯瑟琳到城里去都会把见到的所有东西统统买回来。她购买衣物、食品、家具、卡座录音机、晶体管收音机。而这些东西又需要配备电池、磁带、厨具、珠宝、花边配饰、油

彩——之所以需要这些东西是因为她们两人都自诩为艺术家——还有吉他——因为她们想成立两人组乐队——她们甚至挑选了一架新的钢琴，因为海斯特说去年夏天破纪录的酷暑把钢琴的弦，还是钢琴里面的什么，都弄得变形了。而凯瑟琳则觊觎着从流行衣饰商店购买一些行头，还有意大利皮靴，柔软、优雅、高贵，要买两双，一双紫色的，另一双的颜色就像新鲜牛奶上头的奶油。海斯特又买了一辆车，这次买的是一辆结构坚固的小货车。她们的愿望层出不穷，对于购物简直是欲壑难填。两人现在在农场几乎根本待不住，总是奔忙在来回城里或镇上的路上。她们因此而兴奋不已，每次满载而归时又期待着下次的大肆采购。

由于现在经常在晚上开车，海斯特在丰田车的前部安装了巨大的防撞格栅。这是一种金属材质的防撞杆①，当夜间在那条漫长的、孤零零的道路上行车的时候，它能把路面上所有碍事儿的、慢吞吞行进的障碍物一股脑清除。防撞格栅又厚又结实，焊接在一起，构成一个格栅，在这格栅的中央就是汽车的大光灯。大光灯配有紧闭的灯罩，不过由于海斯特晚上开车的时候从不开大光灯，因此这个灯罩也就没有卸下来。

丰田货车的材料是那种制造枪械采用的闪闪发光的金属，开在道路上显得冷峻而居高临下，给人一种安全可靠的感觉。车的后部覆盖着一大片绑系整齐的防水油布，货车的车厢相当舒适，既宽敞又私密。配上防撞格栅后，整辆车显得装备齐整、威风凛凛。两个女人享受着驱车代步的乐趣，更何况车中空间充裕，放下她们的采购战利品绰绰有余。

---

① 原文为 roo bar，是澳洲英语的特殊用法，指汽车前部的防撞杆。

两年多的干旱气候使农场的表土层开始流失，伯德先生警告海斯特，如果她还是这样我行我素，她的收入就会真的受到威胁。

这天，伯德先生在农场比往常待得更晚。他不得不比原定时间提前解雇雇工，上个星期，他被迫解雇了两名雇工，把他们和他们的妻小从农场上的小屋里遣散了。这使他感到非常不快。

“你就不能等到收割以后再解雇他们吗？”海斯特对伯德先生这么晚来厨房感到吃惊，而且对伯德先生带来的消息非常不满。

从孩提时代开始海斯特就非常喜欢收割季节，她喜欢在凯瑟琳的帮助下烘烤烤饼和蛋糕为雇工们提供食物。

“没活儿干的时候你就没钱养着这些工人并支付他们工钱，”伯德先生似乎觉得这样的谈话不会有什么结果，起了个话头就转移了话题。

“博登先生，你认识的，就在你旁边的农场，想要租借那幢大房子，”他说道。

“什么房子？”海斯特正张大了嘴巴，准备咬下一口果酱泡芙尝尝味道，听了伯德先生的话，那大张的嘴巴久久没能合上。

“之所以是这幢房子呢，”伯德先生艰难地换了换支撑身体的脚，坐在了自己常坐的椅子上。“那是因为他愿意出个好价钱——他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呢，他的产业也可以连成一片。他说这幢房子正合他用。他也知道你不想出售，不过你可以出租的吧？出租是可以的，”伯德先生端起海斯特推到他面前的那杯茶，继续道，“你和凯瑟琳小姐可以住那种活动房屋，整洁而且崭新的，你可以把它造在树丛旁，私密性也很好。博登一家会待在他们农场那一边，不会越过篱笆。活动房屋是很整

洁舒适的。不费人工，不需要整饬、补漆，能省你不少时间呢……”

“休想！”海斯特·哈珀挣扎着站起身来，一把抓过她笨重的拐杖支撑着身体。“我住在这儿再好不过了。谢谢你了！我喜欢照管这幢房子和走廊。我已经习惯了住在这里，这才是我的家。”

“那样的话你实际上就拥有两所房子了，”伯德先生不愿意放弃机会而争辩道。

“用不着你来告诉我我应该住什么样的房子，”海斯特硬邦邦地回答道。“这是我们的家。”她冲凯瑟琳的位置点点头，凯瑟琳似乎不忍见到海斯特这样伤心，深深地低着头，脸颊火红火红的，盯着白围裙的中央。不等伯德先生答话，海斯特就大声地叫凯瑟琳，让她送伯德先生出去。

伯德先生销声匿迹了那么几天。这期间，海斯特度过了数个不眠之夜(彻夜难眠的事情对于海斯特来说并不经常发生)，对最近发生的事情彻夜苦思。她并不愚蠢。应该承认的是伯德先生的建议颇有可取之处。农场的这幢房子实际上是被木制走廊连接起来的几幢房子，空间宽敞；那些颜色柔和的木板，她还记得，花了好多功夫才搭好。她喜爱这样的劳作，她的生活中总是充满着这些固定的模式、传统和仪式。当她环绕这幢房子，对边边角角细心打磨，亚麻籽油和松节油好闻的气味使她的内心充满了宁静平和。所有房间里的地板、老旧的过道长毯和擦脚地垫都让她喜爱。她还爱着那浓稠釉滑的油漆，喜欢一遍又一遍给外墙的墙壁、门框和窗框上漆。有时需要洗涤古色古香的窗帘布、桌布、椅垫外

套，有时需要小心翼翼地清洗古董茶具、餐具，碗、杯、盘、罐、碟，虽然这些东西有的从来没用过，但就像那些保养得当、幽幽发亮的家具一样，作为这个古老庄园财富的一部分，得到了精心呵护，这些活计也都成了一份可以细心体味的快乐。

冬天的时候，整幢房子非常空旷而寒冷。有些房间从来没人居住，显得非常阴冷，但又需要经常打扫。她本来就不愿呼朋唤友到家中做客，现在更不会考虑招待那些需要留宿一两晚的客人了。就她和凯瑟琳两个人，她们单独待在一起，独占这幢大房子，反而使她觉得更加快活。伯德先生的考虑的确是真知灼见。出租房子，向博登先生收取租金，会使日益萎缩的收入丰盈起来。但是，要住进活动房子的话……“绝对不行！”她不禁大声叫了出来，早早就从床上起身，迅速地穿好衣服，匆匆叫醒了凯茜。“起床了！”她叫道，“今天我们要出门去。”

一小时之后，她们已经坐着海斯特新买的车奔驰在路上了。她们经过牧场，牧场上收割机正在忙着收割，羊群四散开来，正埋头吃草。疾驰而过的车子扬起一片烟尘，羊群很快就被汽车的烟尘所湮灭。

“这条路要近得多了，亲爱的，”海斯特向凯瑟琳解释说。凯瑟琳坐在位子上摇摇晃晃，手里紧抓着个临时匆忙准备好的午餐篮，篮子里伸出一支葡萄酒瓶子，正是海斯特最喜欢的那种酒。海斯特总是说，喝这种酒的时候能够闻出刚刚修剪后的青草的清新味道。“如果绕路走的话，我们要花三倍的时间，”海斯特继续说道。她告诉凯瑟琳，在自己农场最远端的角落里有一间破旧的草屋。那是一间牧羊人用的草屋，在还没有汽车，男人们不得不步行或骑马为生计奔走的时候才派得上用场。

"从我小时候起，农场的这边就没有人住了。这里大概是农场中最最荒僻的地方。"她边说边露出了微笑，仿佛回忆着什么。"如果我记得没错，"她说，"那里还是很好玩的，有个老旧的羊毛剪理捆装场，一个羊棚，还有一个养鸡场。真想知道现在那里是个什么样子。"

石屋有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里朝向四个不同方向分别开着小窗户，石屋的一面带有一个走廊，在院门口有一个小小的门廊。通向小屋的路只有一条，就是那条长长的、在小屋院子前面陡然打弯、曲折非常的小路，如果不走这条小路，就只能像现在这样颠簸地开车穿过农场，到达小屋。她们沿着滨藜丛开了一段，发现这些生长在小路两旁的灌木已经四处蔓生，不过好像还是能够开车穿过去的。

"回去的时候我们就沿着小路开，看看能不能穿过去，"海斯特大声说道。"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的丰田车。"

小屋的窗子全都破掉了，走廊也变成了一堆朽木，但海斯特却认为这座小屋仍旧值得修葺。从这里放眼望去，到处是一片荒凉，光秃秃的，丑陋难看。在分界篱笆附近，断断续续地有那么几丛树木，投下稀稀拉拉的树影。

海斯特解释说博登先生的地有一个角伸进入了她的农场的一角。"他要到这块地来的话，"她说，"得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不过直接穿过牧场的话就快得多了。"凯瑟琳一心想要再到小屋里面看看，对于博登先生的地的问题根本没有在意。"再让我看一下吧，哈珀小姐，亲爱的。我真喜欢这个地方。我都能想象得出咱们俩坐在后门那里的情景。我们要开辟一个小花园——无与伦比的美丽。"像往常一样，凯瑟

琳那带着点美国口音的讲话方式，让海斯特忍俊不禁。她从未纠正过凯瑟琳的那些独特用语，她认为孤儿院的生活，尤其是女修道院的孤儿院生活，可能会迫使一个人用某种方式来寻求一点自我保护。凯瑟琳那种口音无疑就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亲爱的哈珀小姐，您看这儿呀，”凯瑟琳扒开了地上的泥土，“从前这里就是一个花园，看得到花圃的基石呢。”

“是呀，”海斯特说，“那边是片果园，”她手搭凉棚，目光穿过院子，落在一些生满节瘤的杏树上。“那些应该是杏树，”她说道，“离我们最近的那棵是苹果树，紧靠后面的那些看上去像是梨树和榅桲。”她觉得那些树是那么古老和可靠的遗产，时至今日还能开花结果。她乐意想象这些树都是一个诚实勤劳的牧羊人在看护羊群之余栽种的，为的就是能够收获果实。

海斯特又看了看那些排成一排，沿着地界篱笆长成树丛的大树，记起父亲曾经说过，树会那样生长，是因为地下的流水从那里流过，流水多半是渗过岩石，一直向那个方向流过去的。这些古老的大树很有可能已经把根深深地扎进了甜丝丝的水源之中。父亲常常会啰里啰唆地唠叨这样、那样的事情，而海斯特，那个时候，听得不耐烦了，就对他不予理睬。但是现在，她自己也在向凯瑟琳讲述树根是怎样寻找到连人类也找不到的水源。

小屋院落的对面，在空旷的羊毛剪理捆装场那边，有一口井。井已经干涸好多年了，井口被一个镶着波纹铁皮的木板盖儿半遮半掩着。井口很宽，井沿是用手工劈凿的石块堆砌而成的。石块堆砌的井沿高出地

面很多，可以让人舒适地坐上去歇歇脚。

海斯特和凯瑟琳坐在井沿上，沐浴着阳光，享用着她们的午餐，两人不约而同地决定要从农场的大房子搬出来，住进这个牧羊人的小屋。她们兴奋地谈论着要怎样侍弄花园，想象着用色彩艳丽的花丛和迷人的绿草筑成花园的院墙。她们觉得还可以整修出一片草地和一畦菜田。在她们想象的鲜活的画面中，院子里应该养着长脚的母鸡、胖胖的猫咪。海斯特还想要添一只公鸡，一只威武的洛岛红鸡。她喜滋滋地想象着，那只公鸡高踞在井盖的最高处，拍打着翅膀，用清亮的鸣叫呼唤白昼的到来。

“我会请伯德先生给我们准备新的水箱。我们可以往返于大房子和小屋之间，修好家禽棚和马厩的门。还可以养一匹马。”说到这里，海斯特不禁呵呵大笑起来。“我要马上着手干起来。”她说道。

她们找到了大门，开着丰田车穿了过去，离开的时候，她们沿着小路开车，路面虽然颠簸不平，但还是可以通行的。海斯特强调她们开到镇上会花费更长的时间，不过她说自有办法消磨这段时光。只要她们两人待在一起就不会感到孤单。一路上，凯瑟琳不停地谈论着红蓝相间的格子棉布，“做窗帘一定很漂亮啊，亲爱的哈珀小姐。”海斯特一边听着，脑子里却想着别的事情。她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那种令人不快的孤独的感觉。那都是在凯瑟琳搬来和她住在一起之前的事情了。有一天，一个农场工人年轻的妻子带着打扮整齐的小孩，推着破旧的婴儿车，一路颠簸着从农场的小屋来拜访她，和她聊天，向她炫耀自己的小孩。海斯特无法理解这位年轻母亲的举动，也毫不关心这位母亲的需要，她只是

叫那母亲离开，并带着她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从走廊的高处冷淡地瞅着这位来访者步履蹒跚地往回走，那年轻女人的丈夫正在农场的某处埋头干活儿，而她将要面对的是长日漫漫，寂寞无边。

博登先生很乐意多付点租金留下海斯特不再需要的那些家具。博登太太则满屋转悠，力劝她尽量多带走一些东西。博登太太大嗓门，精力旺盛，她不停地怀孕，如今又挺上了大肚子。这幢房子房间众多，还有环绕整个房子的深深的走廊，正是人口众多的大家庭理想的居所。她们身边跟着几个博登家的小孩，衣服穿得咣咣荡荡，赤着被太阳晒得黑不溜秋的小脚到处奔来奔去。海斯特拣了几件她喜欢的小型家具。她还挑选了一些瓷器和装饰品，挑出了大多数她和父亲多年来一本本收藏起来的那些书。农舍一旦就绪，海斯特就把自己和凯瑟琳以及她们的财物统统搬到了自己领地上这个偏僻的角落。

新水箱在头几场大雨中存满了雨水。两个女人都知道节俭用水，不久也习惯了使用煤油灯和烧木柴的火炉。海斯特宣称她喜欢烛光，她视察了木柴堆，认为那里会引来蛇，不过她说只要有蛇敢露头，她就把它们一网打尽。

海斯特和凯瑟琳在石屋中自得其乐。租金的进账让海斯特尝到了口袋鼓鼓的甜头。她手下的工人卖力干活，还有伯德先生继续做她的理财顾问。

海斯特常常觉得自己并不需要别人的忠告。她自己就是个远近闻名的买卖人，人们都说她做生意的时候既精明又意志坚定。她知道哪片云

彩能带来雨水，什么时候吹东风，太阳的运行轨迹和各处土壤的养分情况。她告诉凯瑟琳，水的流动是难以预测的，不过根据农场草场从一端到另一端颜色的变化上就能看出水分的情况以及水流距离地面的深度。多年来，海斯特靠的就是她的名声和这些知识，如今还是自然而然地靠这些来经营农场。

伯德先生常常来访。有一次，他把海斯特叫到一边，尽量委婉地提醒她不要完全相信任何一个人。“无论是谁，哈珀小姐，”他说道，“我是说你并不完全了解这些人，他们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以前在他们身上发生过什么，诸如此类。”伯德先生丝毫没有注意到海斯特渐渐恼怒地皱起了眉头，还喋喋不休，“你心地善良，并不了解人们的坏心眼儿。”海斯特气哼哼地要伯德先生别管闲事，只要关注农场的经营便好。“我正是为了农场的经营才要说这些的，”伯德先生低低地答道。当时，他们正穿过院子，经过那口老井。

“哦，海斯特小姐，井盖有点松动了，”当他们在废弃的羊毛剪理捆装场和老井之间稍作停顿的时候，伯德先生改换了话题。海斯特又一次叫他不要岔开话题。她说那口老井已经没用了，和农场的事也毫不相干，是否修理井盖完全是她个人的私事。她希望伯德先生再也不要提起这两个话题。

老井成了海斯特和凯瑟琳喜欢坐着晒太阳的地方。晴朗的大热天，她们只能看见那口井井口以下一点点的地方，那里显得阴凉、黑暗、安静。好像有一阵阵神秘的冷风从井底冒出。如果低下头贴近井盖没有盖

严的地方，虽然井是干枯的，她们却感到可以听见井的深处有水滴的嘀嗒声。

海斯特甚至认为她闻到了水的气味，不过她马上就摒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她知道井里并没有水。有时候风声在空旷的井里盘旋，有时候当她们坐在宽大的井沿上你一言我一语愉快地说着话儿，她们的声音好像能够在井里形成回声和回响。

黑乎乎的井的深处是粗粗的金属阶梯。这架梯子紧紧嵌在井的内壁上，阶梯之间离得很开。阶梯紧贴着井的内壁，爬上爬下的时候非得小心翼翼把脚尖搁在阶梯上，并紧紧抓住头上的阶梯才行。这样爬上爬下，轮换交替双手抓住阶梯，想要不擦伤手指关节都难。

海斯特告诉凯瑟琳，梯子其实没向井下延伸多长，最多有一个高个儿男人的身高那么长，然后就没有了，只能直接跳进井里。她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造这么一架梯子，既然造了，又为什么没有把梯子直接造到井底。她推测也许以前井水的水位正好达到最低的阶梯那么高吧。

有时两人也会向井里丢小石子，听到的都是石子撞到井壁的声音，但是从未听到石子落到井底的声音。

海斯特常把打碎或烧糊的盘子扔进井里。她说这是因为她不喜欢在洗盘子上浪费太多时间。她说，“井底堆着一堆古玩瓷器的碎片，值钱着呢。”

纯粹为了取乐，她俩杜撰了一个生活在井底的巨怪，有着孤僻的习惯，把家安在深深的井底。她们还编造了一个公主，被巨怪囚禁在井里，当成私有的玩偶。后来这个“公主”又变成了“王子”，因为凯瑟

琳觉得如果哪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有个白马王子能从井里出现，那将更加令人兴奋，用凯瑟琳的话来说，“亲爱的哈珀小姐，那该是多么多么的浪漫啊！”

“没错，如果是公主，”海斯特迫不及待地加入这个话题，“就要有人费心侍候，她铺天盖地的化妆品也会把浴室弄得一塌糊涂。王子的话，”她深以为然地说，“在我们这里会更加派得上用场，加上再有一匹马，如果是一匹纯种马，那就更棒了！”反正马厩早已虚位以待……海斯特禁不住笑出声来。

“哦，亲爱的哈珀小姐，我们要怎样才能把马从井里弄出来呢？”凯瑟琳发问道。

“我们得用滑轮和坠块。”海斯特转头看了看那架老旧的滑轮，那大家伙架在从老牲口棚栅栏后面延伸出来的锈迹斑斑的轨道上，居高临下，那架势好像还似以前一样力大无比。

“那王子一定比俺要高[1]。”

“是比‘我’高[2]，“海斯特习惯性地纠正着凯瑟琳的语病，“应该说比‘我’高，凯茜。”

“是啊，亲爱的哈珀小姐，也比你高[3]，”凯瑟琳说道，“男的都应

---

① 原文为 be taller than me，此处 me 是一种非正式的口语用法，海斯特常常会纠正凯瑟琳的这种用法，要求她使用正式用语 I。

② 原文为 than I，此处 I 是一种正式的用法，海斯特常常会要凯瑟琳使用正式用语 I，而不是非正式用语 me。

③ 凯瑟琳误解了海斯特此前的话，以为海斯特是在说王子比海斯特自己还高。其实海斯特是在纠正凯瑟琳的用语中对“我(原文中为 me)”的非正式用法，要求她用“I”。

该长得高，男的就是要比女的高。”

“是呀，”海斯特对此并无异议，她也觉得男人应该长得高大，比女人长得高，同时她也知道凯瑟琳并没弄明白自己是想要纠正她的语法错误。

凯瑟琳继续说道，“年纪也要大些。”

“哦，当然。”海斯特再次附和道。其实她很清楚，农场上的小公鸡，比母鸡体型小得多，也会和比它们更老的鸡姐姐、鸡妈妈，甚至鸡奶奶交配。她想起拿俄米[1]曾经问过她守寡的媳妇是否能够维系婆媳关系继续跟随她流浪直到她再生出儿子。一时间，她试图想象摇篮中刚出生不久的男婴树枝一样的四肢，相对于两个或许是身材丰腴，年轻娇媚的寡妇那正当盛年的身体，根本难以相称。她在心里默默打定主意，比起远古圣经故事里屈意委身的纠结，还是从井底拉上来一个巨怪更好一些。“想想看！”她止不住大声说了出来，“弯背朝屋里扛进烧火用的木柴对他来说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情。你的王子，就算长得再高，也一定

---

① 拿俄米，《圣经·旧约·路德记》中的人物名字。拿俄米是伯利恒的以利米勒的妻子。以利米勒由于饥荒，带了妻子拿俄米和两个儿子从伯利恒横渡约旦河到摩押，生活了约十年，以利米勒在摩押为他的儿子娶了路德。但后来以利米勒和儿子相继死去，只剩下路德与拿俄米，她们婆媳二人相依为命。拿俄米为了生存，决定返回故乡伯利恒，路德于是跟随婆母来到了伯利恒。但是她们没有办法生活，路德只能到田间去拾麦穗来充饥。一天，田地的主人波阿斯见到了路德，出于善心和同情，波阿斯让她们在田里拾穗，而且给以照料。拿俄米不久发现波阿斯原来是她丈夫的至亲，就劝说路德嫁给波阿斯。根据当时的法规，要娶近亲为妻，必须先征得族中最近的亲属同意，且要赎买其家产连同妻女。那个至近的亲属认为于自己的产业有碍，宣称不能赎买，波阿斯当即对长老们宣布，他愿买下，于是合法地娶了路德为妻。以后他们生下了俄备得，俄备得就是后来以色列王大卫的祖父，所以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

不想为了这样的活计弄脏他的白天鹅绒袍子吧。”

凯瑟琳叹息着回答说，她想的是，自己将不得不日夜操劳为她的王子缝制袍子了。

冬天冷起来的时候，她们就不再光顾井边了。井口的铁盖子在冬天刮风的夜晚机械地发出“喀啦喀啦”的响声，就像一座大钟“嘀嗒嘀嗒”的声音，一旦适应，就令人感到是一种心灵的抚慰。当然，大冬天坐在石头井沿上可不是一件美事。她俩躲在屋内，升起暖和的炉火，烹饪美食，大快朵颐，读书缝纫，听着居家音乐，唱唱抒怀小曲。

有时海斯特会从城里的大商店订购一些衣服、饰样和衣料，不过她们还是常常会开车到镇上，补充给养。因为镇上的几座建筑颇有远古遗风，也因为城里人总是执迷在重返农田以及富足到能够占有小块田地的美梦中，镇上如今游人如织，人们忙忙碌碌，处处弥漫着集市开市日子的那种欢愉气氛。

格罗斯曼太太抓住商机，扩大了她总店的经营品种，新添了斧头头儿、锄头柄儿，宽檐帽、蚊帐，还有一些人们喜欢用来装饰新购房产的破旧物件，像包着金属边，油漆得十分醒目的运货或乘人的马车车轮、牛奶桶、以前常用但现在已是违法猎具的捕兔夹，还有被捣毁丢弃的路牌。格罗斯曼太太买下了隔壁本来空关着的屠夫店(旅店的对面)，很快就在橱窗里塞满了碎裂的盘子、佐料瓶、酱油壶、空碟子、腌菜缸、黑漆漆的铁水壶、黑乎乎沉得搬不动的腌菜缸、木头澡盆，还有黄铜烛

台。她甚至还摆放了那种每天都需要擦拭的刀叉，把屠夫用过的斩肉墩子用盐水浸过，清洗擦净，标上了出售价格。一定会有某些狂热的古董收集者想要在自己的厨房里摆上这么一件东西。她还想要从圣三一英国圣公会教堂弄些长凳来，有些导游手册上说那所教堂是英国现存最古老的教堂了。她觉得，人们一定喜欢坐在这样的长凳上烤肉。格罗斯曼太太说这样的长凳最配烤肉这件事，毕竟烤肉和做礼拜差不多，基本上都是在星期天进行。

在女修道院，凯瑟琳告诉哈珀小姐，那里有一个独臂女人负责熨烫工作，当然她并不需要熨烫所有的衣物，女修道院的姑娘们每天也会做熨烫的活儿。那女人有个男朋友，有天晚上，那个男朋友突然发狂一样地砍断了她的一条胳膊，据说，那是因为只有一条胳膊的女人看上去就不那么招蜂引蝶了。"她流了好多血，亲爱的哈珀小姐，她当时就在靠近洗手间外面的地方，整个人浸在血泊里。人们说她的男朋友后来自己把自己的双手也砍了下来，然后上吊自杀了。"

进城路上的那段时光，她们就谈论旧报纸上的各种轶事，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轶事变成了她们深信不疑的传奇故事。小镇不大，海斯特对这个地方了若指掌，虽然她说不出镇上的人口是多少，却能对每个农场养了多少头牲口如数家珍。她怜贫惜弱，帮助过不少人，不过对于那些向她卑躬屈膝，讲述自己悲惨遭遇的流浪工人，她却拒绝收留，她说，她的农场要兴旺起来，就不能受那些浪荡无能、穷困潦倒的人的牵连。

当她们穿过路桥进入小镇，宽阔的河水远远地在长长的路桥下静静

流淌，海斯特总是要对河水低浅的水位品头论足一番。路桥是进入小镇的入口，也是逃离小镇返回家园的路途。每当离开小镇，开车上了路桥，海斯特的内心必定会涌起开启归返家园之旅的兴奋之情。

河水的水位已经有好几年都是这么低了。“需要来一场洪水冲走淤泥疏通河道，”格罗斯曼太太总是带着责备的口吻一遍遍这样说着，好像河道淤堵是哪个周末出来购物的客人造成的。有个新搬到镇上的女人，就是那种“兼职农民[①]”，买了五英亩没用的盐碱地，怯怯地向格罗斯曼太太要一只方形的塑料盆，说是给她丈夫洗脚用的，她解释说，“我丈夫是个银行经理。”

“洗脚盆可没有方的，”格罗斯曼太太说道，脑子里还想着河水水位的事，就好像哈珀小姐这样有权有势的大农场主能够改变河流的水位。这条河发源于海斯特农场西面深狭山谷的一条小溪，夏天的时候溪谷河床的坑凹处都干涸了，但只要一下雨，雨水就会迅速地抬高水位，填满溪谷，不过雨水的洪流也会很快退却。海斯特觉得不需要废话向格罗斯曼太太解释，雨水一定是渗入地下汇入潜流了。有时天气最热的那几天，她真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这些埋藏在地底深处的甘霖，好过让这么好的水白白流掉。

格罗斯曼太太对哈珀小姐总是殷勤接待，从不让她在自己的店里久等。有时，格罗斯曼先生和太太会一起接待哈珀小姐，并把她购买的货

① 原文为 hobby farmer，指因为对乡村生活感兴趣而购置少量土地，每逢周末到乡村的地产上进行耕种或休闲活动的人。

物送到店外海斯特的车上，他们会恭敬地立在街上，放着其他的顾客在店里不管，直到海斯特的车一路轰鸣向路桥开去才回店。

“你应该养几只狗，”伯德先生总是不记得从之前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又要给海斯特提出建议了。一个通过铁路递送的包裹送到了他在镇上的办公室，他那天是来送包裹的。“你父亲，海斯特小姐，总是养着几条狗，”他说道。“他不管走到哪里身边总是跟着小蓝或者红云[①]，你要养狗的话也会很不错的。”

“是的，我知道。”海斯特假装挤出了一滴眼泪，顺着她的长鼻子淌了下来。“可怜的父亲！”她抽泣道，“我当然忘不了他的那些狗。”

海斯特可不想养狗。“喂狗可是很累人的，”伯德刚扭身离开，她就这样对凯瑟琳说。“我们自己住这儿挺好，”她说，“有陌生人上门，狗可不会救人。它们只会讨好凶巴巴的危险分子。”接下来，她讲了一只她认识的狗是怎样跳上小偷们偷窃的卡车，跟着窃贼一起逃走的事。“还有呐，”她继续说道，“它们晚上会狂吠不止，让你以为有人在黑暗中徘徊。总之，最后我真是烦透了父亲的狗。父亲忘了，他的狗每天可是吃肉排的，而对父亲来说，我们其他人只要能吃上水煮面粉就行了。还记得我们怎样剁碎芹菜和炒羊肉喂绒球[②]吗？它就像块让人恶心的旧壁炉地垫。总是弄得到处一塌糊涂。我知道其实也不能怪它，不过我们

① 海斯特父亲所养的狗的名字。
② 同上。

无论如何不能重蹈覆辙了!”两人就当从未听过养狗的建议，拿了包裹进屋去了。

她们的住处散养着一群鹅，海斯特知道，如果有人胆敢入侵，会被这群家禽吓一跳。鹅群里有四只白色雄鹅，弯弯的脖子强健有力。这些家禽很凶悍，蓝色的眼珠冷酷而坚定。不管发生什么，她都自信能够保护自己和凯茜。她藏了一支枪。不过她已经想不起确切藏在哪儿了。她想一定是搬迁的时候错放在哪里了，应该能找得到。她想过要找到那把枪，放在她的衣橱顶上，但是那些关于枪和枪的必要性的念头就这么从她脑海里滑了过去，这可不像海斯特的作风。

一进屋她们就劈啪作响撕掉了包装纸，迫不及待地开始试穿这些海斯特邮购来的新内衣、拖鞋和丝绸睡袍。她们兴奋地尖叫着，穿着新衣服在海斯特几星期前才买的长镜子前面走来走去，海斯特全然不顾自己还拖着沉重的拐杖。她们如今的住所周围并无邻居，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大声吵嚷。海斯特当真兴奋起来的时候，会发出很响的叫声，就像迷雾中的船只向着礁石密布、没有港口的海岸驶去时拉出的汽笛声。而今晚，她的叫声则像足了一头兴奋的叫驴。

“噢，天呐!”由于一直拉着拖长音的“迷雾汽笛”，她几乎都要窒息了。“为了内心骚动、充满激情和成熟的女人![1] 多棒的牌子!”她用弯钩样的手指在钢琴琴键上下敲动试图弹出曲调，而凯瑟琳，轻轻哼着调子，扭着屁股，打着响指，身穿新衣服进行模特表演。她来回走动，转着圈

① 原文为法语。

子，摆出各种姿势，又突然停住，手脚都保持着某种姿态，全身静止，就像透明的冰柱，带点粉红色、杏花那样的颜色，如同锈迹斑斑的屋檐上慢慢地由一滴滴的水滴凝结成的冰柱一样。为了展现黑色内衣每一个组件的柔软飘逸，她一件件脱下，又一件件穿上，这期间偶尔会停一下，加上精心设计的身体的扭动和摇摆，她就这样一遍遍暧昧地演绎着身上的内衣。

“现在，穿上紧身胸衣，”海斯特边说，边在钢琴的低音区敲击出鼓点的节奏，几个键一起敲击。海斯特把近视的双眼从紧盯着的乐谱上移开来，转向凯瑟琳，露出鼓励的微笑，望着凯瑟琳扭动的身躯。

这个夜晚她们尽兴狂欢，尽管海斯特不愿承认，不过却发现自己其实很盼望能够继续这样夜夜笙箫，尤其是还有凯瑟琳的舞姿相伴。

她们两人培养出了一种能够自得其乐的本事。生活中充满了乐事。院子里满是家禽。海斯特说，每当老旧的棚车后面装载的饲料滑下来一袋，就好像知道当她坐在那里，她纤巧的后背正需要这样的支撑一样，会正好压在座位的后面，真是让她感到惬意极了。有时这种支撑能让她舒服地轻轻呻吟起来。她还说她喜欢家禽，因为家禽不像狗或人，需要靠别人侍候，“家禽，”她说道，“你愿意看着它们也行，你不愿看着它们也行，只要撒把吃的就行。”她接着说道，农场的动物可不能宠溺。“比如说猫吧，”她说，“要对猫好好照顾，但过于宠溺可不行。”她们目前养着三只猫，身形瘦小但分量却不轻，都长着一身灰呼呼的毛。三只猫的脖子上都有斑猫[1]特有的圈状毛发，装饰着它们灰色的皮毛。在这

① 斑猫是一种小型猫科动物，又或称野猫或山猫。

里，猫是不准许进屋的。

有时，当海斯特坐着，看着她的家禽，心里想的却是下一次要杀掉哪一只来饱餐一顿。她用自己闪亮的黑色医疗靴脚尖踢走了身边的一只猫，眯缝着眼睛望着一只特别贪吃而肥硕的大白鸭。她觉得让那些家禽知道有人在盯着它们是有好处的，当那些鸡、鸭感到孤单或沮丧时，这样的“关注”能让它们多下些蛋。

两个女人都喜欢吃烤鸭，通常每周都要吃上一只。

凯瑟琳讨人喜欢的地方是她总是尽情体验生活。她想要体验从电影中看来的所有的一切。她渴望冒险，而海斯特也被裹挟进这种渴望之中。这些冒险形形色色，其中一种就是获得能够用钱购买的所有东西。商品广告铺天盖地，哪儿哪儿都是，杂志里，所有的电影里，这些广告都向凯瑟琳劝诱，如果她有了这样东西或那样东西，她就能拥有完美的幸福。海斯特也常常昏了头，尽管她对此毫无察觉，事实上她却总是被这些广告骗进。

她们收集了无数的烹饪书籍。菜谱越是奇异，越是具有吸引力。她们喜欢选择烹饪的总是那些没有现成原料的菜式。几年前，即使忘记购买某样需要的东西，海斯特也不会再特意回到镇上买回来，可是现在，哪怕只为了买一小点儿烹饪材料，比如辣椒粉或者一点点红糖，海斯特都会欣然进城跑一趟。她们两人会花上几个钟头为烤鸭准备开胃橙或青梅酱。海斯特总是在烤好的鸭子上涂上油光光的酱汁，她觉得烘烤自己亲手饲养的鸭子就应该这样一丝不苟。她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色拉调料，用过切成薄片的鳄梨、碾碎的大蒜，还有黑橄榄。海斯特最钟意的

烹饪秘笈叫作《我的朋友捣蒜器》。

烧木柴的火炉上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烤炉。每当海斯特把带皮烤好的、泛着金黄色泽的土豆端到桌上，把土豆蘸进黄油并撒上一把切碎的香葱，她就会用人们听惯的那种陈腐腔调宣布这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她甚至还模仿过凯瑟琳的美国腔，只不过模仿得并不怎么样。她们“简单”的饭食常常就像艺术品。两人还养成了早餐就着麦片喝上一杯香槟的习惯。

她们俩一起整理出了一个小花园，因为海斯特腿脚不便，她就负责发号施令。在她们的劳作下，想象中计划种植的蔬菜、一小片草坪、院子两边一边一溜儿的花花草草，渐渐跃然眼前，充满了生机。

偶尔她们也会想到外面去看看。吃完大餐觉得太饱的时候，她们就出去沿着长满杂草的小路散步消食，散步回来，海斯特会开一两张支票，给那些她认为值得资助的慈善机构，毕竟因为它们的存在，那些饥寒交迫的城市贫民才不至于饿死。每当此时，凯瑟琳会遵照海斯特的指示从两人卧房里捧出一堆堆的衣服摊在沙发和椅子上，然后她们会把所有衣服检视一遍，看看有没有不想要了的。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比如当凯瑟琳说这件粉色裙子已经过时而且太孩子气，海斯特就会叫起来，“哦，亲爱的小凯茜，难道你不要你最喜欢的粉色小裙了吗？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买下这裙子的情景，你应该把它永远珍藏起来，永远！”当海斯特以夸张的动作把她自己成堆的衣服扫进纸板箱，凯瑟琳哭起来，边哭边说，没有那些上好的羊绒衣物，哈珀小姐在冬天肯定会冻僵的，而现在哈珀小姐却要把它们送给穷人。这一幕将闹腾几个小时，最终，

她们会累得精疲力竭，但心情却喜气洋洋，令她们都感到满意的共同决定就是打个小小的包裹，把几件她们不想要的衣物送到凯瑟琳口中所称的孤儿之家。吃剩的饭菜冷却之后凝结出一层厚厚的油脂，就这样堆在饭桌上或厨房的水槽里过夜。第二天，如果有哪个盘子看上去太过恶心，她们就不再清洗，直接拿到外面，从枯井烂掉的波纹铁盖上的洞里丢进井中。

好几年了，海斯特会定时给一个贫寒家庭寄钱，那个家庭有需要抚养的小孩，她的资助使孩子得以吃饱肚子，当然，她寄送的支票也提供了孩子的教育费用。有时她要好好想一下才能记起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助养那孩子的。那个孩子，她记得是个男孩，住在某处偏远的乡村，不时会通过分发善款的慈善机构给海斯特寄来一些折得小小的信件或照片。

有一天，海斯特坐在她矮墩墩的丰田车里，停在镇上的邮局外面，她急切地检视着自己的邮件，大多数都是账单或广告单。她撕开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又一封折得小小的信件和照片。就好像多年来第一次醒悟过来，海斯特说道，“知道吗，凯瑟琳，我助养这个男孩已经有十年了。本来我希望能助养一个女孩，看看这张照片，那男孩和十年前比根本没怎么长大。连他的笔迹都没有变过。”她脸上带着一种鄙夷的神情看了看信的内容，“我决定不再寄钱了，”她说，“他应该长大了，现在应该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那晚，吃过晚饭，海斯特显得心情沉静，充满悲悯之情，一边松着

她那肥大裙子的吊带，一边一瘸一拐地走到碗柜前拿她的签字笔，她开出了一张支票。“把这装进信封，凯茜，”她说。“那封信和照片可能是那男孩的小弟弟或妹妹的，他们长得全都一个样儿，不是吗，这些穷骨头，养了这么一大家子人。”凯瑟琳一边遵命行事，一边感慨，说哈珀小姐真是她认识的人中最最慷慨的一个。

“真的，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用低沉的声音充满感情地说，“你真的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最慷慨的了，你真的就是那样的人啊！”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注意到凯瑟琳非常安静，甚至有点落落寡欢，海斯特停下手中的缝纫活儿，问凯瑟琳怎么了。她想知道凯瑟琳是否感觉不舒服。凯瑟琳没有回答，只是把腰弯得更低，继续做着手中的缝纫。海斯特拍了拍沙发，“过来，坐在我身边，”她说道，“告诉我，怎么了。”她在沙发上挪了挪，让出一些地方。海斯特感到凯瑟琳脸上挂着泪珠，当凯瑟琳坐到她身边，她看到凯瑟琳果然哭了。她用手把凯瑟琳的头发向后梳理着，虽然有些笨手笨脚，但动作却是那么轻柔。

凯瑟琳，因为不会对哈珀小姐隐藏什么，坦白说她早上藏起了一封信。她说，当哈珀小姐忙着看自己的邮件的时候，她把那封信藏了起来。信是乔安娜写来的，她已经被释放了。凯瑟琳解释道，乔安娜并不是被关进了监狱，她在那里，“亲爱的哈珀小姐，只是为了让人们觉得她变好了。她是最最可爱的小甜心，亲爱的哈珀小姐，我知道你一定会喜欢她的。”

“信封里还有别的什么吗？”海斯特毫不掩饰，直截了当地询问了自己想知道的事情。

凯瑟琳吓了一跳。“哦。没有，亲爱的哈珀小姐，”她说。她从口袋里抽出了那些略带孩子气的粉红信纸。“都在这里了，你当然可以看这封信，亲爱的哈珀小姐。”

海斯特很快就看完了信，信上的字迹很大，几张纸上并没有写很多的内容。看起来乔安娜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见到凯瑟琳。其中一整页信纸上都是亲吻和拥抱的符号，将乔安娜愚蠢的心思表露无遗。凯瑟琳看着哈珀小姐读信的时候又哭了起来。

“老天啊！凯瑟琳，有什么可哭的，”海斯特说道，并尽量稳定着自己的声音，不愿让凯瑟琳听出这封信让自己感到了一种威胁和担忧。

“但是，”凯瑟琳抽泣道，“我，我希望你不要介意，亲爱的哈珀小姐，我也想见乔安娜。我想见她只是因为我们分开得那么远。你也知道她有住所……在那个青年旅社而且……她也有份工作，帮人打字。”

“对呀，”海斯特说，“就应该是这样的。她这个年纪已经不能再回到修道院了。”海斯特想让自己听起来尽量显得通情达理。“她能有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好吗。有什么好哭的，哭什么！”

“有时，我希望，希望……”

“有个年纪相仿的伙伴？”海斯特努力地想要隐藏自己听到这些话后心中的震动，“你有这样的念头也是正常的，尤其是你希望乔安娜能够成为你的伙伴，”说出“乔安娜”这个名字的时候，海斯特的声音怪怪的，“这是因为你们一起长大，感到就像，感到，感到——感到——就像姐妹一样——差不多就是那样。”海斯特越说越觉得郁闷。她竟然不知道，和她生活在一起，凯瑟琳还没有感到完全的满意。她越来越陷

人一种复杂的心情，感到受伤、恼火和害怕。凯瑟琳和乔安娜之间的友谊给她带来了威胁；她常常在报纸上读到这样的故事。她甚至怨恨乔安娜为什么没有试图逃狱，那样的话她一定会被抓住，并被判处两倍的刑期。“表现良好，”乔安娜在她小小的粉红信纸上写道，“真可笑！不过我毕竟提前出来了。”信中透出一股邪气的愚蠢。海斯特真想把信纸揉成一团，用火烧了它。她因为这种恼怒而浑身颤抖。她，海斯特，不就是在祖母、父亲、几个农场工人的陪伴下长大的吗。除了希尔德·赫兹菲尔德还在的那段时间，除了上寄宿学校的那两年时间，她一辈子就是在农场上度过的。海斯特内心不断重复着一个声音：凯瑟琳怎么就这么不知道感恩呢！是她海斯特千方百计地为凯瑟琳营造了幸福的生活，她们两人的幸福生活。她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快和忧虑，以至于就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了。她感到头部开始抽痛；真希望不要演变成难耐的头痛。她甚至怀疑自己对凯瑟琳的疼爱是不是自作多情。海斯特真想摇着凯瑟琳问个清楚，不过她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用一条胳膊环住了凯瑟琳的肩头。

“来吧！”海斯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显得欢快一些。“不介意我们到你卧室去吧？这里可太挤了。你干吗不现在就回信给乔安娜，邀请她过来住上几天或一个礼拜。对了，住一个礼拜怎么样？这下你该高兴了吧？”海斯特知道自己有些自说自话，语气生硬。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真宁愿自己没有这样说。她脑子里出现的是两个女孩无休止地粘在一起，也许是在她背后笑话她的情景；她们俩晚上在她们的房间里窃窃私语——为了不让她听到还关着门，她们亲密无间，笑语盈盈，相亲

相爱，而这一切都与她无关了。那将是漫长的难以忍受的一周，但是又怎么样呢，她已经说出口了。

“哦，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破涕为笑。“噢，我真的可以吗？”

“可以，当然可以，凯茜，”海斯特说，“要我说你现在就回信。”海斯特灵机一动，为自己建议只邀请一个女孩的机智感到庆幸。她说，“我当然会支付往返的火车票费用，我们还可以开车到镇上接车。”

“哦，谢谢你，亲爱的哈珀小姐！你这么一说，事情就简单了。”海斯特其实是想用火车票费用来限制乔安娜来访一周的期限，而凯瑟琳根本没有注意到这点，还把兴奋得红彤彤的脸庞倚在海斯特硬邦邦的黑色袖管上。她马上就收住了哭声，说道，“亲爱的哈珀小姐，谢谢你。”这下海斯特再不必安慰性地抚拍凯瑟琳的肩膀，一遍遍重复“好了，好了”之类的话了。她还是拍了一下凯瑟琳的肩膀，动作笨拙，然后伸手拿过拐杖，挣扎着站了起来。沙发很低，不费点力气还真站不起来。她一般都是坐硬直的木椅的。

走进厨房，海斯特才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点了两次，都没把煤油炉点着，厨房里弥漫着煤油的气味。对此，凯瑟琳也许没有注意到，也许只是假装没注意到，她非常自然地接过了点燃煤油炉的工作。海斯特倚靠在门柱上，和凯瑟琳一起看着蓝幽幽的火苗在她们小小的锡壶底下呼呼蹿动。她们突然想要喝茶的时候就会用这把锡壶烧水。

深夜，海斯特醒了过来，感到万分疲惫。好像之前深睡过后，就再难入睡，右臂也麻了。当她醒着躺在那里，试着确认手臂还能移动，而那麻木只不过是睡着的时候身体压在右臂上造成的针刺一样的酥痛，她

意识到，自己最近太疲惫了。她那条好腿的膝盖好像也变得虚弱了，有时，当她想要迈上一级台阶，瘸腿笨拙得使不上力气，那条好腿的膝盖似乎已经承受不了全身的重量了。她觉得自己的那条瘸腿连划动一下都办不到了。这个念头令她心惊，凯瑟琳的事情，以及她自己可能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的可怕念头，让她从床上爬了起来，在自己狭小的房间内竭力镇定地踱来踱去。对面凯瑟琳的房间里却寂静无声。

海斯特蹑手蹑脚地关上房门，找到火柴，点燃了蜡烛。发现自己还能做到这些，海斯特感到舒了一口气。她对自己说，还好，自己什么毛病都没有。如同往常一样，她坦率地承认，自己只是感到了妒忌。那只是妒火。在她这样的年纪。都是因为凯瑟琳想要乔安娜来做伴。乔安娜是个垃圾伴侣，为凯瑟琳她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带来伤害。对于乔安娜本来会过着怎样的日子，海斯特并不十分明确，不过这肮脏的、满是病菌的丫头，应该被远远地隔离在她们鲜活纯净的生活以外。想想她那无边无际的牧场，海斯特心里就觉得舒服一些。她热爱自己的土地，不过最近却不得不意识到干旱年景已经持续几年了。博登先生还愿意住在她农场的大房子里，这点令她少许放心下来。她从未回去过那幢大房子。和凯瑟琳一起，一天天，一周周，一月月，一年年，岁月倏忽而过。农场的大房子感觉上已经离她十分遥远了。

海斯特为凯瑟琳辩解着，认为她有那样的念头是正常的。海斯特不断向自己重复这种辩解，但却无济于事。她还是恐惧着那悬乎不定的凄凉孤独。

她想，尽管热爱着农场，但如果白天黑夜都只有她一人，那没有月

光的茫茫黑夜中的麦田将会多么令人难以面对。听乔安娜讲述她的那种生活，凯瑟琳也许会受到诱惑而离开，一想到这里，海斯特就打了个冷颤。老女人与世隔绝的寂静生活，人们认为老女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应该并不是像凯瑟琳这样的年轻姑娘真正想要的吧。

海斯特发现自己鬼使神差地在房间一个小柜子里乱翻。她拉出了一件东西，在自己柔和的烛光下仔细端详，那是一张她还是小姑娘时候的照片。是照相馆一个专业摄像师为她拍摄的。

她有好几年都没看过这张照片了，此时此刻，往昔各式令人欢喜珍视的记忆一下子涌向了心头。一瞬间，她真希望自己又变回那个小女孩，小跛脚海蒂，我的小跛脚海蒂。她注视着照片，仿佛感觉得到崭新的双绉纱连衣裙的裙裾抚蹭着她裸露的小腿。照片上那件连衣裙蓝黄相间的图案历历在目。她清晰地记得那有弹性的衣料是怎样的柔软和轻盈。时至今日，她仿佛感觉那雪白的罗纹绉丝袜还紧紧地裹住她的双腿。当她望着那双光可鉴人的皮凉鞋，她觉得，自己仍然还拥有它们，脚上还穿着它们，照片上的一切都栩栩如生地返回到了她的身上。

这张照片被很专业地上了色，所以照片中的海斯特，当时还算得上漂亮的小姑娘，微微撅起的小嘴唇呈现出玫瑰一样的鲜红，圆鼓鼓的双颊就像熟透的蜜桃。盯着照片看了半晌，她仿佛听到了自己小时候的童音，她明白，自己并不是真的听到了，只是非常渴望听到那时的声音，尽管不愿承认，她却是那么渴望再次得到他人的疼爱，就像当年父亲、祖母，还有希尔德·赫兹菲尔德在的那几年那样得到人们的疼爱。想起自己对祖母的钟爱，她感到一阵心痛。当她想到父亲，又是一阵心痛袭

来。在父亲临终前的日子，她总是想方设法避开他，那时的父亲变得一无是处，越来越成为她厌烦的累赘。当然了，她对自己说，当时她连绵羊也想赶走呢。只有伯德先生还忠心耿耿，他是那么乏味枯燥的一个人，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竟然能做到这样忠心。不过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海斯特简直就是伯德先生的跟屁虫，拄着她的小拐杖，紧赶慢赶，就为了跟上伯德先生的宽阔步履。在那遥远的往昔，她总是戴着祖母为她编织的红色毛线帽。海斯特仍旧收藏着这顶带流苏的帽子。当她稍微长大一些，父亲觉得那顶帽子太孩子气，不再适合她，就拿来自己戴，后来经过几次织补，那顶帽子海斯特又戴过一阵子。她也像父亲一样喜欢把钱藏在帽子里。有大面额的纸币，也有零碎的小票儿，常常藏上一大堆，她把钱卷成卷儿，掖进柔软的羊毛线里，然后把帽子藏在厨房碗柜最顶上的一格，旁边就是穿账单和菜谱的长钉、支票簿、钢笔和墨水。海斯特买东西喜欢付现金，支票是用来汇款的，比如汇款到城里的商店和她挑选出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慈善机构，还好，那些慈善机构并不指望靠海斯特那点捐款维持下去。

海斯特对自己的母亲一无所知。凯瑟琳也是。她们两人之间从未谈起这个话题，对于两个对各自的母亲一无所知的人来说，谈论这个话题毫无意义。凯瑟琳虽然连父亲也没有，但海斯特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她很快就学会了在他面前应该如何举手投足，如何回答问题，以及如何在适当的时候避开他。海斯特当时马上就注意到凯瑟琳非常擅长适应新的环境。海斯特认为这是因为在孤儿院里凯瑟琳不得不和各色人等打交道的结果。

尽管照片上海斯特穿的低腰裙裙摆很短，却看不出她的跛脚。那名技巧高超的摄影师让她以一个特定的姿势坐着，那只跛脚巧妙地搭在了那只好脚的后面，这使她小小的身躯和四肢都呈现出一种完美的姿态。这也许正是为什么当海斯特年纪大起来，懂得对自己的缺陷感到痛苦以后，就把这张照片拿掉，从此收藏起来的原因。或许海斯特的父亲正是注意到了这个原因，所以从来没有问起过这张经过修饰的小海斯特的照片到哪里去了。又或者，海斯特在今晚这样的漫漫长夜是因为自责才又拿出了这张照片，而她父亲压根儿就没注意到这照片从原来挂着的地方被摘走了。原来挂照片的墙上留下了一块白惨惨的空白，因为是起居室的墙壁，而海斯特的祖母则把这间房间称为绘画室，墙上不适合挂那些每年都会邮寄上门的印着家禽饲料或农耕机械的年历，所以那块空白始终也没被遮住。

海斯特的头痛伴随着阵发性呕吐，不是一两次，而是好几次，令她狼狈不堪，先吐出来的是还未消化的食物，对此海斯特总是感到非常羞恼，接着她就会痛苦而艰难地吐出胆汁。她想告诉凯瑟琳自己对这种情况感到非常抱歉，但她能做的就只是发出嘎嘎的呕吐声，并紧闭双眼。她能感觉到凯瑟琳的小手轻柔地拍抚她的额头，冷毛巾及时地敷上她疼痛的头部。凯瑟琳会调暗房间的光线，一次次换掉脸盆里换洗冷敷毛巾的水，这些都是她在海斯特前几次头疼发作的时候学会的。有时当海斯特不想和某人待在一起，她也会拿胆汁上涌作为借口。

“现在什么时候了，”海斯特在昏暗的房间里挣扎着问道，声音透着

疲倦。

“你有什么吩咐吗，亲爱的海斯特小姐，现在是四点钟。你想喝点茶，吃几片吐司吗？”凯瑟琳一直坐在她床边，这时站了起来，倾过身，用她凉凉的小手整理了一下床单、枕头和海斯特的头发。

“不用了，谢谢你凯茜，”海斯特回答道。她感到自己又虚弱、又疲倦，还眼泪汪汪的，“我会试着睡一会儿。到外面透透气吧，你不能整天坐在我身旁。”

头痛持续了两天。第二天下午海斯特觉得已经好多了。她躺在床上，几乎一动也不敢动。终于摆脱头痛的放松心情令她禁不住流出泪来，泪水从眼角涌出，溅了出来，沿着她的脸颊流淌着。在这种烦人的病痛一次次袭来的时候，凯瑟琳总是那么耐心体贴。凯瑟琳现在一定正在给鸡鸭喂食，海斯特听得到从院子里传来的那种声音。

海斯特刚感觉好一些，就在脑子里作着筹划，对要说的话打起腹稿来。她想到了草场，农场大房子西面的那片牧场一直延伸到卧室窗前，卧室的窗像一扇扇狭窄的房门，向着走廊的方向打开着。一年中的某段时间里，牧场绿草如茵，气息芬芳。她想到了“草坪”这个词，绿葱葱的伊甸园——曾有人这样描写过草坪。小时候，当她阅读时，可以看到草地上盛开着一丛丛的雏菊和毛茛，这使她想要从篱笆的破洞爬出去，钻到那个叫做草坪的神奇之地，那里到处都是深深的草丛和灿黄的花朵。海斯特忽然想起了她的父亲，想起了父亲是怎样厌恶地铲除那些花花草草的。随着头痛渐渐离她而去，海斯特的思想又能够自由驰骋了，她想到了更多关于草地的描绘：草地是大地芬芳的袍泽，包裹着夏日成

熟的气息，绵绵延伸到天际尽头；还有：春光夏景尽藏于田野幽香寂静的小径。她记得这好像是罗斯金①的诗句。读书的时候，她把这些诗句都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簿上。她甚至还把其中的一些诗句译成法文和德文，赫兹菲尔德小姐让她把所有的都翻译出来……

现在头疼完全好了。她苦思冥想“田野”的那句诗句中的省略号应该是在哪里。

“没关系，”她大声说道，并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只会在两个地方。凯瑟琳！”她喊道，“凯瑟琳！”她感到院子里那些家禽咯咯的嘈杂声远远盖过了自己的喊声。“凯瑟琳！”

凯瑟琳还是听到了海斯特的叫喊，走进屋来。“亲爱的哈珀小姐，你有什么吩咐吗？”

“凯茜。我觉得可以喝点茶，泡得淡一些，不要加牛奶。”

“哦，好的，亲爱的哈珀小姐，没问题，我马上泡茶。”

乔安娜回信接受了凯瑟琳的邀请，海斯特和凯瑟琳一接到这消息就着手为她的来访作适当的准备。乔安娜的来信静静地躺在碗橱的角落里，上面点缀着史奴比的图案，信纸的质地看上去像丹宁布。从碗橱前经过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看到那封信；信上大而狂乱的字迹引人注目，

---

① 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著名学者、作家、艺术评论家。1843年，他因《现代画家》一书而成名，并拥有众多追随者，其中就包括英国大文豪王尔德。随后发表的39卷有关艺术的评论使他成为维多利亚时代艺术风格的代言人。上文即引自约翰·罗斯金的《现代画家》。

看上去充满生气，透出对幸福的渴望。凯瑟琳不时会拿起信来重读一遍，其实她对信的内容可能早已烂熟于胸了。海斯特看着凯瑟琳的举动，咬紧了嘴唇，默不作声。她感到信纸上传来一股浓重的甜香味道，浓烈，却不知是什么味道。有时，她甚至觉得连凯瑟琳身上都带着这股味道，也许是因为凯瑟琳老是拿着那些信纸的缘故吧。海斯特不敢开口询问。有一次她在一本杂志里读过一篇文章，一篇令人心碎的文章，讲的是一位母亲因为闻到了某种味道而发现她的女儿在使用毒品。可怕的是母亲发现得太晚，等她发现的时候，女儿的眼睛已经瞎了。海斯特和凯瑟琳谈论起这篇文章的时候，凯瑟琳显得很认真，她说她认识很多人老是拼命吃药，但没有人变瞎或有任何的毛病。“也许那位女士是外国人，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说，“在英国和美国，人们会写一些可怕的事情来吓唬小孩。”

但是，海斯特用她的大鼻子闻着信纸的味道，心中却很不踏实。

离乔安娜的来访还有一段时间。她现在正在她的打字小组工作，要等到规定的放假时间才能出来。一看到那封放在碗橱上的信，海斯特就皱眉，结果她的鼻梁上方出现了一小道深深的皱眉纹。海斯特皱眉的时候并没有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表情，因此也并不知道，这道皱眉纹使她看起来显得严厉了很多。

一天早上，她们很早就在吃早餐，院子里最漂亮的那只公鸡一声接一声地打着鸣儿，突然之间，海斯特感到不胜其烦，猛地向后推开了椅子，伸出一只手臂绕过防蝇纱门的门框，掐住那只公鸡的脖子，有力的

手指用力一拧，一下子就扭断了公鸡的脖子。

“哦，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叫了起来。

“把它吊在牲口棚里，凯瑟琳，”海斯特一边发号施令，一边继续吃她的早餐。“我们等下再处理它。做顿好吃的！”随后海斯特发出了她叫驴般的大笑声，说道：“最近它白天打鸣儿的声音真让我受不了。”

海斯特知道她不能向凯瑟琳询问信纸味道的事情，那些信纸的味道到现在还闻得到，或者说她感到自己还能闻得到。关于信纸味道的问题凯瑟琳会怎样回答呢？我没注意到有什么味道啊，亲爱的哈珀小姐。或者，她会用某个电影明星的腔调说，哦亲爱的哈珀小姐，那是我的香水味儿呀。还记得那种法国香水吗，歌露儿①香水，不是你买给我的吗？我刚开始用。乔安娜一定会喜欢的，她一定会叫着喊着说喜欢这香水的。

然而凯瑟琳正在说的却是，“我们可以，乔安娜和俺……我们可以穿上我们的衣服到镇上去。”

海斯特这次反应慢了一步，没能像往常一样纠正凯瑟琳的语病。“我们可以，亲爱的哈珀小姐，穿着我们的靴子到镇上去我一个人总觉得不好意思穿出去但是和乔安娜一起的话，”凯瑟琳终于停顿了一下，喘了口气，“那就棒极了，不过。唯一的问题是……”凯瑟琳接着说道，“从这儿我们怎么能到达镇上。我是说，我们怎么才能到咖啡馆……”

---

① 歌露儿，原文为Chloe，法国著名时尚品牌，生产服装、皮鞋、皮包等，也生产香水。对不同种类的产品，其品牌的中文译名均有所区别。

海斯特毫不迟疑地答道，“我当然会开车送你。”说到这里，两人隔着桌子互相望了一眼。凯瑟琳的表情明显有些不悦，尽管她并不想表露出来。海斯特想象着当凯瑟琳和乔安娜在一起的时候，自己在她们的眼中将会是什么样子。她想象自己会像扑克牌上的人物一样，而且是黑色花色的那种，面无表情地坐在一张层压板桌面的桌子旁，桌面上乱糟糟的，而两个女孩儿则盛装打扮，趾高气扬地穿着长靴，跑到年轻人扎堆儿的那个地方，那个公路休息站，埃尔·班迪托，边往自动电唱机里投币，边向几个小青年抛媚眼儿，还朝同时盯着这几个乡村小伙儿、披着卷曲长发的乡下妞儿扬扬下巴。

“哦，亲爱的哈珀小姐，你才不会呢，”凯瑟琳嘀咕道。

“我可以在车上等着，”海斯特边说，边露出一丝冷笑。

“我可以带上我的针线活儿，就等在车里。”

“噢，亲爱的哈珀小姐，你不能这样做!”凯瑟琳大声说道。“我可不愿你这样做。”凯瑟琳停了一下，又说道，“亲爱的哈珀小姐，我能学开车吗？求你了!”

“能吧，”海斯特不情愿地说。海斯特记起了最近一次难受的头痛，尽量使自己听上去不那么勉强，“我会考虑的，”她说。

海斯特想，更有可能的是乔安娜能开车。在她脑海里，她能够，是几乎能够听见乔安娜的声音响着：“我们把车开走可以吧，哈珀小姐？今晚我们用一下车子可以吧，哈珀小姐？哈珀小姐，我们今天一整天都需要车子。”那可是我的车，海斯特心里说，眉头皱得更紧了。凯瑟琳正在水槽边忙碌，并没有看见海斯特的脸色。“快点把这些盘子洗好，

凯瑟琳，”海斯特说道，“如果你一定想开车，动作就必须要快。我们今天就到外面去，马上就去。”

“哦，亲爱的哈珀小姐，谢谢你！谢谢！我要一举拿下驾照考试，你看着吧！给我五分钟，我马上就好。”凯瑟琳把剩下的盘子飞快地洗完、擦干，而海斯特则一瘸一拐地出了屋，走到院子里的丰田车旁，满心不情愿地呆呆站在那里等着。

伯德先生上门拜访海斯特了。海斯特没想到他这么快就上门来了。一般来说海斯特喜欢在自己方便的时间安排专门的会见，讨论关于农场的事务。伯德先生和她们一起坐着喝茶，他可是一个能喝的茶客。海斯特和凯瑟琳在厨房扒开烤饼往里加进草莓酱和奶油的时候，海斯特悄悄对凯瑟琳说伯德先生人很好，就是太乏味了。她还说，和伯德先生在一起的时候，简直令她厌烦得想要尖叫。不过，她没有真的叫出来。有件萦绕心头的不堪往事使海斯特没有表现出任何歇斯底里的状态或透露她的真实情感。那是不久前进行的一次关于管理农场的谈话，如今仿佛言犹在耳，伯德先生直截了当地警告海斯特，她父亲去世后，她就成了一名富有的女子，很有可能的是，会有某个追求土地和金钱的男人为了和她结婚而讨好她。伯德先生尽量缓和着他说话的语气，但他嘴里吐出的事实却是海斯特早已知晓并再明白不过的，那就是，那男人，如果真有这样一个男人想要和她结婚，他绝对不会是因为爱上了丑陋难看的海斯特，只会是想要通过和海斯特结婚而得到她的土地。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哈珀小姐，你是一个潇洒的女人，也很聪明，不过有些东西，任何女人都不得不防，我必须尽到保护你的责任。”伯德先生这番话本是出于好意，未曾料到结果恰好相反。

“谢谢，伯德先生，”海斯特说道，“我从未想过要和任何人结婚。”事后海斯特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抑制不住苦涩的泪水默默流淌，看来，自己根本没有结婚的希望了。海斯特房间里有很多箱子，装满了装饰有刺绣的亚麻家居布艺，都是她和赫兹菲尔德小姐在一起的时候绣的。好笑的是，在那一堆堆针脚大方美观的刺绣中，有床单、桌布、餐巾、小亚麻手巾、还有枕套，上边都绣着她们精心设计的“HH[①]”图案，表示着“希尔德·赫兹菲尔德和海斯特·哈珀”或者“哈珀和赫兹菲尔德”。年轻时的海斯特对赫兹菲尔德小姐言听计从，遵从她的教诲每天用冷水冲洗脖颈，这样，等到某个心仪自己的男子愿意用项链、项坠和珠宝打扮自己心爱的女人时，自己的脖颈还能依然保持优雅美观。她们两人因此而以对待宗教信仰般的虔诚，坚持甚至在最冷的早晨用最冷的凉水冲洗自己的脖颈。

因此，哈珀小姐选择了保持冷静，没有尖叫。她曾多次这样告诫自己，对伯德先生的这种私密话题不要在意，她还要尊重父亲留下的财产，而且她也的确需要一些忠告，这样她和凯瑟琳才能随心所欲地花钱享乐而不至于挥霍到一贫如洗的地步。她是需要伯德先生的帮助的，既

① 希尔德·赫兹菲尔德和海斯特·哈珀两人姓名的首字母缩写。在英文中两人的姓或名的首字母恰好都是 H。

然伯德先生说要和自己私下谈谈，海斯特便吩咐凯瑟琳去把新窗帘用缝纫机缝好，这也算为迎接乔安娜的到来，把房间弄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吧。

伯德先生为自己这次不合时宜的拜访匆匆辩解了几句，说是博登先生想要购买哈珀小姐的地，这次他打算买下农场的大房子，不再只是租赁了。

“博登自己的地收成很不错，”伯德先生喝完茶，用手背擦了擦湿乎乎的嘴唇，“亏了那块坡地能够汇聚雨水，”伯德先生说道，“站在坡地的高处望过去，一面全都是庄稼——而另一面——却什么也没有，看上去还真是滑稽。”他边说边摇着头。海斯特很明白这话的意思。伯德先生描述的景象她自己就亲眼见过。

伯德先生接着说他认为哈珀小姐把地卖了是件好事。“出价很不错，”他说，“照现在这情形你可以坚持要高一点——你来定价。博登这时候满脑子就想要买进这块地。过一阵儿说不定他就会改主意了。他人还不错。”伯德先生停了停，并没有去看海斯特铁青的面孔，他想接茬说下去，就得装作没看见。伯德先生说他会一如既往地帮助海斯特进行投资。“咱们就得这么看这件事情，”他话语坚定，完全不是商量的语气。伯德先生告诉海斯特，自己不过是就事论事，实话实说。海斯特板着脸说道，“博登只不过想要蚕食我的地。不，让我说完，”就在海斯特正要用伯德熟悉的语气说出“绝不”的时候，伯德轻轻说道，“他能付得起你的开价是因为他将赚进更多。我也是偶然知道的。你应该也是清楚的，现在的形势就是这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海斯特小姐，打铁

可要趁热啊。价格肯定会跌，像铅块一样跌下来。为什么？干旱呗。”海斯特对伯德的自问自答毫无反应。“从前就有离开农场的人，将来还会有。海斯特小姐，我并不是说你也会落到那般地步，不过现在正是离开的好时机，别忘了你田里的麦子收成可不太好。”

海斯特皱着眉，黑黑的眉头纠结到一起。这段令人心烦的谈话着实惹恼了她。谈论出让农场的事让她厌烦。

“一旦你把地卖了，”伯德先生好像读出了她的心思，“这地方变成什么样你就不必再操心了，买卖上的事情你也说了不算了，你将退出农场的经营，不过你也会有自己的事情要关心。你的钱。你的坡地，”伯德先生的话听上去冷酷无情。“你的坡地，”伯德重复道，“不像从前那样能存住水分了，收成本来会更好一些的。”他补充道。说到这里，伯德停了一下，海斯特没有说话，于是他继续说道，“海斯特小姐，我也老了，要说的我都说了。我不可能永远这样帮助你。我们，你和我，都不年轻了。还有一件事情，”伯德迟疑了一下，好像下面的话他有些羞于出口。“你变了，哈珀小姐，请允许我说出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你不再把管理农场当成头等大事了。坦率地说，对你，管理农场已经不再是经营生意了。”伯德又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道，“而博登，博登先生让我代表他向你出价。这个出价应该不错了。他愿意让你，如果你也愿意，保留这一长条儿土地和这座房子、院子、牲口棚，除了要犁耕篱笆两边的防火道，他绝不会来打扰你。这个出价很公平，也很灵活，你可以还价，提出更多要求——都写在这儿了。”他递给海斯特一张纸。

海斯特接过了那封写着购买意愿并标出价格的信，坐在那儿没出声

儿，她的眼睛试图阅读信上写得非常正式的内容。她感到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撞击，似乎她的血管正在充血，马上就要炸开了。

“对了，海斯特小姐，如果可以，请尽快作决定，”伯德说道，他压低了声音，“请允许我提醒你，此事绝对不能对别的人透露，对那边那位叫什么的，也不要说。”他把头向着嗡嗡作响的缝纫机那边偏了偏。海斯特真想刻薄一下伯德，但一时之间觉得怎样说都不够尖酸，索性保持沉默，脸上毫不费力地呈现出一副好像给食醋做广告的表情。伯德先生站了起来。

“海斯特小姐，谢谢你的茶。”伯德说道，“你最好在博登打别的地的主意之前接受这个出价。”伯德最后又啰里啰唆说了些海斯特的麦梗可长得更粗、他们两人本都可以显得更年轻之类的话就告辞离开了。

晚上，海斯特坐在能透进月光的窗边，凯瑟琳轻轻地帮她梳着头发，她心里已经原谅了伯德先生对她的麦梗所放的厥词。随着发梳有节奏地压着她硬硬的头发，一直扫到发梢，她心里想，自己的农场从未像现在这么美丽。从她们坐的地方可以看到一垄接一垄安静的银色麦梗。月光中，庄稼地似乎被抬了起来，好像收到了邀请似的，向着空中的月亮和星星升腾而去。每根麦梗都清晰可见，根根分离，仿佛是珍贵的金属打造而成。

“也许，”海斯特沉浸在梦境中一般地呓语着，“也许我最好明天就到镇上，把地卖了，把契约签了，该做的事情就都料理了。也许，”她接着就一字一句地把和伯德先生的秘密谈话都告诉了凯瑟琳，然后补充道，“如果我们手里有随时可用的现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钱都困死

在土地、房产里，我们就可以到处去旅行一下。看看欧洲。我想带你去看看我小时候去过的地方。美极了！我记得就是这样的，”她自言自语般继续说道，“天鹅女侍应，”她大笑起来。“你想要去的，对吗凯茜，不是吗？嗯？”

“哦，亲爱的哈珀小姐，你最清楚做什么事是最好的了，”凯茜一本正经地撅着小嘴儿回答道。她让海斯特转动一下头颈，“再转过来一点，亲爱的哈珀小姐，这样我就能帮你梳理另外一边了。你的头发很漂亮，亲爱的哈珀小姐。”她在嗓子里咕噜道。她接着提醒海斯特，在修道院，她们的头发都要被剪掉，“剪得短极了。哦，真是难看死了，你都不知道有多难看。”她说话的腔调里又加进了美国口音，那是从她们到镇西露天汽车影院第四次看的《周末狂热》[①]中学来的。“短得难看，”她用哀伤的语调说道，“你真是想象不出。我们都被吓着了！”这种哀叹海斯特都记不清听了多少次了，早就想好了回答的话。

“好了，这几年你的头发长得很好啊，”她再一次重复这样的回答，连说话的声音都一成不变，这使她觉得游刃有余。她接过了发梳。“凯茜，来，坐在我面前，像这样坐着，现在我来给你梳梳。你的头发又柔软又漂亮，发质很好，漂亮得很。”海斯特开始轻轻地梳理着凯瑟琳的淡色头发。旅行的想法很有诱惑力。突然之间，乔安娜来访的一周看起来好像很快就会过去，之后，她们就可以把这位客人放在火车站，说不

① 《周末狂热》，美国影片，主演约翰·屈伏塔因此片而一举成名。在这部影片的影响下，全球掀起了迪斯科舞蹈热潮。

定能提前一天就送她去火车站呢；要旅行的话，需要计划和准备的事情可不少。海斯特一边看着凯瑟琳在月光下随着梳子有规律的梳动而闪闪发亮的头发，一边开始想起瑞士阿尔卑斯山上、巴黎还有维也纳那些漂亮的旅馆。没错，她想道，有了钱，干什么都可以。

买卖交易，合同协议，所有的决定，为这桩交易起草各种文件，这些事情花费了几个星期的时间。

为了庆祝交易成功，也为了让大家都知道他成了这些地产新的拥有者，博登先生宣布他要在镇上的旅馆里举办一个派对。罗莎莉·博登的说法是，这将是一个联合派对，交易合约里涉及到的几个人都会马上取得一小块土地，这个派对也为哈珀小姐向她的地说再见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考虑到这些土地从此再也不属于哈珀家族了，这个派对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她还说，旅馆那晚将被全部包下来，镇上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周围地区的那些，都会受到邀请。博登家城里、镇上所有的朋友、相识都会到场。这些人中也有向往农场悠闲生活的，花了大价钱，确保能得到一点点自然的力量。

准备工作进行得很快。那些自认为很会做衣服的女人们都在忙着做新衣或翻新旧衣。派对将在两个餐厅同时提供自助晚餐(由专人包办自助餐)。酒吧还将供应海鲜和小吃。院子里将会安排一个三人乐队表演，还专门划出了一块区域，布置成舞池。据说还会有现场音乐主持，唱片播放和彩色射灯。

出于对乔安娜来访的期待和兴奋，凯瑟琳食不甘味，夜不能眠。她越来越多地谈论着乔安娜。乔安娜的来信还放在碗橱上。

“亲爱的哈珀小姐，你知道乔安娜最喜欢的歌曲吗？”

“不，恐怕不知道，”海斯特边回答，边数着手中毛织物的针脚数目。

“猜猜呀，哈珀小姐，你猜一下！”

“哦，凯茜，我可猜不着。”海斯特的计数被打乱了，只得重新开始。

“知道吗，”凯瑟琳说，“舞会上可能会有这支曲子。就是‘爸爸你慢些走’[1]，这支歌已经有年头了，让我想起很多往事。乔安娜总是哼着这首歌。以前她常说她能记起自己的父亲，她父亲的腿混在很多条腿之间，正走得离她越来越远。她想要跟着她父亲，并总能越过其他那些腿，看见她父亲的腿，可是等她终于穿越了其他的那些腿，却发现她看见的根本不是她父亲的腿，而是另一个男人的，但是那个男人并不想接纳她。那是别人的爸爸，他不想接受她。爸爸你慢些走。爸爸你慢些走，”凯瑟琳用她的美国口音唱了起来。这是一首哀伤的歌曲，歌词和含义都打动了海斯特。

习惯于作出自我检讨和悔悟举动的海斯特心里更难受了，觉得她应该怀着乐观和亲切的情绪等待乔安娜的到来。她每天时刻想着的就是可以和凯瑟琳一起去到一个安全、不会受到伤害的地方。这想法有点荒谬，因为现在她所在的牧场边缘的这个地方并不会带来什么伤害。一回到这里，海斯特就觉得绝对安全，就好像在这块地方，没有什么能伤害

---

① 人称“拉斯维加斯之王”的美国歌手韦恩·牛顿演唱的歌曲。

到她。她多次告诫自己，不能让恐惧像这样侵袭她的生活。

“乔安娜能快些来就好了，”第二天，凯瑟琳用这样的话开启了与海斯特的聊天。她说，按她的想法，乔安娜最好能马上就来到这里。“那样，我们就能穿上像孪生姐妹一样相配的衣服，”她说。“相配的款式，”她又补充道，“不过得要不同的颜色，亲爱的哈珀小姐。乔安娜和俺要穿不同颜色的衣服。她头发的颜色比我的还要淡很多。她是真正的金发！淡金色。”

海斯特没理睬凯瑟琳所说的“真正”两个字，却纠正起了凯瑟琳的语病，“乔安娜和我，”她说，有些不耐烦了，“乔安娜和我。”她几乎是喊出了那个书面用语。这么多次了，凯瑟琳怎么还能犯这样的错误。

“哦，亲爱的哈珀小姐，我在说的是俺和乔安娜。我从没认为你应该和我们穿同样款式的衣服。我觉得，乡村和西部款的衣服并不是你的风格。这些风格不适合你，真的不适合。”

“哦，算我没说！”海斯特咬牙切齿地说。

尽管土地买卖进行得很顺利，有了投资和花销的现金，海斯特也感到生活有了保障而松了一口气，她的内心还是很沮丧。伯德先生认为她留着那么多现金就为了开销花费，将来一定会感到后悔。伯德先生对此有些恼火，但却努力克制，没有表现出来。

“靠现钱生活不是办法，”他第二次来访的时候这样说道，好像他突然才发现哈珀小姐现在不再是土地的拥有者了，讲话的语气也突然变得粗鲁起来，“如果你今后还像前几年那样挥霍，一定会进救济院的。”他

甚至还向海斯特摇动着一根指节粗大的粗糙手指，海斯特知道，伯德先生正在尽量忍住，不说出粗话来。

“胡说，伯德先生，”海斯特说道，“如今可没有你所谓的‘救济院’那种地方了，而且，拜托你，就像以前一样，请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我不需要你的忠告。我这人很好相处，一直让你做我的投资代理，不过你必须按照我的指示行事。请你记住这点。”

“很好，海斯特小姐，既然你想这样，”伯德先生低着头盯着地面，似乎不由自主地又要给出建议，他说道，“我认为，海斯特小姐，你把现金这样藏在房子里是不妥当，也不明智的。你父亲那时候可不会这样做。你简直是慢藏海盗。”

“瞎说，伯德先生，根本没人知道这里还有所房子。”海斯特逐个儿看了看肩膀部分的袖管，先拉拉这只，又拉拉那只。

“时代不同了，海斯特小姐，”伯德先生仍不罢休。“如今四处乱窜的什么人都有。某天就会有个你不欢迎的人沿着那条小路不请自来。”

海斯特故意装作误解了伯德先生的意思，说道，“别瞎说了，我在这儿住了几年了，除了你来过，还有博登先生偶尔来过几次，根本没有别的人闯到我的草屋来。”话虽这样说，海斯特心底却浮起了紧张和担忧。她心里明白，正因如此，她才对伯德先生态度那样粗鲁。她仿佛看见了乔安娜，那丫头可能就是个威胁；那个粗鄙的东西可能会坐进她的车，那部带仪表盘的货车。海斯特几乎能看到那个画面，那辆白色的，不起眼的货车，坑坑洼洼、锈迹斑斑，还贴着一张残缺的画，画中似乎是些山峰，印在车体的一边。乔安娜开着车到来，也扬起了一阵灰尘。

乔安娜会开着车，在小路从一堆岩石那里突然转弯的地方留下属于她的刹车痕迹，同时把海斯特留下的刹车痕抹掉。绕过岩石就能顺着小路开进隐匿在路径深处的院子。在岩石那里如果不转弯，外来者很可能会一直向前开去，根本不会知道她村屋的所在。那条小路的尽头是一道老旧的火道，现在已经长满了矮树丛，并和一条干涸的河床合为一体，这条河道里从未有河水流过。海斯特认为再过去应该有几个盐湖。有一次她曾告诉凯瑟琳那是一片神秘地带。不过她们从未走过去查探过。

“你很清楚没有人会到这里来，我们这里几乎是与世隔绝的，”海斯特边说，边感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伯德先生顶着灰白的头发，偏着脸向别处看了一会儿，然后又一次大无畏地抬头看着海斯特。“有种人，”他说，“有时会忘记那些有恩于他们的人。”

哈珀小姐眯着眼睛斜瞄着自己的长鼻子，并快速地挥了挥手，示意伯德先生走开。

“我还要说的是，你应该在晚上锁上门，白天你去镇上的时候也应该把门锁上。”伯德先生对海斯特的厌烦视而不见，固执地说道。“镇上的人现在晚上都会把门锁起来，也不把钥匙放在他们的车里，晚上他们连小孩的玩具也收进屋里。”

海斯特记得镇子边缘的一些住家花园里常常看得见零落四散的破旧儿童脚踏车，破破烂烂的玩偶婴儿车和自行车。海斯特哼哼鼻子，对这些零碎儿的寒酸东西不屑一顾。这些全都是垃圾，如果有人愿意把这些破烂儿处理掉，人家还求之不得呢。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伯德先生好像看穿了海斯特的想法，提醒道。"请原谅我这么说，有一些——并不是所有的人，但有些人就是会忘记他们的恩公，这种事情也许会发生在你身上，我是说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使马拴好了，也要把马厩的门关严。不过，我这里所指的可不是马，你必须要盯牢的是已经在里面的……"

哈珀小姐几乎把她消瘦的双肩耸到齐耳的高度，示意伯德先生住嘴，同时背转身去不再理睬他。

博登举办庆祝派对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海斯特希望她们不必出席。要是她的话，宁愿选择安静地待在家里。不过凯瑟琳却热切地期盼着，她从厨房的年历上划掉一个个日期，首先是以博登先生的派对日期为限，第二个期限就是乔安娜几周后将要来访的日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海斯特忙着计划她庞大的欧洲之旅，写信索要各种旅行手册，并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她答应过凯瑟琳的事情。她坚持在手头握有一卷卷现金钞票，尽管伯德先生已经为她选择了一些具有最稳当、最高的回报率的股票，并建议她购买，海斯特却认为把钱花在投资上面简直就是把钱埋进土里。

去旅行的想法也让海斯特害怕起来。她已经不习惯到人多的地方去了。根据她小时候和希尔德小姐一起旅行的经验，机场、火车站，甚至人行道上都会人满为患，互相推挤。她对车来车往的交通情况也感到不太习惯，到时候连穿马路也会害怕。她对生病、衰老，在陌生的旅馆里手足无措统统感到恐惧。以前，她能说流利的法语和德语，而现在，如

果有好几个人同时说话，她真怀疑不管是法语还是德语，自己恐怕连一句也听不懂。她很清楚，现在的她用这两种语言的任意一种回答问题或提出请求都已经变得很困难了。

“白痴，你这笨蛋！不过，亲爱的，跟我[1]再说一遍 Ich möchte。注意你的口型，发 Ö 的音——对了——Ich——möchte……我希望……”希尔德，赫兹菲尔德小姐，声音耐心而甜美，督促海斯特朗读单词和短语。海斯特想起了那些小小的铸铁桌子和淡色头发的女侍应，像只天鹅，挺着丰满的胸部在顾客间穿梭，记下顾客要点的东西，缓缓地退下，像只天鹅一样，再为顾客端来点心和咖啡。希尔德总是让海斯特点餐，天鹅女侍应认真地驻足倾听，然后又转身离去，尽管体态庞大，举止却很优雅，她又走到下一桌顾客那里，轻轻地弯下脖颈，微笑着，倾听着，在她整洁的小本子上记下客人点的点心的名称。虽然不可能亲眼看见，却可以想象那位天鹅女侍应，在所有客人都离开以后，一个人坐在其中一张油漆成白色的铸铁桌子旁，弯下身来，品尝着面前堆成小山似的奶油馅儿糕饼。

① 原文为德语。

博登举办派对的那天，海斯特一吃完早饭就开始听莫扎特。她知道当她一个人听音乐的时候，她的嘴巴会呈现和平常不同的形状，她的嘴唇会撅起来皱在一起。有一次她在开车回家途中用车子的盒式放音机播放弦乐四重奏乐曲，她从车子后视镜中看见了自己听音乐时的嘴形，她才意识到，在听音乐的时候，她全身上下都可以呈现与平时不同的样子。她并不是有意让嘴唇和身体的其他部分变成那样的。那是音乐的肃穆还有柔和渗透进她的体内，塑造着她的下颌骨，改变了她眉毛的挑动以及头颈的偏倾。第一次，这样的事情第一次发生在她驾车回家的路上，她着实被吓了一跳，而现在，她已经习以为常了。

今天早上，海斯特不再做准备工作，凯瑟琳则飞快地洗好了盘子，喂好了家禽，海斯特决定坐下来听听莫扎特。不知为什么，她想起了读书时去听的一场弦乐四重奏表演。她想起了灰扑扑的木头舞台，向后挽起的硬邦邦的舞台幕帘，舞台两边盆栽棕榈和其他盆栽绿色植物的摆放。女孩们穿着海军蓝的礼拜服，一起坐在舞台一边安排好的一排排位

子上。比起四周这些东西，更重要的是那四个演奏者本人，那几位音乐家，随意地坐在普通的木椅上。看上去他们是挨个儿演奏的，一个接一个，最先演奏出的音符显得有些拘谨，当音量渐渐增强，不同的乐器加入进来。音乐家们互相面对面演奏着，时而向前倾着身体，似乎在用音乐强调什么，然后身体稍作停顿，又向后倾去，一段段音乐次第流出，相互交接融合，抑扬顿挫。

当时深深打动海斯特的是演奏者们相互呼应的细微动作，她直到现在还记得。她也记得演奏者们全神贯注的投入，这点可以从他们面部肌肉微妙的移动上看出来，尤其是当他们的嘴巴张开成O形的时候。这种表情使每位演奏者显得肃穆而投入。还有不易察觉的头部的倾斜，腕部的垂落，纤细白皙的手，朝向听众的手背显得那么柔弱。如果她和凯瑟琳去旅行，并去欧洲听音乐会，海斯特想，她们还会看到同样的场景。

“这就好像去看医生，”凯瑟琳洗完淋浴出来，神采焕发，半裹着一条昂贵的浴巾，打断了海斯特的弦乐四重奏。“全身从内到外彻底清洗干净，”她大声说着，声音里透出兴奋。

海斯特勉强露出牙齿，不情愿地挤出了一个微笑，走到自己房间去换衣服了。

“谁知道呢，”凯瑟琳叫道，“我们也许会碰到某个不错的人。也许能碰到一个很不错的男人。说不定会碰上我的真命天子！很帅的哦？很有钱的哦？”

“是呀，”海斯特搭讪着，毫无喜悦之情地挑选着衣服。尽管她尽量

不去想，但有个念头总会时不时闪过她的脑际，有一天她可能不得不放弃凯瑟琳。

“也许就在今天，可以说就在今晚，我就要遇到我的另一半了!”凯瑟琳来到海斯特房间的门口，说道。“亲爱的哈珀小姐，我看起来怎么样啊？”凯瑟琳蹦进海斯特房间。海斯特的脑子里正说着“绝不放弃”，听到凯瑟琳的声音后转过身来。

凯瑟琳身上衣服的衣料非常轻盈，是淡淡的鹅黄色，亲爱的哈珀小姐，我要最淡的黄色，挑衣服的时候，凯瑟琳就这么说过。衣服的腰部束着一根绣满矢车菊的缎带，凯瑟琳头上也扎着一根更细的同款缎带。蓝色的刺绣很配凯瑟琳的眼睛。海斯特从衣橱里拉出了一件衣服，她真不情愿让别人来分享凯瑟琳出众的外貌。她最终决定像往常一样穿黑色的礼服，那件礼服的黑色有些发灰了，尽管礼服的制作工艺精良，纽扣都是手工缝制的暗扣，但是衣服本身已经不新了。黑色礼服更加反衬出她苍白的脸色。她还穿上了一件纯羊毛的编织外套。除了这件外套，海斯特从不愿穿其他柔软的衣物。

凯瑟琳一边帮海斯特梳理头发，一边说海斯特两鬓的几缕灰色头发最具有吸引力了。“舞会上的美妇人，”凯瑟琳模仿着某个电影明星的口吻说着。“亲爱的哈珀小姐，你在发抖呐，”凯瑟琳说着，和海斯特一起并肩站在穿衣镜前欣赏她们自己的身姿。

“这些话让我直起鸡皮疙瘩，”海斯特虽然嘴上这样说着，心中却突然感到对这件编织外套喜爱起来，上了年纪的人往往就是这样。这外套用的是纯羊毛，由她和凯瑟琳两人一起纺线、编织和缝制而成。外套轻

柔温暖，两人盯着镜中的自己自我欣赏，外套和稍显老旧的黑色精致礼服搭配得相当不错。

她们俩在旅馆后面的院子穿过坑坑洼洼的地面，小心翼翼前行的时候，遇上了伯德先生。

“博登很有可能会在派对上趾高气扬，”伯德先生说，“他说话的语气可能会和以前完全不同……”

“那就让他去吧，”海斯特冷冷地打断了伯德先生的话。她感到一阵厌恶，但尽量克制住不向旅馆的方向张望。她强迫自己要微笑。

看到伯德先生用赞许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装扮，凯瑟琳心中得意，于是飞快地说道，“是因为有舞会。”

“哦，对了，舞会。我差点忘了。”伯德先生在通向走廊的台阶上伸出手臂邀请了海斯特。

“哦，看呐！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激动地叫道，“那边那群人，是乐队。真的，真是乐队！”

海斯特发现自己一下子就身陷一群不甚熟悉的宾客之中。几年前，她对这种场合可不习惯。过去几年的独处索居对她的影响超出了她的想象。之前她对这种问题根本不屑于考虑。她很快意识到那些衣冠楚楚、自信满满的年轻夫妇——他们看上去就是那样充满自信，而且的确都是夫妇——自然都是农场房产新主人的朋友。他们远道而来，为博登的成功收购进行庆祝。海斯特想象着农场大房子里所有的空余房间都将向客人打开大门。她想到了自己曾经一度细心打理，亲手在边缘缝制了缎子

滚边的一堆堆毯子。这笔交易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完成，但好像哈珀的良好声誉却在一夜之间突然落到了博登的头上。有个闷闷的声音在海斯特脑海回响着，还不至于引起她的头痛，但也差不多了；那声音不断地震颤着：哈珀小姐获奖的母羊，哈珀小姐得奖的公羊，还有哈珀小姐的庄稼。哈珀小姐的王国变成了博登先生和他太太罗莎莉的领地了。海斯特还记得博登先生说过他可能会保留“哈珀之屋”这个名称。海斯特很清楚，一幢房子通常会以它为人所知的东西命名。于是她马上就想到，那幢房子将会被称为“博登之屋”了。海斯特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她曾经非常熟悉的画面，暮霭沉沉中，老房子门窗紧闭，神秘幽暗，高高耸立在面西的山坡上。她真希望自己没有来参加这个派对。

海斯特站在那里，显得神色憔悴、孤孤单单，半倚着她的拐杖，更多的身体重量则依靠在伯德先生单薄的手臂上。以前海斯特从未注意到伯德先生已经变得这么干瘦了。在这间拥挤的屋子里，海斯特根本无法把自己当成一名客人。她不记得自己以前曾有过类似的感受。伯德先生看见了自己认识的人，便把海斯特介绍给对方。那个稍许年轻些的女人，看也不看海斯特，用欢快的语气说道，“见到你我真的很高兴，”一边伸出手去，抓住了另外一名宾客的胳膊，两人马上就热烈地交谈起来，用年轻圆润的肩头对着哈珀小姐。

博登夫妇疾步上前迎接海斯特，罗莎莉·博登告诉凯瑟琳舞会马上就要开始了，问她是否听见了鼓手的鼓点，说那鼓手是个十足的坏蛋，又问她是否看见了那个现场音乐主持，“长得真帅，亲爱的，看到他你会尖叫的，真的！”

“哦，博登太太，”凯瑟琳说，“每件东西都很漂亮，所有的装饰和那些可爱的衣服。你喜欢哈珀小姐的衣服吗？”她一个劲儿地说着，“衣服虽然不新了，不过我们可是照着时尚杂志的样子做的，对吗，亲爱的哈珀小姐。需要八十道工艺呢，天哪，简直就是一种磨练！每天晚上哈珀小姐会说，‘这是一种磨练。’翻领上缝着羽毛，博登太太，我们缝制了搭缝摺边口袋，你看到袖口的纽扣吗，”凯瑟琳抓起了海斯特的手——海斯特已经把手从伯德先生手臂上移开了。“翻领反过来时，”凯瑟琳滔滔不绝，“羽毛装饰就藏在下面了，你能想象得出吗，竟然覆盖着上百万颗小纽扣！”

“我敢肯定，这绝对是件艺术品，”博登太太边说，边大笑着，勾着下巴表示赞同，并瞥了一眼自己身上那件简单的孕妇罩衫。“现在，过来吧，凯茜，看看那些跳舞的人。接下来你也要跳哦。”博登太太转身面向海斯特。“那姑娘太老派了！”她说道。“现在不再有她这样的了，真不错啊！”她摇着头，好像对自己的话有所质疑，又笑了起来。闲适富有的博登先生，用他那大农场主的坚定一握，同海斯特握了握手。

海斯特还在后悔不该来这里。博登太太撇着嘴唇，露出闪亮的牙齿，叹了口气，指了指沙发。

“我们坐舒服一点吧，”她说。“博登先生会帮我们拿些喝的来，对吧，亲爱的？”

“不需要，亲爱的，”博登先生说道，一名衣着时髦整洁的女侍应走了过来，手上托着个托盘，摆着满溢的酒杯。

“唔！我一定要喝杯啤酒了。哈珀小姐你喝啤酒吗？”罗莎莉·博

登边问，边伸出戴着米色手套的手，到托盘上拿酒杯。

“不必了，谢谢，”海斯特冷冷地拒绝了，声音冷淡得出乎她自己的意料。

“啊，我想起来了，你是不喝这个的，”博登太太说道，“我记得你喜欢喝甜酒。很多人都喜欢甜酒，”她好意地补充道。“啊，博登先生过来了，他给你拿了一杯。他很了解你的喜好。我得承认，我自己也喜欢喝点甜酒，尽管如今大多数人都赞成禁酒。”罗莎莉·博登平板的声音喋喋不休。在海斯特看来，不管博登太太想说什么，只要话一出口，要么就会让人觉得不怀好意，要么就是乏味透顶。

博登先生趁机脱身而去，挤进了像牲口一样聚集在屋子另一边的一堆富人堆儿里。看着屋子另一端的博登，海斯特禁不住联想起了配种公牛多肉丰满的肩膀。博登先生给人的印象就是总是频繁而坚决地履行着男人的天职，一心想着多生几个儿子以壮大自己的产业。博登家已经有六个孩子了，这些孩子长大了就能繁荣农场，正如繁殖旺盛的牲口也能繁荣农场一样。海斯特很明白，蓄养牲口还有孩子，正是农场的经营之道。她少女般的思想能够生动地想象出博登先生尽忠职守的样子。博登太太如果知道她这位年长的女宾客脑子里正在想着什么，一定会羞红了脸，不过海斯特可丝毫没有脸红，她很清楚，那位新晋农场主太太有责任在这样一个难熬的夜晚好好照顾自己这位客人。

海斯特看着眼前这一对对打扮清爽的夫妇，他们的穿着看上去的确清爽干净、熨烫笔挺，心里却想着外表干净的他们在牛棚里干那事儿。他们甚至可以不在铺着柔软绳绒床罩的卧室里干那事儿。关于这种事

儿，一个人可以闷着头展开无限的遐想，大概也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海斯特不再去想起身处此时此地那种步步逼近、无所适从的难堪感觉。再也不会有人为了倾听她关于下次拍卖中应该买些什么、而不要买进什么所发出的睿智谈吐而来和她攀谈了。

和博登太太交谈的时候，海斯特发现博登太太不时地在东张西望，同时她也认出了几张相识的面孔。好像罗莎莉·博登看着的客人中很多女人都戴着帽子。那些颜色亮丽，绿的、红的、黑的毡布帽子就像童话故事里猎手们戴的那种。这些帽子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一个高而圆的帽顶，宽而卷曲的帽檐一直垂到鼻子，露出一只警惕的掠食者的眼睛。这些佩戴帽子的猎人们在帽子的遮蔽下露出晶亮的牙齿，微笑着，这使她们看上去显得更加饥肠辘辘。

海斯特觉得她的头痛又偷偷袭来。她的那条跛腿也开始疼起来。她对乔安娜的来访仍旧耿耿于怀。海斯特感觉如果不谨慎地为凯瑟琳选择相处的伙伴，她身上有种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东西就会爆发出来，至少在海斯特看来，那将会是相当令人不快的。身旁轰轰作响的音乐声令海斯特感到眩晕。她一如往常，非常坦率地告诉自己她非常担心乔安娜的来访，她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也不再是令人尊敬的农场主了。她这样想着，便露出了特有的微微冷笑，连嘴唇都扭曲了起来，同时，她也更加坦白地对自己说，随着她和凯瑟琳生活得越来越亲密，她对所谓的产业越来越缺乏兴趣，甚至达到了视而不见的程度，而这点，已经足以使她失去那些她所认识的农场主的尊重了。毋庸讳言，由于她自己的所作所为而造成的这种损失是惨重的。她感觉手中杯子里那淡而无味的白酒变

得非常冰冷。这使她感到自己的手也疼起来了。好像是因为无意的、大大咧咧的疏忽，杯子里倒的酒实在太多了。海斯特发现自己杯子里的酒和罗莎莉杯子里的啤酒倒得一样多。

“干杯啊！”罗莎莉·博登优雅地噘着发亮的嘴唇从她的酒杯里啜吸着一些啤酒的泡沫。“啊！”她说，“还是第一口最棒了。多么美妙的第一口啊！”

“我想是的，”海斯特淡淡地说。海斯特想，她从不依赖任何人，基本上是这样的。但她现在却深深希望，罗莎莉·博登，尽管海斯特一点儿也不喜欢她，不会在这个派对上把她晾在一边，置她于不顾。

“再来一杯吧，”海斯特向罗莎莉提议，她本想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显得诚恳热忱，却不料脱口而出的话听来是那么可怜巴巴，充满乞望。看着罗莎莉熟练地，甚至颇具男子气概地把杯中之酒一饮而尽，海斯特正想打开她的手袋。

“老天啊，不要！”罗莎莉说，“非常感谢。”她用手盖住了海斯特手袋的纽扣。“啊，唔！我要打嗝儿了，”罗莎莉笑道，“博登先生如果看见我喝成这样会杀了我的，我真的很渴，而且小家伙，”她拍拍自己因怀孕而隆起的腹部，“也渴望啤酒呢，难以置信吧！再喝一滴，我就要发酒疯了。”罗莎莉又大笑了起来，她把身子向海斯特斜靠过去，突然间严肃起来。“我想，”她说，“你现在对失去农场一定感到非常心痛吧。”

“当然，”海斯特脱口承认了，可是马上就对自己的轻率后悔起来。她一向都采取疏远冷淡、超然物外的姿态，她就凭着自己对庄稼和羊毛

这些事情的精明头脑而保持权威地位，远离人们的蜚短流长，评头论足。而现在，她知道，就因为脱口而出的这两个字，她将变成人们无尽猜想的对象了。

“知道吗，我一直有话想对你说，”博登太太，还是那样严肃，压低了嗓音。“我希望你能明白……”

“什么？”海斯特在那张不那么舒适的沙发上有些坐倚不安。她身体前倾，动作僵直地俯首倾听。在周围的一片嘈杂声中很难听清对方的话。“嗯，什么呢，”博登太太学着海斯特说话的语调，“我们，我和博登先生，都认为你让凯瑟琳这样的年轻姑娘离群索居是不对的。我的意思是，她难道不会想男人吗，一个男人？偶尔总会的吧？”博登太太的帽檐向前深深垂下，又抬起来，海斯特看见罗莎莉·博登明亮而充满质询的眼睛直瞪瞪地盯着自己。“你该意识到，”罗莎莉的声音里藏着一丝嘲弄，“并不是每个女人都想单身哦。”海斯特紧随着罗莎莉的目光快速四处张望了一下，看着满屋子的夫妇和将会成为夫妇的男男女女。海斯特沉默无语，罗莎莉则滔滔不绝。“我不想多事，”她说，“不过凯瑟琳看起来很聪明。她可以成为一名教师，当然了，小学教师，或者你想过她可以找个护士的工作吗？”她稍作停顿，又接着说下去，“如果不工作，她一定会想要结婚吧？听起来也许老套了些，”博登太太笑了起来，“不过那样的话她就会名副其实地成为我说的老派姑娘了。尽管看上去有些苍白，不过她的确很漂亮，她应该……”博登太太瞥见了海斯特脸上冰冷的表情，马上转换了话题。“也许，”她说，“我们应该去看看人们跳舞了。走吧？”

“哦好的，当然，”海斯特不想依靠罗莎莉·博登好意伸出来搀扶她的丰满的手臂，自己挣扎着站了起来。“跳舞我是一定要看的，”海斯特说着，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就好像是她在做善事，其实海斯特自己心知肚明，看凯瑟琳热情奔放地舞蹈对她来说是无尽的享受。每次看凯瑟琳跳舞，尽管表面上并未流露出来，海斯特在内心却总是能进入一种完全自由的美好境界。她最细小、最隐秘的肌肉都调动起来。尽管看不见，她的心跳也加快了。她的呼吸急促起来。在保守的衣着之下，私下里，海斯特知道自己能够拥有专属于自己的内心狂热。这种感受无人分享，不过她并不介意，而是心怀感激。音乐的节奏和韵律以及舞蹈使海斯特感到满足，她心中满溢着幸福，容光焕发。她感觉好像是自己在载歌载舞，踏着音乐的节拍与众人一起翩翩起舞。她好像感到自己发丝飘飞，衣饰鲜亮轻盈，都随着自己的节奏一起舞动。她不再感到焦虑、妒忌、渴望。她的烦恼一扫而空；此时此刻还有谁会在乎干旱呐、水涝啊。她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跛脚的，忘记了她一直要倚靠她的拐杖。

“我想你对这些时髦玩意儿不感兴趣吧。”博登太太的声音在海斯特身边响起，打断了海斯特甜蜜的心灵慰藉。

“我并不讨厌这些，”海斯特回答。

她们的声音完全淹没在音乐的节拍中。

“你应该常常带凯瑟琳来镇上参加舞会，”博登太太随着鼓点鼓噪着。“今天晚上要玩到很晚喽，”她大声叫道，“不过要睡觉的话也可以，现在就行，你可是位休闲淑女。”她似乎很喜欢这个称呼，于是又重复了一遍，“休闲淑女。”

海斯特根本不想回答博登太太，只是又点了点头。住在狭长地带的休闲淑女，海斯特心里想道，律师为博登先生和她起草的特殊契约的拥有者。博登先生是个不错的年轻人，还算公平，海斯特自己觉得，那份合约还是令人满意的。土地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钱花，这点她心知肚明。她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乃至奄奄一息之时，还对他们的产业难以割舍，牵肠挂肚。海斯特想，真要谢谢博登先生，至少她临死的时候不必因为能带来雨水的云层太薄还要嘟嘟哝哝地咒骂天气。这合约让人觉得喜忧参半，即便如此，那辛酸也得和着喜悦咽进肚里。之前海斯特从未考虑过一旦这绵延至天际的广阔农场不再为她所有，自己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她当时也没有讨价还价。她心想，这农场新主人的太太马上就会开始对自己进行喋喋不休的说教了。于是海斯特尽量集中着精神，观看舞蹈。

凯瑟琳面向她们，头朝前方垂下去，抽搐似地一冲一冲，看上去像个木偶，眼神空洞，嘴巴微张。她摆动双肩，两只手臂随着肩膀在身体两侧摇荡。然后她从摆肩开始，一直向下扭动身体，直到摆动着自己的屁股。她一会儿向右扭，一会儿向左扭，身体有节奏地向着海斯特和博登太太的方向前倾过来。音乐突然停下来的时候，跳舞的那些人身体好像僵住了一样，都直挺挺地站在原地。凯瑟琳一条腿朝前，一条向后，双手高举，头也高高昂起，头发拖在脑后。海斯特溺爱地望着凯瑟琳，看到她唇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音乐突然又响起来了，跳舞的那些人，就好像从未停下来过，又接着跳上了。

海斯特嘴角含着浅浅的笑意坐了下来。凯瑟琳迈着步子，其实是蹦

跳着、腾跃着，在舞池的地板上来回折返着。她扭动着脑袋，摆动着肩膀，模仿着她最喜欢的约翰·屈伏塔的动作。她前前后后轻盈地跃动着，音乐曲调更换的时候，又开始跳起舞来。海斯特知道，凯茜一直以来最向往的就是这种时刻。

“凯茜玩得真开心啊，”博登太太说。“那裙子真好看，哈珀小姐，凯茜身上穿的那件。我猜是你们俩一起做的吧。不过太小儿科了。请原谅我这么说，不过那裙子真的很小儿科。你看，那是彼得·潘式的领子吧……”

“你说什么？”海斯特没听清楚。“你刚才说什么？”

“我是说，”博登太太说，“请原谅今时今日我终于有勇气这样说了，”博登太太响亮地大笑着，“请原谅我这么说，”她说道，“那裙子，凯茜这年纪穿着不怎么搭调。那也太小儿科了。”

“哦，我明白了，你是说太孩子气了，”海斯特终于听明白了。听了这话，海斯特非常受伤，她心中痛楚，就好像凯茜也听到了这话，也感到受到了伤害。“这只是品位不同罢了，”她说道，感到自己必须作出正面反击，不过这并不是她真正想说的话。

海斯特随着博登太太挤过人群走向餐厅的时候，她觉得人们不再像往常那样停下来向她致礼问候。甚至都没人愿意挪挪窝，让出一条路来让她通过。她奋力加快脚步，吃力地在人群中推挤着，以便不至于跟丢了女主人。尽管她并不喜欢博登太太，但她更不愿一个人孤零零待着。她紧紧盯住身前这个挺着大肚子的丰润身影。她终于明白，现在的自己也只不过是小镇居民中的普通一员了。

“感觉怎么样？”伯德先生走过来问道，他端着一个盛着薯条和炸鱼的椭圆盘子，上面用生菜难看地点缀着。伯德先生走近的时候，有几片生菜叶子掉了下来。他用皮肉粗糙的短手指摁了摁那一堆夹着黄油的面包。“感觉怎么样啊，”走到跟前的时候，他又问了一遍，“手握真金白银感觉如何，嗯？比干旱的牧场让人安心多了吧，嗯？”

“不过如此，”海斯特搭腔道，不愿让伯德看出他的话的确让自己感到了安慰。伯德先生一如既往地给她带来了安慰，不过海斯特绝不会因此感谢他。她突然记起自己上寄宿学校的那两年，伯德先生都给她寄过生日贺卡。卡片中贺词旁简单地签着他名字的首字母和姓氏。海斯特的信不多，更没有男人给她写信，因此她对这几张贺卡非常珍视，连带着对给学校姑娘们送信的邮差也喜爱有加……

“来吧，”伯德先生说道，“拿去吧，我拿给你的。那边有位子，我们到那张桌子旁边，小坐一会儿。”海斯特怀着感激之情，照着伯德先生的话坐了过去。她当然饿坏了。她和凯瑟琳很早就吃了午饭，从那时到现在还什么都没吃过呢。

“记住，”伯德先生一边看着海斯特吃东西，一边说道，“不要把你的资产透露给任何人，也别让任何人知道你的秘密金库。不管怎样都不能让人知道你有这么多现金。还有，”他压低了嗓音说道，“不要再往你那个羊毛小红帽里藏钱了！”

海斯特笑了，吮吸着油腻腻的手指。“也许吧，”她说道，往日的傲慢又回到了心中。她愿意怎么藏钱就怎么藏钱。“我会考虑的，”她说。

“还有你的那些投资，”伯德先生说，“我还有些东西给你。我会拿

文件来给你签的。不要把那么多现金放在身边，我是说真的，让钱白白躺着对你来说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谢啦，”海斯特嘴里塞着白色的鱼肉，故意冷冷地回答道。吃着东西，海斯特感觉舒服多了。想到她的钱，她心里更感到舒畅。藏着那么一大笔钱，她时不时想看上一眼，就能去藏钱的地方看看，偷偷地，就像窥探小鸟的巢窠。伯德先生去拿了一杯茶给她。伯德先生把茶端给她，海斯特一口茶下肚，一股芳醇流遍了全身。也许有那么一天，但不是现在，她会向伯德先生提及那些生日贺卡，并感谢他能寄贺卡来。

因为要上厕所，海斯特慢吞吞地挤开人群，当路过酒吧开着的大门，她碰上了一群曾在自己农场上干过活的工人，那些人热情地问候了她。对这意想不到的友好问候她满怀着莫名的感激给予了回应。她的幽默回应显然鼓励了工人们，其中一个男人说了些什么，引得海斯特扯着她叫驴般的嗓子嘎嘎地笑了起来。她倚着门柱站稳了脚跟，几个男人和她一起大笑着。

博登太太突然出现在海斯特身旁。“嘘——!”她发着嘘声，撅着屁股，伸出手去抓向海斯特的手臂。“博登先生，”博登太太发出了强烈的“嘘”声，“博登先生要对客人们讲话了。小声点。尽量小声点！听到了吧!”猎手帽子下面的那双眼睛里喷射着怒火。在这团怒火之中，海斯特明白无误地看到了那由厌恶转化为忿恨的表情。她注意到其他人还在高谈阔论着。她并不是唯一发出声音的人，四周全都闹哄哄的，只是在酒吧里，男人们此刻都静了下来，旁观着这一幕。博登太太又怒火中烧地瞪了海斯特一眼，放开了她的手臂，转头去听她丈夫的讲话，同时龇着

牙，吊起了猩红的嘴唇，在脸上挤出了一个微笑。她微笑着，站在自己丈夫身边，摆出一副女主人的姿态。海斯特转身想要尽快离开，这时，一架照相机突然在她眼前一闪，吓了她一跳，她意识到，自己扭曲的脸庞上那受伤的表情隔天一定会出现在当地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庆祝活动照片里。

开车回家的漫长路途中，海斯特和凯瑟琳都没有多说什么。开始的时候夜色中月光明朗，空气干燥清爽。凉风吹来，带着犁过的泥土散发的清香。虽然也很喜欢这淡淡的泥土清香，但海斯特更盼望闻到大雨冲刷牧场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浓烈气味，她脑海里像往常一样映出了麦田深处的黑夜，没有月光，伸手不见五指。海斯特在副驾驶的位子上调整了一下坐姿，注意到月亮滑进了一缕缕乌黑云层的后面。她耸耸肩，打了个哈欠。

凯瑟琳，因为度过了这样的夜晚而兴奋不已，坚持由她来开车。“你就坐在座位上好好休息一下，亲爱的哈珀小姐，”她用苏格兰花格小毯子盖在海斯特瘦骨嶙峋的膝盖上，并把毯子的边缘塞紧。“如果我下礼拜就要参加驾驶考试，”她用低颤的嗓音发出甜美的声音，“我最好加强一下练习，是吧。”当海斯特伸手在挂在脖颈的钥匙串上摸索着车钥匙，凯瑟琳却用她灵巧敏捷的手指找到了那把钥匙。“我会是个机灵的盗贼呢，对吧，”她一边大笑着，一边滑进了驾驶座位。

今晚最美妙的时刻，海斯特回想着，就是凯茜的舞蹈，是这女孩儿活力四射充满韵律的舞步。那黄色的裙子，尽管遭到了博登太太的恶评，就像舞会上的一束亮光，不时地在这里或那里闪动摇曳。裙子轻如薄雾的衣料还真没选错，海斯特觉得凯茜的裙子是舞会上最漂亮的了。

音乐和舞蹈使今晚变得令人愉悦。还有，海斯特想到这里不禁微笑了起来，凯瑟琳是那么贴心，知道自己需要吃点甜食振奋一下，就离开了舞池，来到自己身边。

“亲爱的哈珀小姐，我想你一定想吃点雪利酒蛋糕。”

“哦，凯茜你这小淘气，看看那些奶油，这要是吃下去，我的腰还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呢！”凯瑟琳拿来了两把羹匙，她们两个一起吃了满满一大盘的雪利酒蛋糕。

路两边的牧场黑乎乎的，路面很平坦，但有些怪异，好像并不是她们曾经开过的那条路似的。一团团白茫茫的雾气向她们聚拢来，开着开着，当车驶进低洼路段的时候，她们就完全陷入了这件轻飘飘、白茫茫、缠绕绕的迷雾衣袍的包裹之中。周围的旷野，海斯特说，对任何一个正在赶路的人来说，尤其是对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可能会显得非常荒凉和可怕。对此凯瑟琳完全同意，如果只有她自己，她可不愿在夜里独自一人驾车开在这条路上。“我很高兴我们两个能在一起，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说道。

想着凯瑟琳在舞会上是那么幸福，想着很快就能睡在自己暖和的床上，海斯特因为内心充满欣慰而精神放松，进入了梦乡。她压根儿没有注意到她们的车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路线，冲上了路基。

当海斯特自己惊醒的时候，发现凯瑟琳的车开得太快了。

“凯瑟琳！别开那么快，”她警示道。“凯瑟琳，我说了，别开那么快。注意小路。你开太快了，慢一点。凯瑟琳！老天啊！小心呀。再这样开，你会让我们翻车的。凯茜，不要！凯瑟琳！你拿不到驾照了，拿

到了也会被吊销。”

凯瑟琳已经减慢了速度。“亲爱的哈珀小姐，我想是我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吧，”她说。“如果吓着你了，我很抱歉。”都这时候了，凯瑟琳还尽心尽力地模仿着美国口音。她继续滔滔不绝地向海斯特提起乔安娜就要来和她们住在一起，而且正好赶上慈善游乐会，那将多么令人兴奋，她有个好主意，可以在慈善游乐会上摆个卖果酱、泡菜的摊子。“哦，亲爱的哈珀小姐，”她说道，“我们可以装扮成莎士比亚的剧中人。”她停顿了一下。“我装扮成罗莎琳德[1]，我喜欢扮成罗莎琳德，乔安娜可以扮成奥兰多。我最喜欢穿紧身上衣和长筒袜啦。我们可以自己来缝制戏服。我的那件就做成丛林绿的颜色，而奥兰多的衣服，哈珀小姐，你觉得紫色怎么样，还有……噢，这在慈善游乐会上一定会完美无缺的，一定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让人觉得新鲜。太浪漫了！亲爱的哈珀小姐，爱情才是重点！如果我和乔安娜能一起结婚。来个双人婚礼。我们可以像现在这样开车去大张旗鼓地度个蜜月——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能和梦中的白马王子结婚一定棒极了，”凯瑟琳说道。海斯特没有搭话，只是哼哼了几声作为回答。

两人沉寂了一会儿，凯瑟琳又说道，“哦，哈珀小姐，我能为我们的摊子做几件婴儿衣服吗？在各种礼物旁边，挨着茶壶保温罩和编织手袋，我们可以增加这一类货品——你知道的，小小的衣服，婴儿衣服，我真想做几套工装服。还有，我想到了！镶着蕾丝花边的小围兜……求

① 莎士比亚喜剧《皆大欢喜》中的女主人公，与男主人公奥兰多相识相恋。

你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抢着买的。”

“婴儿会啃蕾丝花边的，”海斯特板着脸说道。“集中精神开车吧，”她补充道。

凯瑟琳用脚重重地踩着油门。敦实的卡车撞击着地面的石砾，好像要腾飞出去一样。

“凯茜！”海斯特的声音有些紧张。“凯茜，我们马上就要转弯了。慢下来！我看见弯道了。凯茜！”

“哦，晚会多好玩啊！”凯瑟琳开始用她尖细的嗓音唱起歌来。

小铃铛响叮咚，耶耶，
猫咪藏在井里头，耶耶耶，
小铃铛响叮咚，耶耶耶耶，唔，

“哇噢！哈珀小姐！我真是太开心了！”

“很高兴你感到开心，凯茜，”海斯特回答道，“不过，看在老天的分上，你还是开慢一点吧。”

猫咪藏在井里头
呼哈，井里头呀，耶耶耶
小铃铛响叮咚，耶耶……

“哦，别再唱这疯狂的歌了，”海斯特有些恼火。“真不明白怎么竟

会有人拿一首儿歌当舞曲——再荒谬的舞蹈也不会用这种舞曲的。”

“小猫咪别动，亲爱的哈珀小姐，是小猫咪别动，你喜欢吗哈珀小姐！嗯？”凯瑟琳用拇指摁着汽车喇叭。“霹雳舞啊，哼，哈！嗯？”

“停车凯瑟琳，我来开。”

“呜儿，哇噢！我们来啰！哦噢，撞上灌木丛喽。轰！靠！啊噢。抱歉哈珀小姐，又撞上了那块石头。总是撞上石头，”凯瑟琳尖声大笑着。“真希望乔安娜今晚就在这里。乔安娜，你在就好了！”

“小心！路上有东西。小心！刹车凯瑟琳！刹车。哦，当心！噢，天呐！急转弯！”有什么东西“砰”地撞上了卡车，发出了沉闷的撞击声，海斯特的尖叫一下子就闷在嗓子眼儿里了。凯瑟琳停住了卡车，汽车引擎还在轰鸣着。

“我想我们撞到袋鼠了。”海斯特一把抓过手杖，从卡车上艰难地爬了下来，一瘸一拐地撑到卡车前面。“这不是袋鼠，”她低声惊呼道。“别出来。待在那儿别动！”海斯特慢慢地移到驾驶室。“太可怕了，”她嗫嚅道，“卡在防撞格栅上了。那是……”

“可是这条路从来都没有人走啊……”

“闭嘴凯瑟琳！周围可能还有别的人。”海斯特压低嗓音急切地说道。“我正在想怎么做才最妥当。看在上帝分上，不要哭，我们得悄悄地处理。”

“可这条路是没有人走的啊……”

“看来这次偏偏有人走了。老天啊不要哭啦！”

“哈珀小姐，你觉得那人去过我们的小屋吗？”

“我怎么知道。好了，听着。”海斯特斜身倚在开着的车窗上。“听好了，你要一字不差地照我说的做。我们只能这么办了凯茜。可能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离开这里。越快越好。”

“他伤得重吗？”凯瑟琳抽抽嗒嗒地说道。

“住嘴小姐！马上住嘴！”海斯特提高了嗓门。“关上车灯——我要你慢慢地开。能开多慢就开多慢，尽量不要发出声音。我就跟在车边上。我们开进羊毛剪理捆装厂后面的院子里。开进院子以后，你再转弯，要慢——我可不想让那东西掉下来。我就在旁边。地上坑坑洼洼的。我可看不出哪里是路哪里是灌木丛的影子。好了，开吧。来呀。慢慢地，小心地。开呀！”

海斯特走在车旁，听见夜风吹过牧场的声音，而这牧场已经不再归她所有了。“凯茜，”她说道，“我们只能这样做了。尽量靠近那口井，正对着井开过去。没错，我是说朝井开过去。丰田车没有撞坏。我们得把这东西从防撞格栅上弄下来。你只管尽量开得离井越近越好。”

这一车一人像送葬的队列，缓缓地朝前方那表面坑坑洼洼的废弃井盖移动着。

“看在上帝分上不要再哭了！”海斯特生怕自己的声音在黑暗中过于突兀，不得不压低嗓音嘶叫着。“省口气吧，帮我把这井盖的破洞再弄得大一些。”

凯瑟琳蜷缩在井盖的架子下。海斯特拍了拍她的肩膀。“来吧凯茜，帮我一下，我们只能这样做了。”海斯特轻轻地安抚着凯瑟琳。“地上

冷，你会感冒的，”她嘶哑的声音里透出了一丝恳切。

海斯特独个儿忙活着。干这种事情让人感到绝望。终于，她觉得井盖上的缺口足够大了。那口井显得有些诡异，静静地等着接收这意外的礼物。冷风从黑乎乎的井底不断涌上来。凯瑟琳的身影好像要消失在这口粗粝石块垒起的井里了。海斯特不知哪儿来的力气，又拽又抬，把卡在卡车防撞格栅上的尸体拉了下来。海斯特终于把那沉重的尸体软塌塌地搭在井沿的矮壁上，就是她和凯瑟琳夏天时常坐着的地方，低矮，接近暖烘烘的地面。

“我再也不坐在那儿了，”凯瑟琳的声音听上去有点悲切。

“别瞎说！你还会坐的，”海斯特严厉地说道。她感到背部疼痛。她还是担心那井盖上的破洞不够大。她觉得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可是那点力气还是不够。她使出了最后的一点力气，并大声地喘息着。那尸体毫无反抗地消逝了，从井沿的矮壁上坠落了下去，刮到了井盖，使本已朽烂的井盖更加破碎。然后一切都寂静了下来。那尸体坠落的时候好像都没有撞到井的内壁。

海斯特呆呆地盯着井盖上那个被撕扯得更大的黑洞。处理完了尸体，她才感到阵阵后怕。

“这么快就埋葬了，”海斯特浑身发抖。一阵恶心袭来，她感到全身虚脱了。她几乎快要哭出来了。她感到右眼眼前开始冒金星了。这种症状之前就出现过。其实并没有什么金星。她心里明白，却不由自主地在黑暗中四处张望，寻找着那些金星的源头。她感到脑袋里轰轰作响，几乎站立不住，只得倚靠在井盖上。

“可是车，看得出撞痕……”凯瑟琳那小姑娘的声音呜呜噜噜地抽泣着。

“那儿，在那儿，凯茜，”海斯特压低嗓子说，“到处都是。我们早上再检查一下，那个防撞格栅还是很牢固的，也许不会留下痕迹，不过说不定会有一两个凹坑吧？谁会注意呢？管它呢，来吧，再待在外面我们要着凉了，两个人都会感冒的。过来。我来烧柴火。我们需要洗个热水澡暖暖身子。跟我进来，凯茜。”海斯特在口袋里摸索着，扯出了自己的手绢，擦拭着汩汩涌出的眼泪。

漫无边际、黑乎乎的牧场与漫无边际、黑乎乎的天空交融为一体，此时，一缕拉得长长的淡黄色光线已经爬上了天际。天空明显亮了起来，海斯特和凯瑟琳进了屋子，关上了身后的屋门。

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意外，凯瑟琳跟海斯特睡到了一张床上，这张床更大一些。虽然两人都说睡不着，不过她们必定还是打盹儿了，海斯特醒来的时候意识到了这一点，她还听见井盖像往常一样，被风吹得发出喀啦喀啦、啪哒啪哒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海斯特已经习惯了，她尽量小心翼翼地翻了个身。凯瑟琳，渴望安全和抚慰，主动要求和她睡在一起，这令她有些感动。

“哈珀小姐！哈珀小姐！”海斯特似乎在梦中听见了凯瑟琳的声音；“哈珀小姐！”

“凯茜，怎么了？”海斯特刚刚一定又睡着了。

“我听到个声音，哈珀小姐。你听！那是什么声音？又来了，”昏暗

中，凯瑟琳的低语透出了紧张和不安。

“只不过是那旧井盖的声音，亲爱的，你知道的。我把窗关上。”海斯特从床上探出身去，拉上了小窗。“我想那井盖现在更松垮了，”她说道，“喀啦喀啦的更响了。”

“不，哈珀小姐，”凯瑟琳半坐了起来，轻声道。“不，不是风的声音，是另外一种声音。是个人，是人的声音。哈珀小姐，屋子里有人。”

两个女人都半坐了起来，一动也不敢动地摒住了呼吸，倾听着。是有个声音，很轻，是什么在动，离她们异乎寻常的近。那声音就像干枯的皮骨之间在轻轻嘎吱嘎吱地摩擦着，怪诞而诡异。

海斯特拼命维持着理智，两个人同时做一样的噩梦，这是不可能的。她划了根火柴，点亮了油灯。

“那儿，”她说，“是这东西；一只蛾子而已，很大的一只。”

那飞蛾扑嗒着翅膀，撞上了油灯的玻璃罩子，被撞得歪歪斜斜。撞晕的飞蛾在盖住海斯特那边床头柜抽屉的刺绣桌布边缘扑腾了几秒钟。“只是只可怜的蛾子，你这入侵者，”海斯特的心还在怦怦直跳，她强作镇静地笑起来。她转熄了油灯的灯芯。

两人又躺回到了枕头上。黑乎乎的房间里一开始漫溢着令人安心的煤油味儿，渐渐地，煤油味儿消散了，弥漫在屋子里的只有熟过头的榅桲果子散发的馥郁甜香。衣橱顶上就放着一盒榅桲果。海斯特透过小小的方窗望向外面，看见残夜的黑暗渐渐从天空中褪去，天空透出了淡淡的泛黄的曙光。她想，把榅桲果做成果脯和果酱也不错。突然，她又想

起了卡车。检查完卡车就动手处理榅桲果。她要和凯瑟琳一起把榅桲果切碎。厨房会充满浓烈的香味，最后，她想到，还有那些小罐子(她总是用那些小巧漂亮的小罐子装榅桲果酱)，装满晶莹剔透、红艳艳的果酱，在餐桌上排成几排，光是想想这些，就让人感到舒畅。

哈珀小姐的果酱酱菜摊儿在镇子每年的慈善游乐会集市上是非常有名的。果酱酱菜摊儿是海斯特从祖母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她的祖母总是说筹款帮助比自己贫困的人是上帝交给她们的工作。海斯特，很乐意完成这项上帝交办的工作，和凯瑟琳继续为这事儿忙活着，她们的摊子总是节日集市上最受欢迎的货摊之一。海斯特在床上尽量躺得舒服一些，心里默数着为慈善游乐会特别制作的那些服装。有一年，凯瑟琳打扮成一个荷兰女孩，还有一年装扮成日本渔夫，再一年是西班牙舞女，接下来一年是俄罗斯农夫，而今年，凯瑟琳想要扮成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当然，还有乔安娜……海斯特强迫自己把思绪转向摆满了罐装西红柿的架子。看着那些装满健康食品的罐子，让人感到欣慰。凯瑟琳在她的身边呼呼酣睡，海斯特听得到她深沉的呼吸声。不会有人知道刚刚发生的那场意外。海斯特绷紧了嘴唇。如果这件事，现在海斯特把它认定为是“意外”，被别人知道了，她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将受到影响并被毁掉。海斯特认为整件事情应该已经过去了，都结束了。她想好了早餐时要对凯瑟琳说的话，她必须让凯瑟琳坚定不移地接受这个结局。

海斯特翻了身。她有些心神不宁。那条跛腿疼了起来。博登太太评论凯瑟琳舞裙的那些话太伤人了。海斯特耳边又响起了博登太太的声音。她也许是把凯瑟琳当成一个天真的小姑娘来对待了。可是，不正是

那女孩的这种天真烂漫，甜美装扮，才吸引了那些人来到她们的果酱酱菜货摊吗？即使那些最最吝啬的男男女女，来到她们货摊，也都是慷慨解囊，满载而归的。海斯特又翻了个身，深深呼吸着榅桲果的香味，希望借此加强自己的安全感和有益身心的感觉。

“厨房，”海斯特又被叫醒了。凯瑟琳从床上坐了起来。“在厨房！”凯瑟琳恐惧得似乎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哈珀小姐，厨房里有声音。你听。”

海斯特用一只僵硬的手肘撑起身子。两人一起侧耳倾听着。从厨房里传来水龙头滴水的滴滴嗒嗒的声音，而从门外则传来井盖令人熟悉的啪哒啪哒的拍击声，似乎那井盖正在枯井的新住客头顶骚动不已。

“那儿并没什么，凯茜，”海斯特说道。一夜都没怎么睡觉，这让海斯特觉得身躯沉重，喉咙发干。“我去看看，”海斯特说，“再给你泡杯茶。”她的头疼了起来。她希望不要再来一次偏头疼。她还希望等一下水壶烧开水的响声不会再引起凯瑟琳的神经过敏。她想，应该能够买到些补药，可以安神的那种。她努力地想要记起曾经看过的广告上提过的补药名字，但浮现在脑海里的却是那些沮丧的面容，还有双手苦恼地捧着脑袋的图片。凯瑟琳光着脚，悄无声息地走进了厨房，吓得海斯特跳了起来。“吓死我了！凯茜，你吓了我一大跳。”海斯特大笑着，一时间忘记了之前的重重心事。“我泡好茶了，我们可以把茶端到床上，然后……”

“哈珀小姐！”凯瑟琳尖叫起来，双手掩住嘴巴，好像是想要捂住自

己的尖叫声。“哈珀小姐！你看！那里——后面——”她透过海斯特拖着的长披肩，指着海斯特身后的地板。

海斯特转身望去，看见那顶羊毛小红帽掉在地砖上。小红帽看起来并无异样。海斯特并没在意。“不就是那顶帽子嘛，凯茜，”海斯特的语气中充满着平稳和平静。“一定是我把它从碗橱上碰下来了。你把它放回去吧，亲爱的，你弯腰比较不用费力气，而且……”

“哈珀小姐！”凯瑟琳又尖叫了起来，比之前叫得还要尖厉，“帽子里的东西没了，帽子空了。”她伸出手臂，帽子就蔫头耷脑地挂在她手指上，空荡荡的。海斯特一把抓过帽子，翻了个底儿朝天。她一阵激灵，沿着碗橱的架子查看着，把盘子都推到了一边。她找到地板上，桌子底下，把椅子都挪开了，心急之下弄得椅子吱嘎作响。她接着翻箱倒柜。最后盯着自己空空的双手直发愣。“他一定在屋子里。”一阵恶心哽住了她的喉咙。放在桌子边缘的那个圆茶盘看上去突然显得非常破旧寒酸。海斯特望着茶盘大哭起来。“哦，”她哀号着自言自语道，“我干了什么。我都干了些什么啊。”

“他，”凯瑟琳顿了顿，脱口而出的话似乎令她惊醒了过来。海斯特直瞪瞪地盯着她。“他，”凯瑟琳又说了一遍，有些结巴，“他一定是把钱拿走带在身上了，那时……”凯瑟琳又一次用手捂住了嘴巴，好像要把刚才说出的话咽回去一样。

“是的——没错——我当然想到了。”海斯特的声音听上去恐怖而尖厉，这尖厉的声音使两个女人都沉寂了下来。“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人，凯瑟琳，”她说，“我们绝不能告诉任何人，向任何哪个人都不能透露。”

她把帽子的里子揪了出来。她把帽子左扭右扭，好像这样做就能变魔术似的把不见了的一卷卷钞票变回来。应该马上采取一些措施。“我们不能指望其他人，凯瑟琳，”海斯特说道。尽管她身边还有几个值得信赖的工人，但是不能叫他们当中的谁爬到井底去把钱取回来。这个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海斯特哈哈干笑了一声。“必须马上把钱弄回来，”她一字一句地强调道。“凯瑟琳，我—不—想—看见—你—再—发神经。好好给我听着！”她向前走近凯瑟琳，倚在一张高背椅子上稳住了身躯。“只有让你爬到井底把钱取回来了。”两人面对面站着，谁也没有说话，你看着我，我望着你。海斯特又向前挪了一步。“凯茜。”她开了腔，连哄带骗，“这一点儿也不难。我去弄根绳子，一根结实的，今天就弄回来。我到镇上去买。今天晚上，天一黑，就去把我们的钱弄回来。”

“那是你的钱，不是我的。”凯瑟琳叫道，“我不会下去的。我不去。我不能下去！太可怕了。我不敢……我……”

“凯瑟琳！”海斯特说，“你想让我们都饿死吗？”

“你还有别的钱，哈珀小姐。”

“我们现在不是在说这个。那些是我们能动用的现钱，我们随时都需要的。”

“不是我们的，是你的。你的！不是我把钱弄到井底去的。”

“凯瑟琳，你一定明白的，不能那样就把那么一大笔钱丢掉。你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做，去……”

“我不去！他死了。我不要去碰一个死人。我可能需要在他身上摸索着找钱，我不要碰他，”凯瑟琳哭了起来。“我会病倒的。哈珀小姐，

他可能把钱贴身装着，紧贴着他的皮肤，我干不了。”

“对，我知道他死了。凯瑟琳，”海斯特的声音低沉冷酷，“要我来提醒你一下是谁杀死他的吗。听着，今天你待在家里哪儿也别去，我到镇上买根结实的绳子。现在不尽快把这事处理了，以后再做，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情况只会更糟。我们家里的绳子太旧了。不能拿它去冒险。”

“可是哈珀小姐，那只不过是个意外。我不是故意撞他的。这你是知道的。”凯瑟琳双手纤细的手指紧紧交扣握在一起。“哈珀小姐，井底说不定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呢，光是他在那里就够可怕的了。我干不了，哈珀小姐，我真的做不到。我不要去，”她越说嗓门越高，最后几乎歇斯底里地喊上了。凯瑟琳说完就瘫坐在另一张椅子里。

“凯瑟琳，小声点儿!”海斯特站在小小的厨房里就像一座纪念碑。“我得提醒你，”她说，“想想吧，是谁杀死他的？嗯？谁？还有，让我问问你这个。你想要回到孤儿院去吗？想吗？”

“孤儿院？哈珀小姐？”凯瑟琳从椅子上呆呆地瞪着海斯特。“哈珀小姐，我不能回那里去。哈珀小姐，我不要回去，”她的语气虚弱，就像在低语一样，“我年纪太大了，哈珀小姐，我现在不能再回到那里去了。他们不收留成年人，只收小姑娘。我长大了，不是小女孩了，哈珀小姐。”凯瑟琳站了起来。“你不能把我送回去，哈珀小姐，他们是不会收留我的。”

海斯特从绷紧的嘴唇里狠狠挤出话来，“不是孤儿院就是监狱。”两人又一次陷入了沉默，相互瞪着对方，好像掉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凯瑟琳止住了哭泣。“现在，打起精神来，”海斯特说，“我们必须穿好衣

服吃早饭了。我再重新泡茶。过来。”她向凯瑟琳伸出一只手去，“我们能行的。我们一定要解决它。我今天一天都不会在家，而你，上床睡觉。你需要好好睡一觉。”海斯特真希望收回自己刚才说的话，表现出一些亲昵。她嗓音低沉，平稳，丝毫没有泄露内心的感受。

“噢，亲爱的哈珀小姐，请你不要离开，不要把我一个人一整天都留在这里。”凯瑟琳整个人扑向了海斯特硬邦邦的怀抱。

“好了，好了，”海斯特抱住了凯瑟琳，但马上又僵直地把她推开，和自己的身体保持着一臂的距离，这使她差点失去了身体的平衡。“我们必须脑筋清楚、冷静，”她说。她想告诉凯瑟琳她多么想能够自己下去井底，但都是那条没用的跛脚拖了她的后腿。她从来就不大提到自己的跛腿，对于真正想要说的话也感到无从启齿。于是，她只能嘶哑着声音，不断重复着，“好了，好了，”她知道此时此刻绝不能从声音里带出一丝一毫的软弱退让。她想她应该不断提醒凯瑟琳不得将此事告诉任何其他人，不能露出任何蛛丝马迹，如果卡车防撞格栅上出现了刮痕或凹坑，就说是小路上飞迸的石子撞出来的。她会用修道院的事来镇住凯瑟琳。在这个时候加强一下约束是必要的。她一直都在努力集中精神，就像努力要炫耀厨艺，准备大餐，并吃掉所有食物那样。她知道，自己必须全力以赴。

伯德先生一早便来拜访了，就在他出现之前刚有一群喳喳尖叫的鹦鹉飞过。这些强盗似的鹦鹉正在迁徙的途中，在它们乱七八糟、嘈杂不堪的飞行队伍里乱冲乱撞，肆意盘旋。它们尽情享受着天高任鸟飞的自

由自在，还有某种不为人知的怡然自得。这些鸟儿看上去无牵无挂。海斯特远远就看见了伯德先生驾着车不紧不慢地穿过博登先生干旱的牧场时掀起的滚滚尘烟，她抓过一个盆儿，看到伯德先生从他的小卡车里爬出来，便快步穿过院子，一边向家禽撒着谷粒，一边朝着伯德先生迎了上去。伯德先生见此，便停在铁丝网篱笆的另一边等着。两人聊了几句那晚庆祝派对的事情，伯德先生便直奔主题了。

“我把文件带来了。”他说。“你可以拿藏在屋子里的一多半现金来投资。需要做的我都弄好了，你只需在文件上签字就行了。”他说着，拍了拍自己上衣口袋里的文件。“如果你决定签字了，”他说，“我就进屋，你来签字，我看看你那茶壶，呃？我昨晚说的话都是认真的，哈珀小姐，我老了，希望看到你下半生得到保障。不做投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这你清楚。我也不必向你多作解释……”

“伯德先生，”海斯特打断了伯德的话，“麻烦你不要那样压着铁丝网的上端。你一个大男人那样压着篱笆，我可看不过去了。我应该想到那么多人中你，你不会……”

“哈珀小姐，我没有恶意。我一路开车过来，为了能快点儿到达，受尽了颠簸，”伯德先生顿了顿。“小凯瑟琳在哪儿呢？”他手搭凉棚，朝闹哄哄的院子里四处张望。“还睡着呢？跳舞跳得累着了吧？海斯特小姐，”他压低了声音悄悄地说，“海斯特小姐，我希望我们能私下悄悄地解决这事。”

“没那个必要，”海斯特飞快地回答道。“要做的投资我都做了，谢谢。我想我早就说得很清楚了。此事无须再谈。”

伯德先生看上去似乎终于明白了。他已经从口袋里拿出了那些文件，现在正慢慢地把那些文件折了起来，又塞回到口袋里。“好吧，如果你要说的就是这些，”他说，“但是，我告诉你，我的一个伙伴，住在镇子另一边，犯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错误。为了生活，你得懂得用钱生钱。我那伙伴，他犯了一个大错——没有为他的生活投资……”

“谢谢你伯德先生，我今天有急事，”海斯特撒完了最后一把谷粒，顺手把盆子扔向一只老公鸡。“我毫不怀疑，”她说，“发生在你伙伴身上的事情一定是非常有趣、揪人心肺、骇人听闻，不过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凯瑟琳和我要——”

“凯瑟琳小姐还好吗，她好吗，昨晚那么折腾？她还好吗？”伯德先生显得不屈不挠。“跳得那么疯狂之后还好吗？”

“凯瑟琳好得不能再好了，谢谢。她在洗车。”海斯特拼命地忍住阵阵焦躁，她知道这焦躁其实正来自己内心的恐惧。

“那我想和她说句话，你就烧壶开水吧。那些尘土把干渴也传给我了，如果我还能要个烧饼，我也不会拒绝这样的享受。”说话间他的一条腿已经跨过了篱笆。看到铁丝网又被压塌了一些，海斯特有些心虚。她有点吃惊，对内心那股漫过克制的篱闸汩汩上涌的怒气自己竟然有些迫不及待的期盼。“不行，”她提高了嗓门，“现在你不能见她，她还没换衣服，再说我们还有急事，我们要到镇上，要赴个约会，还有——”她一边突兀地解释着，一边使劲儿地想要把伯德先生推回去。

“那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我来帮你们吧？”伯德先生停了下来，两只脚一边一只，跨在铁丝网的两边。“我可是见惯了衬裙的，”他补充

道，“这你是知道的哦！”

“没什么要帮忙的，谢谢。也没有你所谓的衬裙。”海斯特勉强干笑了一声。

“哈！难道光着身子，呃？”这次轮到伯德先生在这场谈话中礼尚往来地发笑了，“哇！”他说，“你们在这儿过得很有计划性啊。柴堆搭得不错。你们在这里可以随心所欲了。呃，”他停了下来，脸差点儿就贴到了海斯特绷紧的嘴唇上。“嗯，”他继续道，“我没有恶意，哈珀小姐。这你知道。就是拿衬裙开开玩笑罢了。你知道的。我就想看到你们安居乐业的。”

“谢谢你，伯德先生，现在，请原谅——”望见牧场上又扬起了一股尘烟，海斯特截住了话头，又有什么沿着伯德先生的来路穿越牧场往这边过来了。

“又有人来了，”伯德先生，转身顺着海斯特的目光远眺过去。“看看那股尘烟啊，”他摇了摇头。“这鬼天气也太过分了，真是的。必须要下场雨才行——上回才落了那么几滴雨下来！”他微微扬了扬头，结束了他的感慨。

“是你的车带起的尘土还在那儿扬着吧，”海斯特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既不显出焦急也不是充满企盼。这时候再来一个访客，可并不受欢迎。

“是博登，”伯德先生说。“我刚从他那儿过来。可能是我落下了什么。”伯德先生拍遍了所有的口袋，海斯特觉得他是在确定那些烦人的文件都带在身上了。“或许是他改主意了，”伯德先生自言自语道，“要

么就是我落下了什么。”

“早上好，博登先生，”看到这年轻人的车朝这边开了过来，伯德先生便向他喊道。“离大门还远着呢！从这边开不进来的。”

“不要紧，哈珀小姐，”博登先生回应道，“我不去你那儿。我在追个人。见到周围有什么陌生人吗？你看见什么人了吗？昨天有个男的来过。他说要找活儿干，我就雇了他，我说可以让他住牧场边上的房子，你知道我说的是哪幢房子，他说要回去一次，把老婆孩子都带过来。虽然表面上看上去还好，总之长话短说吧，他骗走了罗莎莉的东西。钻石、戒指什么的，还有些别的东西，值不少钱呢，都是些小物件儿……”

“没有，博登先生，”海斯特的嗓音一下子清亮了起来。“没什么人来过。一个人也没有。不过我会留意的。希望你能逮到他，”她补充道。“在这儿视野开阔。如果看到有人过来我会告诉你的。”

博登先生的道谢淹没在他驾车离去的轰鸣声中。

“哦，这难道还不能证明我刚刚告诉你的话吗，海斯特小姐，”伯德先生暗淡的眼睛流露出责备的目光，有些湿润。“博登就没把现金藏在家里，”他说，“要是他那样做了，那些钱就都没了。”

“我真得准备走了，”海斯特说。

“我离开之前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伯德先生从自己的心思中回过神儿来。海斯特觉得伯德先生一定看出了自己厨房里发生的失窃事件。他看上去是那么地锲而不舍。“那壶水烧开了吗？”他说。“我来看着水壶，你去换衣服怎么样。香茗一滴，畅意一天。”他紧跟着海斯特

向屋子走去。“这地方看上去真不错，”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是海斯特邀请他进屋的。他似乎一点儿也没看出海斯特对他的来访是那么的兴意阑珊。“哦！噢！”他说，“我看见那口老井的盖子翘起来了，等一下，我把它推回去。晚上的风一定很大，特别是在这儿，我敢打赌！”他倾下身去，使劲儿地想把沉重的井盖掩回井口。海斯特在旁边看着，见到他的脖子涨成了红色，然后，随着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来移动井盖，又慢慢变成了深紫色。

“算了吧，伯德先生，”海斯特说道，“别费劲儿了。就让它那样儿吧，我们无所谓。它一直就那样儿，”她的语速很快。伯德先生，徒劳了一场，直起了身子。要是换了别人，一定会怜恤他的，海斯特可没表示出丝毫的怜恤。

“到底不是年轻的时候了，”伯德先生呼呼喘着粗气，擦着额头的汗水，喃喃自语道。海斯特注意到他还擦了擦眼睛。海斯特背转过身去。“伯德先生，”她说，“如果你不介意，我真的必须马上去镇上了。”她停了停。

“你肯定吗，那么，真没什么我可以再为你做的事情了？”伯德先生把手帕收了起来。

“没错，”海斯特回答道，“绝对没有了。”

“好吧。祝你今天能过得愉快，海斯特小姐，祝你愉快。”伯德先生，似乎为自己老朽的状态感到羞惭，走回了篱笆那里。

海斯特赶紧回到屋里。想到自己厨房里居然进去过一个贼，她就感到不安。她打开门的时候觉得自己几乎嗅到了那人侵者身上的味道。说

不定这屋子里每个房间、每个角落都被那个贼玷污了。茶叶在茶壶里已经煮了很久，可是这些念头，加上又想着井底躺着具尸体，彻底驱走了海斯特喝茶的兴致。她觉得，这也许就是恐惧在作祟吧。

开车奔驰在通往小镇的漫漫长路上，海斯特不由得想到了凯瑟琳神情紧张地打扫房间，用颤抖的手指搬动桌子上那些装饰品，并为它们擦灰的样子。她做好这些就该准备晚餐要烧的蔬菜了，这是海斯特让她做的。“洗洗菠菜，”海斯特说过的。“一定要把沙土都洗干净，”海斯特总是这样要求。“我们吃佛罗伦萨蛋饼[1]。”凯瑟琳，已经养成了习惯，洗菜的时候会非常小心，她清洗绿叶菜叶子的时候那种细心堪与海斯特相比。做完这些，她应该上床躺下，因为海斯特离开前曾吩咐她要好好睡上一觉。今天，和往常一样，也不过是平常的一天罢了。

海斯特越开越快，脑海里尽量想象着凯瑟琳在家能够平静地操持着简单的家务。她想象着凯瑟琳能够边唱边舞，从一个房间跳到另一个房间。她还想象着看见凯瑟琳蜷缩在那张大床的中间，那是海斯特的床，舒舒服服地酣然入睡。

其实，她很清楚，对凯瑟琳来说，那屋子里一定是充斥着细小的声响，脚步声、窸窸窣窣声；某个人沉重的呼吸声；而凯瑟琳则心惊肉跳、僵直地躺在床上，蒙着苏格兰盖毯，恨不得消失在毯子下面……

---

① 佛罗伦萨蛋饼，一道意大利菜，把荷包蛋盖在菠菜上面，在荷包蛋上淋上白汁沙司和奶酪芝士。

海斯特觉得浑身发热。这种灼热的感觉令人难以忍受。好像她被脑子里正在想着的那些东西灼伤了。她面孔通红，热乎乎地发着烧。她摇下车窗，把车子从路的一边疾驶向另一边。她感到背上有一股凉意。她知道，凯瑟琳正在家里躺在她的床上，倾听着寂静屋子里的任何动静。凯瑟琳会悄悄倾身够到自己的鞋子，偷偷地穿上鞋，慢慢地走出房间，凯瑟琳知道屋子里没有人，因为她刚刚才拿着畚箕、扫帚和抹布打扫过这个屋子。她以前从不介意剩下她一个人在家。一般来说，海斯特走到哪里都会随身带着她。有一次凯瑟琳感到身体不适……想到以前凯瑟琳身体不适时的情景，海斯特不禁面露微笑。有一次凯瑟琳生病了，不得不卧床休息，哈珀小姐独自出门去，带回了那套凯瑟琳最爱的女公爵梳妆用具。那些做工考究的发刷和梳子，还有化妆手镜——凯瑟琳现在还保留着——它们精致小巧，背面镶嵌着手工白银饰纹。

“哦，亲爱的哈珀小姐，你是在哪儿买到的？太可爱了！”

“我淘来的，”海斯特于是解释道，“就是在那个滑稽的老商店，你知道的那家，就在伯德先生办公室的隔壁。就是那家古董家具店——在镇子的另一边。”

“哦，亲爱的哈珀小姐，这一定很贵的！”

“贵是蛮贵的，不过小美人凯茜，我觉得你应该配得上漂亮的东西，尤其是品质优良的东西。”海斯特又露出了笑容。此后的几年里，她们一直都会猜想这套梳妆用具原来的主人是什么样子的。

“她一定是个公主，亲爱的哈珀小姐，要么就是个有名的电影明星。”

"对呀，公主、电影明星。我们这荒原野地的麦田里也有公主和明星啊。"

海斯特脸上还挂着笑容，欣赏地望着这片熟悉的乡村原野。一切看上去还是老样子。即使土地易手，换了主人，她想，这牧场又岂会感知呢。天气不错。如果停车下来走走，或许她会感到一些安宁和舒畅。只要是站在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上，她总觉得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到自己。如今，一部分土地已经易主他人，不过，海斯特觉得只要自己走下车去，站在布满沙砾的路基上，天高地远，斯人渺渺，那种安心的感觉还是会在的。不过现在可不是散步的时候。她加大了油门。这条路上有了一个人，就会有第二个。那第二个可能正在寻找前一个……她试着用农场主的眼光望着牧场。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她想，也许凯瑟琳出了屋子，在院子里暖洋洋地，心情舒畅地望着西面天空中飘来的小小云朵，心里想着，爱云的哈珀小姐此时也会望见同一片云朵。

凯瑟琳可能会无意识地走到井边，她会把手放在井盖上，像往常一样摸摸看那儿是否暖和，可以舒服地坐在上面……

不。不。不！不要去井边！正在开车的海斯特被自己的叫声吓了一跳。不——凯瑟琳！海斯特声音嘶哑地叫道，离那口井远点。凯瑟琳站在井边的样子是那样真切，海斯特感到备受煎熬却束手无策，她想到了凯瑟琳的无助和所受到的惊吓；被她们所做的事情吓坏了；独个儿一人的凯瑟琳听到有个声音从井底传了上来。井里常常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柔柔的声响，一股疾风的风声，井里没水的时候还会发出滴滴嗒嗒的滴水声。她们常常以为听到了流水的声音。她们相信她们真的听得到

水声，在地底深处，嘀嗒嘀嗒，水流声音柔和，她们知道井里没有水，那凉冰冰，甜丝丝的水是在地下某处流淌着。井是干枯的。凯瑟琳一定担心着自己身后会突然站着个陌生人；她一定害怕去看，却又忍不住去看，她忐忑不安地四面张望，斜着目光，搜索着院子的角角落落。

海斯特禁不住呻吟起来。她仿佛看见了那些浑然无知的家禽，它们一定在忙着抓刨泥地里的小虫。鹅群，没有受到滋扰的时候会很安静。它们通常会三五成群，相互守望；抬起一只脚伸展着，然后是另一只。它们弯着强健的脖颈，用脑袋抵着折叠起来的翅膀忙着梳理羽毛。它们的鹅喙非常好用，很快就把羽毛梳理得整整齐齐。

海斯特想着那些鹅，对它们感到很满意。如果这些鹅能够自得其乐，说明它们把自己照顾得很好。这点凯瑟琳也知道；她想一定是这样的。已经把自己的智慧和经验都传给凯瑟琳了，海斯特对自己说。凯瑟琳也知道，如果有陌生人，有人侵者进入，那些鹅一定会聒噪起来的。

海斯特咬住了自己的下嘴唇。她并不知道那些鹅现在是安静地待着还是大声地叫着。“我要尽量，”她大声说道，“靠我的那些运气。我要控制我的思维。一件事是卡车没有被撞坏。那人本来很有可能撞到挡风玻璃上，不过他没有。我们差点就被碎玻璃割伤，血流不止。”也没有血迹。这已经是奇迹了，她想到，希望还有更大的奇迹能发生。如果压根儿没发生过这件事情那该多好。可是它已经发生了。如果这件事已经干净利落地处理好了也是好的。抹得一干二净。那个人，管他是谁呢，海斯特根本就不关心这个，当时一定是钩在防撞格栅边上了。当然，最好就是他当时根本就不在现场。

海斯特龇着牙苦笑着，记起了自己先前离开院子时那热血沸腾的举动，高声鸣着喇叭，在车后掀起一股烟尘，似乎想要帮凯瑟琳淹没对前一天夜里发生的事情的全部记忆。她想象着凯瑟琳一个人站在井前竖着耳朵倾听，好像从井的深处传来了似吟似唱的声音。想象出那种悠长遥远的叹息并不难，那叹息就像风声在地底深处不安地搅动，叹息的回声从井底激起一个低吟的声音。

海斯特紧紧捏住方向盘，手指关节都捏得发白了。她咬紧牙关，不错眼儿地观察着一路上别人田地上打理不周的败笔，不漏过任何一处凌乱的迹象和细节。她能抓住的任何一处凌乱，都能帮助她抹消那些顽固盘踞在脑海里的景象。哦，天呐！凯瑟琳！她痛苦地呻吟着，几乎肯定凯瑟琳已经惊恐万状地在井边呆若木鸡，寸步难移了。她用尽意念之力，想要让自己脑海里的凯瑟琳从井边走开，穿过羊毛剪理捆装场，穿过那些堆得齐齐整整的装家禽饲料的袋子，还有旁边一小垛一小垛散发着清香的干草。凯瑟琳会穿过羊毛剪理捆装场，走到小路上。

“回屋里去，凯瑟琳，”海斯特在车里说，后视镜里映出了她蜡黄的面庞。“滨藜丛里可能会躲着什么人呐。”

我一定是疯了，海斯特自责着，竟然把凯瑟琳一个人留在那里，尤其她们还没弄清楚那个被撞的人是否还有同伴。她想也许应该马上调转车头回去。往镇上去的路她已经开过大半了。她又想到了绳子。绳子，还有钱。还有钱啊。她必须买到绳子。只要拿到绳子和钱，她们就可以忘记这整件事情。只要不去想它，不去回忆它就行了。她最终没有调头往回开。她凝视着前方的天空。她希望看到那些云层能够让自己精神

些，尽管那些云层很薄，那也是云层，云层就是云层，即便它们还不能马上带来降雨。“回屋里去，”她想要大喊，让那喊声穿越牧场一直传给凯瑟琳。“进屋去，关上门，凯瑟琳。”海斯特知道凯瑟琳不可能沿着小路走出多远。那密密层层的滨藜从两旁挤向小路，那会让凯瑟琳感到憋得喘不过气来，那样，她就会忍不住跑到院子的开阔处，然后就会循着她自己的脚印又回到井边去。

海斯特看了看手表。只有十一点。如果凯瑟琳真的走出屋来，也只会在屋外待几分钟。再过十分钟后还只是十一点十分而已。离天亮的时间仿佛遥遥无期。

刚才如果从自己牧场上那条捷径开过来就好了，海斯特想道，应该走自己牧场上的那条捷径的。不，不对，应该是博登的牧场了。她甩了甩头。再这么想下去就要想到伯德先生了。她可不愿想起那一位。即使在穷乡僻壤，她思忖着，也会碰上人，到处都是人。博登一家，博登的工人，在自己的住处和镇子之间那些人无处不在。最好还是沿着大路开车，即使车程会增加一倍。

海斯特努力地回想着那晚的舞蹈。她脑海的某处还丝毫不差地保留着那音乐的节奏和节拍。当然，如果她唱出声来，只会发出模糊的呜呜噜噜的声音，难以传达出她想象中的效果。她想到了凯瑟琳充满活力的动作和她嫩黄色裙子上的绉纱。她呻吟着。那舞蹈对她来说是唯一一种用身体表达肉体之爱的方式。海斯特并不为自己的这种感受感到羞愧。这是很私人的情感。她在碎石路上停了下来，在旷野的边缘享受着宝贵的几分钟的独处时光。

接下来，脆弱之中的海斯特哭了一会儿，猛然间又想起了那晚疯狂的驾驶，那可怕的砰的一声撞击，那男人了无生气的尸体，还有凯瑟琳惨兮兮的嚎哭。她思忖着，不知院子里是否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会泄露了真相。她该告诉凯瑟琳用那把硬扫帚清扫一下碎石路的。不过那尸体并没有碰到过地面，所以碎石路上也应该不会留下拖痕的。

唯一的痕迹就是那些不应该出现在离井盖那么近的卡车轮胎印迹。“我真该告诉你清扫一下院子的，凯瑟琳。”海斯特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凯瑟琳在井边游荡的情景，凯瑟琳好像是被那些叹息、呻吟生生拽到井边的，而以前她们一起坐在那里的时候还拿这些声响说笑过。井中没有声音的时候，海斯特知道，她们以前就常常这样做，凯瑟琳会探身到井口，现在那井盖上的豁口更大，更破烂，也更加可怕，凯瑟琳会侧耳倾听，向前再探身过去，抻直了脖子聆听。

“哦，凯瑟琳！快从井边走开，”卡车嘎吱嘎吱地开上路桥，海斯特禁不住喊出了声。高高的路桥下，河水静静地流淌着。混浊的河水波澜不兴；死水潭一样，水位很低，露出了河岸。海斯特径直驱车开向格罗斯曼家的铺子。她必须要尽快了。

海斯特曾想过是否要买根铁链，不惜代价，但是别人告诉她，那需要预定，可能要等一个礼拜甚至十天才能做好。她最终选择了绳子，这是她一开始的想法，她只是在开车经过镇子主干道的时候才想到了铁链。就是绳子了。一刻都不能再耽搁了。

“我们的绳子呢，别问为什么，”格罗斯曼太太走到店铺后面的棚子

里向格罗斯曼先生要一条两倍于一般长度的绳子，并对他说道，“把两根接起来，要特别结实，”她告诉格罗斯曼先生哈珀小姐正等着立马就要拿到呢。

海斯特疲惫地坐在格罗斯曼店里一张弯木椅子上，听着铺子里的人添油加醋地八卦着博登先生家遭遇洗劫的最新消息。是呀，现在已经是博登家了，她得时刻记得提醒自己。海斯特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双手紧紧捂住了她瘪瘪的钱袋。

因为没有现金，海斯特不得不到格罗斯曼的店铺来，她在这里可以先记账。还有，她也不想开得太远，她最想的就是弄到需要的东西，赶快回家去。海斯特存心隐瞒，没有解释为什么要绳子，不过她担心格罗斯曼会为了明确绳子的长度而从后面的货棚里出来，刨根问底。

刚到格罗斯曼铺子的时候，海斯特看见跨院里堆着些编篱笆用的铁丝，那一刻她想到如果自己买卷铁丝的话看起来可能会更加顺理成章。不过她知道铁丝用起来比较麻烦。还是买绳子。如果喜欢八卦的格罗斯曼太太真要打听绳子的用途，就说是拿来上吊自杀的，铺子里的人一定会为她的幽默机智而大笑，当然，他们也领教过这位小姐一针见血的尖酸刻薄。

断断续续的闲聊夹杂着“我亲爱的”、“永不”（镇子最近吸引了很多艺术家和作家），传进了海斯特孤傲的耳朵里——“我当然告诉过他，他绝对需要舞台拱架，”“我培训她们是要她们将来能够护理老年人——现在的人寿命都延长了，这些姑娘，知道吗，她们还以为是来学习怎么照顾那些得了疝气和刚刚做了包皮环割手术的人……”

海斯特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她本想和那个小个子秃头男人打个招呼的，那是位可敬的医生，不过他总是盯着那个转个不停的饼干展示台，头也不抬。他挑了几袋饼干，还在那儿一袋袋盯着看，好像袋子上印着的食物成分里饱含着某种深奥的智慧。海斯特耸耸肩，她知道，那些印在袋子上的精美承诺都是胡说八道而已。

“他们进了一批方形的塑料盆，”一个女人一屁股坐进海斯特旁边的椅子里，说道。“你说会不会是洗脚一定要用的那种，不过还没见到货呢。真是烦人!”那女人又站了起来，好像很不耐烦似的，这在乡下的小店铺里可不常见。“等下我再来吧，”那女人嘟嘟囔囔地对海斯特说。“我正在写一首蛮荒爱情诗，脑子里刚想到一句。生怕，”她说，“我生怕会忘记。再见啦!”

那种盯着饼干袋的聚精会神，这种赶着回家又赶着回来的风风火火，甚至让人觉得羡慕，本身就像一首诗歌了。

店里静悄悄的，格罗斯曼太太把货牌挂了出来，海斯特正在这时进到店里，说要买绳子。看样子那个窃贼真的来过格罗斯曼的店里。

“那时他看上去人还不错的，”格罗斯曼太太说道。他当时要了一个三明治，格罗斯曼太太向众人说道，“他说他的车在镇外坏了。”他告诉格罗斯曼太太自己还算幸运，总算还能开到这里。他当时打算只好坐火车回城，接他老婆孩子过来。“当时看上去他是个不错的人呢，”格罗斯曼太太又说了一些关于那陌生人的事情。“是个不错的人呢。”在店里停留的客人们，挑选着报纸杂志，又停下来，伸手在一盒盒牛奶和包好的切片面包上迟疑不决。“他身上没带一分钱，”格罗斯曼太太一边说着，

一边熟练灵巧地把一块粉色的火腿用防油纸包了起来，“他说把钱包落车上了。”格罗斯曼太太看了看自己的听众。“‘这太可笑了，’我跟他说。我说，‘别的地方的人也许会介意，不过，路过的人跑进来歇个脚，吃点东西，或带点吃的走。在这镇子里不会有人计较钱的，’我就是这样跟他说的。”她瘪着嘴，作出责备的表情，“他只不过是个过路的，偶然路过这里，就是这样。他样子不难看，也很有教养，他说话的样子很讨人喜欢。英俊。当然了，我对他说，‘你就放心享受一下这来自乡村的盛情招待吧，’我就这么说的。他胃口很好，我看得出来。看见这种火腿了吗？他吃得几乎什么也没剩下，而且他几乎吃了整整一条面包。难以想象他居然洗劫了博登家，为所欲为，博登先生对他那么好，给他房子住，还付他旅费让他接老婆过来。这都是博登太太告诉我的，她今早来买过日用品。博登先生给了他一份工作，然后他就被发现了，然后……”

海斯特听得心烦，也担心起来，费劲儿地站起来，那把小椅子在她的挣扎之下刮得地板嘎吱嘎吱响。她一刻都不能再等了。真的必须马上拿到绳子。格罗斯曼太太知道她开车开了很长时间到这里。她让格罗斯曼太太行行好，问问格罗斯曼先生绳子究竟弄好没有。

“格罗斯曼先生，”格罗斯曼太太说道，“一有空就会把绳子接好的。他现在正往车上装博登家要的货物。博登太太一会儿要回来拿，不过格罗斯曼先生接下来就马上帮你弄绳子。”格罗斯曼太太又转向了她的那一小拨听众。“我在那里，”她说，“而那小偷就在那儿，差不多就在你站的地方，哈瑞特太太，应该说就在那里，你和斯肯尼太太中间那个地

方。”格罗斯曼太太说明地点的方式令她的客人感到了某种荣幸，两位客人把自己的切片面包条紧紧地按在胸前，因为被格罗斯曼太太选中而互相对视，交换着幸福的微笑。“我差点就被谋杀在床上了！”至于格罗斯曼太太的床究竟是在这店铺顶上还是地下的某处秘密所在似乎并没有引起她自己还有那些听众的关注。“你们要把门都锁起来，”她说，“还没找到他。他一定是躲在某处，好好听着我的话吧，往好里说，他还蛮聪明的。我的话不会错的。你们就看着吧！”

海斯特在不耐烦的等待中感到了饥饿。她毫不客气地吞下了一块巧克力椰丝蛋卷，吃得一干二净。在她就要吃完蛋卷，正在卷起蛋卷包装纸的时候，博登太太走了进来。格罗斯曼太太把头探进铺子后门上开出的一道方便叫人的口子里，“博登家来取货啦！威利！”她大叫着。“格罗斯曼先生马上就过来。”她从柜台后面绕出来，半蹲着身子，急切地想要再次对博登太太丢失的珍宝津津乐道一下。“是你的头冠被偷走了吧，亲爱的？”她问道，她那通红的双手捂住了胸膛，她的那颗心因为自信的激动而怦怦直跳。

博登太太确认了她丢的就是她的头冠，还有她成色十足的戒指，她镶在白铁里的胸针，她的祖母绿翡翠，她的珍珠，说到这里，看见了海斯特，于是说道，“哈珀小姐，我正想找你呢，真没想到昨天那么晚回去之后，今天你还会出现在镇上！我有话直说了。”她声如磬钟，响彻了整个店铺。格罗斯曼太太把打探失窃珠宝的兴趣抛到了一边，此时此刻那窃贼也许正眯缝着双眼打量着这些珠宝，把它们玩弄于肮脏污秽的拇指与食指之间，那些手指虽然笨拙，却擅长做出些紧张微妙的动作。

格罗斯曼太太现在又惦记上了为什么博登太太想要见哈珀小姐。她急不可待地竖起了耳朵，也许是关于那大房子里什么肮脏的隐私，被哈珀小姐抛在那大房子里，现如今却被发掘了出来。

“博登先生和我，”博登太太说道，“我们要去参加一个婚礼，我们想借凯瑟琳过来住几天，就一个礼拜怎么样？行吗？如果她能过来陪着孩子们我就放心了。当然了，不会就她一个人。我们院子里都住满了，哦，实际上都是结了婚、能搭把手的，还有他们的孩子，只不过，只不过……”她说着说着停了下来，看着海斯特僵直了身体，拂掉了那些落在她黑色衣服下摆的椰丝碎屑。“也欢迎你过来，”博登太太微笑着。“再回到你的故园感觉会很不一样。你知道，我们全家都受了惊吓，孩子们不想我们离开。我也不想在这时候离开，不过要结婚的是我读书时的老同学，我们还以为她一辈子也不会和谁共结连理了，她……”

海斯特对博登太太的请求根本不想考虑，已经发生的那些事够她心烦的了，她满脑子想的就是尽快离开小店，马上开车上路，吱吱嘎嘎开过镇子口的那座桥，开回家去。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凯瑟琳不会去做那种事情的，”这就是她的答复，她还没说完，“我也不会去的，”她想说的还有这一句，可是博登太太慌忙接过了话头，“我提出这个要求希望你别介意。毕竟如果凯瑟琳能有个机会赚点零用钱，她会觉得开心的。因为，当然了，博登先生会付钱的……”

海斯特再也不想听下去了。她坐得笔直，像根木头，等着拿她的货物；她脑子里想着，那根粗大结实的绳子才能挽救一切。博登太太勉强的微笑使面孔都扭曲了起来。她注意到店里有一两个人正望着这个场

面，只好耸了耸肩。格罗斯曼太太打开后门，再一次朝着货棚大叫起来，格罗斯曼先生正抱着一大堆瓶瓶罐罐向门这边走过来，差点被他太太吼聋了耳朵。

因为逃离了格罗斯曼太太无休止的聒噪，还有她居然要海斯特为吃掉的巧克力椰丝蛋卷和那根绳子付现钱所带来的侮辱而感到的释然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开过了路桥，想到自己干脆地拒绝博登太太的那些话，又想到自己在格罗斯曼太太那里其实有一个信誉良好的挂账账户，海斯特心中突然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和恐惧。这次就连路边寂静的牧场也无法像往常一样慰藉她的心灵了。

格罗斯曼先生嘟嘟囔囔地把绳子从他那昏暗的货棚角落里拿了出来。绳子已经盘起来了，沉沉的，但很整齐，现在就放在海斯特卡车副驾驶座位的下面。如果绳子不够长，或者绳子的结头不够结实怎么办。她知道，她根本没有权力把凯瑟琳吊进井底，强迫她下到井底去。即使她的腿没有跛，她自己也不想下到井底去。另外，关于怎么使用这根绳子，她也还没拿定主意。她知道，要把绳子拴在足够牢靠的东西上才能保证绳子的稳固，她在脑海里仔细地搜索她所记得的羊毛剪理捆装场的四面墙壁，有个铁环或者柱子的话就能牢靠地拴住绳子，但在她脑海里并没发现这样的东西。还有，那根绳子要达到羊毛剪理捆装场的边上，还是不够长。再有就是从羊毛剪理捆装场棚子的山墙上伸出的坠块和滑轮了，但那滑道已经生锈，海斯特也不记得以前它真的派过什么用场。她打消了使用滑轮的念头，那些器械已经旧得不能再用了。

她开进了路边那家公路休息站，埃尔·班迪托，再开回镇上她常去的那家太远，汽油不够了。没有足够的现金真令人恼火并深感不便。她可不习惯在花费上被束手束脚。她要了杯茶，哪怕是那种纸杯盛的茶也行，她要带走，等会儿向着驶离镇子的方向开走时再喝。

埃尔·班迪托，这是凯瑟琳盼望着要和乔安娜夜夜光顾的地方；两个女孩将会穿上她们那套行头。凯茜曾详细描述过乔安娜想要的那种衣服；装饰着缎边的海军蓝绒帽，那种顶部垂下来，垂向一边的钟形女帽，长长的、笔直的海军蓝外套；"脸上要擦上惨白的妆粉，亲爱的哈珀小姐，围一条蓝色的雪纺绸围巾，不穿袜子，亲爱的哈珀小姐，要穿蓝色的鞋，尖尖的鞋尖，非常细非常细的锥子一样的鞋跟，还有，她的嘴唇要涂得血红血红，亲爱的哈珀小姐，很深的、像樱桃一样的红色。哦，太棒了！"

海斯特等着她要的茶。农场的麦田一直延伸到院子里，甚至延伸到咖啡吧的窗边。若是不去镇上的那些咖啡馆，这里就是唯一可以聚会的地方了，而这个地方所能提供的不过就是纸杯盛的茶这样的东西。她真想弄明白，凯瑟琳为什么会想待在这么个闷人的地方。

"看看那两个小妞，"乔安娜曾在信中写过这样的话，海斯特仿佛听见乔安娜就是这样和凯瑟琳说话的。"天呐，你看呐，多漂亮的两个小妞儿呀，看见了吗？"显然，这是乔安娜的恭维话。"这小子一直在叫，'出去兜兜风怎么样啊？'真的，凯特，我们去吧！咱们吹着口哨到车子那儿。这帮蠢蛋。哇噢！太棒啦！"海斯特努力地想要平息乔安娜来信的内容在她脑海里掀起的回响。正是埃尔·班迪托路边咖啡馆让她想起了那封信上古怪而让人无法忘记的语言。埃尔·班迪托，那强盗也许已

经死了。被干掉的强盗。她记起了那具温热而沉重的尸体，还有为了便于把尸体塞进井盖上的洞口而要把尸体僵硬的手脚摆在适当位置上时花费的力气，海斯特不禁战栗起来。

海斯特用手里的硬币敲着柜台，年轻的女侍应终于端着一大杯茶出现了。海斯特焦躁地等着那女孩儿给杯子摁上盖子。咖啡馆里没什么人，只有一只大苍蝇卡在纱窗的网眼里。两张桌子桌面闪着油光，粘乎乎、湿嗒嗒的，那是用那块软塌塌的海绵反复擦拭的结果。海斯特还差点儿从摆满平装书的书架上买过一本书。可是看了书名，她就不想要了，丝毫无法引起她的兴趣。她又在磁带架子旁停住了脚步，她还买得起一盒磁带，带回去给凯茜。

凯瑟琳在写给乔安娜的信中详细描述过这个公路休息站，以及如何开车去镇上，但海斯特已经不记得她在信中具体是怎样写的了。乔安娜的信更有震撼力；“看看那屁股，你看呀，她那屁股可比我的肥多了。哈哈！想想看！真绝了！”

那些古怪的话语几乎都要脱口而出了，海斯特定了定神，又开始了她的旅程。那杯茶安稳地靠在海斯特旁边的座位上。她把自己最后几个铜板浪掷在一盒磁带上，那磁带写着的专辑名称是“守口如瓶的心跳”。她看了几首歌的名字；“不舍得你走”，还有“永远不要说再见”和“再抱我一会儿”。她笑了笑，脸庞因此而扭曲了起来，正是她那种特有的看不出笑容来的微笑。

夜晚时光，海斯特和凯瑟琳常常会做那种选音乐的游戏，就像两个

小女孩，两姐妹那样。她们一边做着针线活儿或刺绣，一边轮流着，严格地轮流着，挑出一支乐曲或歌曲来播放。游戏的规则，虽然没明说，就是，虽然看上去她们似乎是在为自己挑选乐曲，实际上却是为了取悦对方。所以凯瑟琳就会这样挑选，“我要放，亲爱的哈珀小姐，我要播放马勒[①]的，嗯，呃，告别[②]!”

“啊！选得好凯茜。你也喜欢这首曲子太好了。”当这曲离别的乐曲演奏完毕，海斯特会用手指翻弄着磁带，拿出另外一盒，说道，“很久没听尼尔·戴蒙德[③]的歌了，我想听‘我承认我是’。”

有时这样的选择游戏会进行很久。厨房那座烧柴的炉子，在她们播放了“一切美丽光明物”[④]和“蔚蓝的天空下有孩子们的家园”[⑤]之后，竟然发出“我疯狂我熔化我燃烧”的曲调，让她们惊叹不已，那可是“阿喀斯和伽拉忒亚[⑥]”中的“波吕斐摩斯”咏叹调。还有一次，一个

---

① 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

② 告别，原文为德语。

③ 尼尔·戴蒙德(1941—)，美国歌手，最初以作曲家的身份出现并赢得了声誉。1965年底开始唱歌。1966年，创作了一系列热门歌曲。

④ 创作于17世纪的基督教圣歌及福音歌曲，由英国作曲家及合唱指挥约翰·鲁特作词、作曲。

⑤ 歌词取自英国诗人阿尔伯特·米德雷恩(1825—1909)创作的著名圣诗《孩子们有个朋友》，1868年英国作曲家约翰·斯坦纳爵士(1840—1909)为其谱曲。

⑥ 著名英籍德国作曲家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1685—1759)的田园剧。剧情梗概为：希腊神话中的涅瑞伊得斯(海中神女)之一伽拉忒亚，其父为海神涅柔斯，母亲为海仙女多里斯，常在西西里的海滨出现，这使住在西西里岛的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为她着迷。巨人热烈地追求伽拉忒亚没有得到回应，嫉恨之下用巨石砸死了她的情人英俊的牧羊人阿喀斯。伽拉忒亚悲痛万分，把阿喀斯变成西西里岛的一条同名溪流。

酷似井中的巨怪的声音唱出了“死人礁上的十五个男人”[1]，这古怪的歌曲极不协调地出现在莫扎特嬉戏曲的后面，海斯特认为，那是唱片公司为了填满磁带上多余的磁条而录制的。

意外的发现也会带来惊喜，有些磁带买的时候只是为了那个专辑里的某一首歌曲，但却在播放磁带另外一面的时候发现了比原来选择的那首歌还要好听的歌曲。真是个惊喜，完全是天赐的礼物，每逢此时，海斯特就会这样感叹，全然忘记了她付钱购买的本来就是磁带两面的录音。接下来连着几天晚上，她们会一直不停地播放新发现的歌曲，直到厌倦。

海斯特希望新买的磁带能给凯瑟琳带来惊喜。乔安娜来了的话，很难想象她们还会当着她的面继续这种选择音乐的游戏。继续游戏是个很荒谬的想法，所以海斯特决定，出于她屡试不爽的常识，这个游戏，迫于形势，只能在乔安娜来访期间暂时搁置，同时另一个想法又悄悄爬进了海斯特的脑海。夜晚时光，她们不会再进行任何的游戏，除非用那根绳子所做的事情，通过奇思妙想的想象，能被认为是一种游戏。

海斯特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她和凯瑟琳的激烈争吵。凯瑟琳尖叫着、号哭着，“你只关心钱。你真正在乎的只有钱！”凯瑟琳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海斯特的请求。那可是海斯特的命令啊。

“你只懂钱，不管什么都只会拿钱去衡量它的价值，你只关心这

---

① 英国作家罗·路·斯蒂文森(1850—1894)的小说《金银岛》中的水手歌谣。

些。”凯瑟琳尖细的喊叫声调很高，以至几乎无法听清她说话的内容，她的声音响着，但却像一只困在柠檬水瓶子里的小虫。那小虫反抗着，努力地想要表达些什么，最终发出的却只是脆弱的悲鸣，嘤嘤的哀怨。

“凯瑟琳，”海斯特的声音冰冷，凯瑟琳则大口大口地倒着气。“钱很有用，而你也并非不愿去了解钱的用处。我希望，”海斯特看见凯瑟琳声嘶力竭地喊叫了一通之后，显然需要更多地换气呼吸，于是继续说道，“对你使用这样双重否定的说法也许有点过分。我要说的是，你很了解钱的作用，而且，和其他人一样，你也需要钱。没有钱我们就活不下去。”

“那么就让我死了算了！我不要下井底。我宁愿死！”

这当然只是凯瑟琳歇斯底里发作时的胡话。海斯特的出身和受到的教养使她非常明白关于生与死的问题常识总是最重要的，在乡下尤其如此。一般来说，总有一些东西要死亡，从而促成其他的东西能够成长、繁盛。腐烂的水果只能扔掉，井底的那个人既然已经死了，也就不必再在乎他的存在。她们所要做的就是从那井底死掉的男人身上得到对她们有用的、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钱。有那么一刹那，海斯特还想到了罗莎莉·博登的那些被盗的珠宝。她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冷酷的笑容。如果她们找到了那顶头冠和其他的珠宝，干脆就据为己有。那太危险了，她马上自责道，除了钱，其他的东西都让它留在那里吧。“给巨怪了，给你吧巨怪，”她嘶哑着嗓子说道。她们要做的事情也是农场管理的一部分。这就像要把一头已经孕育成熟，很可能将来会得奖的小牛从它受了重伤、奄奄一息的牛妈妈肚子里接生出来一样。

海斯特皱着眉头在路上不断急转着行驶方向。整条路上现在只有她这一辆车。看见熟悉的天穹，她感到一些安慰。在公路休息站感到的不安其实是她每次离开自己的领地后总体上所感到的不安的一部分。想到将要和凯瑟琳外出旅行，她觉得自己必须努力熟悉那些陌生的街道和店铺。在某个饭店吃饭的想法就足以令她感到恐惧。这毕竟不是她所习惯的生活圈子里的东西。

行车途中的一段时间里，海斯特一会儿望望绵延的空旷路面，一会儿望望周围的牧场，心中暗暗认定，近一段时间那些涌进乡下购买农场，憧憬着“回归田野”的兼职农夫生活的城里人肯定会一事无成，这样的想法使海斯特不禁有些幸灾乐祸。这些农场都能很快脱手。

这样惬意地预计着就要落在别人头上的灾祸使海斯特的心情得到了安慰，她开始计划一旦把钱拿回来，要做些什么。

不安的心情一扫而空，海斯特开始考虑怎样可以继续实现她们的旅行计划。沉浸在往昔回忆中的海斯特觉得旅行期间使人愉悦的事情之一就是食物。异国他乡，异国语言，还有异国风味。两个煮得嫩嫩的鸡蛋，去了壳，装在玻璃杯里，包着精致雪白的亚麻纸巾，端上桌来就散发着某种魅力。多年以前，她和赫兹菲尔德小姐就是这样吃鸡蛋的。她觉得这样的风俗应该不会改变。毕竟她生活圈子里的人以前吃鸡蛋，现在也还是吃鸡蛋的，每次吃两个，两面都用油煎过，优美地摊放在多汁的牛排上面。

换个新鲜的环境，凯瑟琳就会忘记这整件令人恐惧作呕的事情。海斯特笑了起来。敦实的丰田小卡车飞驰起来，显得那样值得信赖，可以

依靠，毫不费力地就把路程甩在了身后。驾驶是一种乐趣。

海斯特想到了舞台剧、音乐会和歌剧表演。她曾和希尔德一起看过一些浪漫美好的演出。她们俩，海斯特记得，学着维也纳人的样子，在观看《费加罗的婚礼》时拿着用报纸包着的一包包腊肠和黑面包边看边吃。希尔德对食物情有独钟。海斯特脸上仍然挂着笑容，她坚持认为当她和凯瑟琳即将走进古老而充满装饰风格的音乐厅时，凯瑟琳一定会感到既兴奋又快乐。凯瑟琳一定也很乐意自己成为观众中衣着昂贵而时髦的那一位。

海斯特只要听着音乐或读着某些书，就能忘记自己已经又老、又丑、又瘸的事实。

在铺子里坐那么长时间，海斯特的双腿，尤其是那条跛腿，疼了起来。格罗斯曼太太向刚进店的顾客夸大其词、添油加醋地讲述她怎样躲在那张隐藏巧妙的床上，逃脱了被强暴的危险，海斯特拿着她买的东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小店，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个秃头医生还在店铺的角落里没挪窝儿，他把饼干袋子拿在手上翻来覆去地看，好像在进行比较和评判；这是一种显示智力的练习，海斯特真希望自己也能做这样的事情。在不同的饼干之间进行选择并不难，尤其是要选出那些口味上佳的，这比她计划今晚要做的那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简单多了。

"我提出这个要求希望你别介意。毕竟如果凯瑟琳能有个机会赚点零用钱，她会觉得开心的。"此时海斯特脑子里回响的并不是博登太太的说话声，而是那些话里暗藏的含义。博登太太有什么权利把她的想法

强加于人？海斯特可没让凯瑟琳缺吃少穿过，她根本就没做过这样的事情。海斯特又想起了博登太太先前在舞会上说的那些话，那些话好像在暗示是海斯特妨碍了凯瑟琳的成长，不让她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尽管博登太太后来说的那些话让海斯特忘记了她之前的尖酸刻薄，但海斯特还是感到了受到别人指责的刺痛。她也知道，在这个时候，她一点儿也不想让凯瑟琳离开她身边。她爱凯瑟琳，她一直就这么需要凯瑟琳。一想到凯瑟琳有可能会属于另一个人，用博登太太的话来说就是和某人“共结连理”，海斯特就觉得难以接受。那些人，那些总去教堂的人，也希望别人都去教堂。吃素的人总想着要让吃肉的转变为素食主义者。她觉得，在结婚和生孩子的问题上，人们也怀着同样的想法。那些被困在婚姻围城里的女人总是不遗余力地要让别的女人陷入类似的陷阱。

海斯特努力地想要从眼前挥散博登太太粗俗的言谈举止。她意识到自己的车速太快了，于是慢了下来，望着那些从低矮的空中飞过旷野的乌鸦。她渴望回到家中。路途中的部分时间她一直就想着要回到家里，渴望看到那安宁静谧的院子和井井有条的厨房。海斯特发现自己竟不由自主地向上帝祈祷，这是她很久都没有做过的事情了，她祈祷凯瑟琳能保持理智，还有，这晚，那可怕的事件能够得到妥当处理，她们能够把钱弄回来，然后就把整件事情忘个一干二净。

海斯特看到了远处那一排排树木，她父亲常说，这些树一定是靠着地下的水源滋养才能长得那么茂盛，正是这些树标出了原来属于她的牧场的边界，并且标明了她现在居住的那块狭长区域。那些树虽然还离得很远，但是看见它们，海斯特就感到了心安。回到家里她就会感觉好多

了。她急需喝杯茶，真正的茶，而不是装在纸杯子里的这种东西，还要饱餐一顿。凯瑟琳，睡了一觉，休息了一阵，现在应该正在烤一炉烤饼。想到这里，海斯特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她渴望听到茶壶在火上沸腾的声音，嗅到烤饼暖烘烘令人安心的香味，真希望那是她最喜欢的奶酪熏肉烤饼，不过她最渴望的还是能够又和凯瑟琳相依相伴。这真是漫长的一天。她以前可从未像这样扔下凯瑟琳，自己到什么地方去过。

“凯瑟琳!”海斯特还在厨房门口就大声叫道，“湿漉漉的地板不能算已经擦干净了。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地板还湿着，就不能算已经擦干净了!”

一块块水渍凝成一小摊一小摊断续相连的泥浆，点缀在通常都是一尘不染的地板上。厨房的餐桌上也没摆上丰盛的食物迎接她这精疲力竭的归客。凯瑟琳没有回应海斯特的叫喊，连影子也没出现。海斯特在屋子里四处找寻，一直不停地叫着凯瑟琳。但海斯特很快就放弃了。她找遍了整个屋子，甚至还察看了根本不可能藏人的地方，比如水槽下面的柜子。凯瑟琳踪影全无。屋子里的东西都整整齐齐各归其位，只有厨房里例外，看得出，面包和熏肉都是仓促之间被匆忙切开的，就那样摊在餐桌边上。面包屑和从熏肉上切下来的一片片白色肥肉散落在地上。

海斯特站在厨房门口又喊了一遍凯瑟琳，不过这次她的声音里透出一丝心虚和恐惧。屋外并没有传来凯瑟琳的回应。海斯特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绝望和孤独。她以为凯瑟琳因为害怕将要去做的那件事而陷入了绝望，因为海斯特一定会逼着她去做的，于是凯瑟琳就怀着对那被撞

死的男人的负疚和对被逼着要去做的事情的恐惧逃走了。她会逃到哪里去呢。海斯特此刻为自己曾对凯瑟琳说过的一切而感到深深的悔恨。

那根又长又粗，盘得整整齐齐的绳子躺在丰田车里，显得非常讽刺。海斯特锁上了门，最近她从不在意是否锁了门，但今天她却意乎寻常地感到这样的预防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她一瘸一拐地拄着拐杖穿过院子走到羊毛剪理捆装场那边。她可真蠢啊！凯瑟琳可能跑到羊毛剪理捆装场里了，经过饱受惊吓的一夜，她一定是疲惫不堪，在干草堆上睡着了。

羊毛剪理捆装场没有一个人影。但是海斯特在出口一转身，却看见了凯瑟琳。

海斯特缓缓地走近凯瑟琳。凯瑟琳坐在那里，蜷缩着坐在地上，就在井盖旁边。看上去好像是什么东西使她那样蜷缩着，趴在井沿上。凯瑟琳身体僵硬，她的脸并没有朝向海斯特，好像在侧耳倾听着什么。凯瑟琳看上去好像并没有试图隐瞒什么，但海斯特马上就注意到，当凯瑟琳抬眼向上望过来的时候，她的眼睛向两旁边扫视着，眼神慌乱得像个孩子，以为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不看见不想看见的东西。

“凯瑟琳!”海斯特尽量快步向前走去。“你怎么在这儿！你在太阳底下睡着了吗？”

“哦，亲爱的哈珀小姐，你猜发生什么事了！可以让你猜三次。我知道个秘密！猜三次!”海斯特看着凯瑟琳，心想，自己以前怎么从来都没注意到凯瑟琳的脸庞是这么又小又尖的。凯瑟琳脸色苍白，在经历了昨夜那些事情之后，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眼前这张脆弱、白得泛青的

苍白面孔却异乎寻常。海斯特觉得，凯瑟琳不知怎么的，好像变得透亮起来，这种苍白使她看上去好像是裸着身子站在院子里。

“秘密？”海斯特边问，边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了一步。她希望凯瑟琳并不是因为这些个令人不快的事件而神经过敏，或是发疯，或是昏了头。“马上进屋！”海斯特说道，随着恐惧从她内心深处涌上来，她说话的语气也自然而然地严厉了起来。“过来。进屋来！”她知道，如果凯瑟琳真是歇斯底里发作了，她就必须表现得这样强硬。海斯特此时对凯瑟琳的怒气，就像母亲终于找到了走失的孩子，因为母子再次团聚而松了一口气，这才扇了孩子一耳光。

“茶也没烧，”她说，“饼也没烤，炉子都灭了，火熄了，你居然什么吃的都没准备。我让你洗的菠菜呢，嗯？羊肉怎么是冷的？你都在干什么啊，小姐？”海斯特若不是真的恼火了是不会说出“小姐”这个词的。“记住了，”她倚在门柱上，站在那里提高了嗓门说道，“今晚我们可是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的。”

海斯特拉起凯瑟琳，把她拖进了厨房，凯瑟琳就那样站着，毫不畏惧海斯特的怒气；她嘴角上挂着微笑，眼睛闪闪发亮，藏有秘密的人眼睛都会这样闪闪发亮。“我累了，你得知道，”海斯特自顾自说着。“我整天都没吃过东西，现在你来看看这厨房。你一整天都在干什么呢。”海斯特自己的神经也快崩溃了，她摇着凯瑟琳，希望这样做就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熏肉呢？蛋呢？”然而凯瑟琳的回答却让海斯特感到天摇地动。凯瑟琳说，“我把熏肉给那个男人了，我还给了他面包和……”

“哪个男人!”

“井底下的那个男人，亲爱的哈珀小姐。他说他饿了，吃什么都可以。他说他饿坏了。所以我就把熏肉、面包和苹果装进塑料袋里。他说要把吃的装在塑料袋里，这样就不会漂到水上了，他说这样他才能抓得住，这样面包才不会漂在水面上，他说的，那里很湿……底下全是水……”

“凯瑟琳!”海斯特的声音深沉，警告着凯瑟琳不要再说下去了。可是凯瑟琳仍旧面带微笑，继续说道，“哦，亲爱的哈珀小姐，他根本没有死。我听见他说话了。你走了没多久我就听见他说话了。我听到他在祈祷。他祈祷说‘我的主啊’，他还呼唤耶稣把他从井底弄出来。哈珀小姐，我一整天都在和他聊天……”

海斯特从桌子旁边拖过来一张椅子。椅子擦过地面的声音暂时打断了凯瑟琳的讲述。海斯特坐了下来。她震惊地张口结舌。

“他说他很冷，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说。“他要些毯子和一杯热的东西喝。我把茶装进暖壶里了。很烫的。他说下面有水，哈珀小姐，不过井下的水里有盐，又咸又苦，他说，有条水流，他就是这么说的，从岩石缝里流下来。他说，哈珀小姐，他躺在一个半是岩石半是泥土的岸上。他说那里就像是岸边。还有岩洞。他说那里非常冷，他想要从那里出来，你一回来就要把他弄出来。哦，亲爱的哈珀小姐，现在你都看见了吧，是吗，我根本没有杀死他!”凯瑟琳几乎是跳着舞步蹦到厨房的另一边，她在小茶壶里装满了水。“我来煮些汤喝，”她说。“还可以分一些给他喝；我是用羊毛剪理捆装场的旧绳子把东西放到井里给

他的。我告诉他了，那根旧绳子没法承受他的重量，我还说我们不能冒险用旧绳子拉他上来，那样的话说不定他又会掉下去，我还跟他说你已经到镇上买结实的绳子回来了。他说他会等你买绳子回来。跟他在一起真不好受，哈珀小姐，他好像一直在尖叫，‘出去，我要出去，’我花了好长时间才让他听我说你是怎样开车到镇上的。他身上好多地方擦伤了，不过他说，他觉得伤势不是很严重。他说，他很可能摔断了肩骨，因为他肩膀很疼。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在井底。‘你是在我家井底，’我告诉他说。他不记得之前他要到哪里去，也不记得其他事情了，他说他……”

“凯瑟琳别说了！不要再说了。马上闭嘴！”恐惧。海斯特一直以为只要她能脚踏坚实的大地、头顶广袤的蓝天、走在杳无尽头的金色旷野的小路上，她那渺小的身影就会感到安全，所有的恐惧就会消散在轻柔震动的空气中，然而此时此刻，她的话语中却充满了恐惧。

“哦，可是亲爱的哈珀小姐，这都是真的，”凯瑟琳装腔作势的美国口音让海斯特愈发恼火。“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固执地坚持着。“你喝点茶，然后一定要到外面来和他谈谈，他会愿意和你交谈的。我一直都在和他谈你的事情。”

“凯瑟琳！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海斯特，尽管她一直鼓励凯茜学着那种美国腔说话，觉得凯茜所有的言谈举止都是那么富有魅力，叫人感到甜蜜贴心，此刻却止不住尖叫起来。“不准胡说八道！”海斯特的尖叫声更加刺耳，尽管她并不想这样。她本想保持镇静的。

“我没胡说八道，亲爱的哈珀小姐，你出来自己和他谈谈吧。我把

你的茶端出来。他想要和你谈谈。他很喜欢你。他觉得你棒极了。你是最棒的！”

她们两人一起蹲在那里，海斯特蹲得尽量靠近井盖。那熟悉的声音，小股气流在井中盘旋的声音，传到了她们耳中。她们好像隐约还听得到井下很深的某处有涓细的水流滴滴嗒嗒的声音。不过，这可能只是她们一向以来的想象，因为那毕竟是口井。她们觉得井里会有流水声也不是不可能的。对此她们两人已经有了共识。

海斯特感到自己的头疼又要发作了。她左边太阳穴突突直跳，最先开始疼痛的地方就是她的脑袋和左眼上部和后部。除了疼痛，海斯特还感到阵阵恶心。凯瑟琳把茶煮好了，她用有花边的杯垫托着茶杯，端到了海斯特面前，但海斯特却喝不下。那杯茶就放在矮矮的井沿上，已经冷了。

她们俩前倾着身子，从已经破烂不堪的井盖上的洞口向黑乎乎的井下望去，不过既没有听到歌声，更没有听到呻吟或是祈祷的声音。家禽们在休憩之前闹哄哄的。海斯特平时还挺喜欢这种嘈杂，此刻却让她感到不胜烦扰。她坐上了井沿。“去让那些母鸡闭嘴，”她对凯瑟琳说。井盖吱吱嘎嘎作响，海斯特用拐杖捅了捅井盖，意识到把旧绳子绑在这堆残破的铁条和木条上是不可能的。凯瑟琳赶走了母鸡，却惊动了那群鹅，它们就在附近，正弯着脖子把头伸进翅膀，梳理着羽毛，有几只对周围的动静始终保持着警惕。

这下她们不得不等鹅群也安静下来，才能再次倾听井中的声音。天

色开始暗下来了。

“如果你真往井下放过东西，那么你用的那根旧绳子呢？”海斯特追问道。对她唯一珍爱过的人，凯瑟琳，海斯特本想表现出和气和友爱，可是每当话一出口，就变成了尖厉的呵斥。就好像她的声音完全不在她的控制之中。这不禁让海斯特感到心惊。她很想把凯瑟琳搂进怀里安慰一番。这小姑娘显然被所发生的一切折磨得几近疯狂了。但海斯特并不习惯把别人抱在怀里进行安慰，而且她也不能确定这样做了是否就真能安抚凯瑟琳的狂乱。

但是凯瑟琳却大笑了起来。“你怎么了，哈珀小姐，绳子就在这里啊，我把它都弄好了，随时可以使用。看见了吗？你看吧，这绳子软塌塌的，磨损得厉害。”果然不错，那根旧绳子就躺在井盖的阴影里。海斯特却记得那绳子已经不能用了。

“那绳子可不长啊，”海斯特看上去还在穷追不舍。

“是不长，”凯瑟琳回答道，“我也用不到全部的绳子，放到井底了，绳子还剩一段呢。亲爱的哈珀小姐，这井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深。他说就因为这样才让人抓狂。他并没有掉到很深的地方，但是事实上，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话的方式真是可爱极了！他的嗓音非常好听，哈珀小姐，他也很有教养，他告诉我说，事实上，这听上去太棒了不是吗，哈珀小姐，他觉得他可能是掉在井底的烂泥里了。他说如果没有可以抓握的东西，一个人连爬也爬不起来。他想要抓住这根绳子来着，不过我跟他说这绳子肯定会断掉的，然后你猜怎么着！我花了一整天时间告诉他，我告诉他你去买结实的绳子了。你买到了是吗，亲爱的哈珀小姐，

你把绳子买回来了？”凯瑟琳从井盖的洞上转过头去望着海斯特，而海斯特在凯瑟琳的眼中看到了一种她以前从未见过的神情。“我爱上他了，你看，亲爱的哈珀小姐，我爱他，他说他也爱我，他很高兴我没把他撞死，只是撞昏了过去。等他从井底下上来，他就会向我求婚，他还说他要先问问你，先得到你的许可，哈珀小姐。哦，哈珀小姐，他这人真是非常非常可爱！我把我的毯子扔下去给他的时候，他说，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猜猜看！亲爱的哈珀小姐，你猜呀！”凯瑟琳笑着，在黄昏的幽暗中露出她了洁白细小的牙齿。

“我——我猜不到，”海斯特几乎喘不过气来了。

“他说，”凯瑟琳在井沿上扭动着身体，“他说，他正抱着我的毯子，尽管毯子的一角被打湿了，亲吻它，因为那张毯子曾经盖在我的身上。哦，哈珀小姐！以前从没有人和我说过这样的话。这，这就好像在演电影，我就是电影里的女明星。”凯瑟琳纤细的手指十指相扣，轻声地叹息着。海斯特注意到凯瑟琳重新涂了指甲。白天的时候，凯瑟琳一定花了不少时间来涂指甲。

海斯特看出来自己必须倍加小心，甚至要陪着凯瑟琳把这出幻想剧演下去。把床单被褥之类的丢下井去，让她感到有些恼火，忍不住要斥责凯瑟琳。但她也老实地承认，她曾经把完好的盘子扔下井去过。其中有一个盘子，她记得，价格不菲，几年前还修补过，裂缝的地方用镶嵌了珠宝的小巧银箍箍着。一瞬间，她还记起了那个游方箍碗匠和他滴溜乱转的眼睛，她觉得，刚才凯瑟琳的眼睛就是那样。她也不知为什么突然觉得凯茜在撒谎。她意识到这种感觉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她其实一直

都察觉凯瑟琳有撒谎的迹象，海斯特对此感到深深的恐惧。她还记得祖母觉得那个箍碗匠很狡猾，而她父亲却说不是那样的，父亲说，那是因为人们心里先觉得他狡猾，所以他看上去就显得狡猾了。父亲说，人们常常被自己的恐惧或先入为主的想法左右着判断能力。父亲告诉海斯特和祖母仔细留意那个箍碗匠是怎样全神贯注地用锡焊烙铁进行着精细的修补工作……

凯瑟琳趴在井栏上，用轻柔的声音喊着，但是井下只传回极为微弱的回声。她们两人竖直了耳朵，却没有听到任何的回答，没有人的低语声，没有什么男人在唱歌、呻吟，或祈祷。只有空洞的井里传来的回声。

"我想他睡着了吧，"最后，凯瑟琳说道。"他说过他全身疼得厉害，头也受伤了。我给了他白兰地和阿司匹林，亲爱的哈珀小姐，是他要的，他说这样他可以舒服一些，一直等到你回来……"凯瑟琳咯咯地笑着，"哦，哈珀小姐，"她说，"他说，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他喜欢我枕头的味道。我把枕头也扔下去了，他要的，我的味道还能留在枕头上！"

海斯特，惊骇于凯瑟琳胡编滥造的本事，本想挤出个笑容，但因为头疼所带来的痛苦，却只能干巴巴地说道，"嗯，首先，他别无选择，只能等待。至于他喜欢你香水的味道，那再自然不过了，不是吗，擦香水就是为了别人能喜欢你的味道。"

"哦，亲爱的哈珀小姐，那么你是相信我了！"凯瑟琳想要拥抱海斯特笨拙的身体。"那么我终于不用下到井底了，因为他可以爬到上

面来。”

海斯特把一只手放在凯瑟琳额头上，额头好像很热。凯瑟琳肯定是在发烧。

“好了，”海斯特尽量说得和缓一些。“好了，好了，凯茜。进屋上床躺着。我们要把多出来的那条毯子和枕头拿出来给你用了。快！我又头疼了，我得上床躺下，在那之前……”她呻吟着，发出呕吐的声音，“在我吐出来之前。”她又发出了作呕声。吐出来的话会很狼狈，尤其是在院子里。

“哦，亲爱的哈珀小姐，你不舒服我感到很难过。”凯瑟琳用一只手臂搀住海斯特，小心地挪动着脚步，扶着佝偻着脊背、一瘸一拐的海斯特穿过院子，走向厨房的门口。

为了能让凯瑟琳的脑子多少清醒一点，海斯特忍着隐隐发作的偏头疼带来的痛楚，帮忙收拾了自己没吃的那顿晚饭的碗碟。海斯特注意到凯瑟琳喜气洋洋地大吃了一顿，之后还显现出孩子般的睡意。海斯特觉得做做针线活儿可能会帮助她们安定心神。她想做的是对凯茜最有好处的事情。尽管逐渐加剧的头痛使海斯特几乎看不出眼前的东西，她还是一丝不苟、认真仔细地按照步骤画出了剪裁草图，裁出了一件婴儿服的布料。凯茜说过希望能做一些婴儿衣服，所以海斯特决定，她们就为慈善游乐会做婴儿衣服，尽管在此之前，哈珀小姐的果酱酱菜摊儿还从没卖过这样的东西。何况婴儿衣服在游乐会上很畅销，这也是事实。给凯茜做连衣裙用的娇嫩的黄色布料也还剩了不少。

海斯特把手从抽痛的额头上移开，指点着凯瑟琳怎样使用手上的缝衣针在给衣服打褶皱的时候缝出应有的均匀针脚。

“开始缝吧，”海斯特尽量使自己的话语显得亲切，心里却想着，明天晚上，无论如何，也要让凯瑟琳到井下去把钱弄上来，而且凯瑟琳下去拿钱的时候，还可以让她把床单和没有摔得粉碎的那些盘子也带上来。

凯瑟琳一边打着呵欠，一边飞针走线，并把手中的刺绣摊在大腿上欣赏了一会儿。

“哦，亲爱的哈珀小姐，你想想看！这一刻就好像我坐在这里给自己的小宝贝缝第一件衣服。”凯瑟琳蓝色的眼睛闪闪发光，海斯特觉得凯瑟琳的双颊都兴奋地涨红了起来，于是说道，也许今晚的缝纫做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海斯特说她们两个都已经很累了。

“哦，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张开嘴巴打了个大呵欠，五官都挤成了一团，“坐在这里想着他真是惬意。他一定在打瞌睡，否则肯定会喊我们的。我喜欢坐在这瞎想一些关于他的事情。做我自己婚纱的时候，我肯定很开心，要式样简单的，在紧身胸衣外面的部位缝上一片厚厚的白色蕾丝——还有——亲爱的哈珀小姐，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我应留着那根旧绳子，可以把一段旧绳子绕在我婚纱裙的褶边上。真可爱，不是吗？”凯瑟琳停了停，接着说道，“至于你，我们可以缝一件绝对华丽的礼服。淡紫色！我知道你喜欢黑色，不过亲爱的哈珀小姐，在我的婚礼上你可不能穿黑色，真的，淡紫色一定棒极了。哈珀小姐，你说我们能不能也像博登先生办派对那样在旅馆里举办婚宴呢？我们可

以有……”

“凯瑟琳，凯茜！”海斯特突兀地打断了凯瑟琳。“我要睡了。我得躺下。难受。关灯。必须上——床——，”海斯特咬紧了牙关，从嘴巴里挤出了这些话。“床，”她费力地又说了一个字。

海斯特在一阵阵晕眩和痛苦的呕吐交替中苦熬着漫漫长夜，心中确信博登太太一定是在派对上处心积虑地和凯瑟琳说了些什么，往凯瑟琳的脑袋里灌输了这些轻浮愚蠢，令人作呕的轻佻念头，凯瑟琳本来就装了满脑子电影和小说的浪漫情怀，受了博登太太的撩拨，正好一发而不可收。也许博登太太还撺掇过要和凯瑟琳进城玩宾果[①]玩个通宵。好像这么多年来海斯特对凯瑟琳的教育就是为了让她去玩宾果！还有，凯瑟琳的衣服显得有点孩子气又怎样，那衣服对她很合身，她也喜欢穿。海斯特在病痛和心烦意乱之中无声地哭泣着。她终于明白，自己不想失去凯瑟琳，尤其不想失去凯瑟琳的优雅、纯真，而任由她变得粗俗和世故。

海斯特还要面对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自己残忍地把一具尸体推进了井底。这件事情随时都可能暴露。即使这件事情没有暴露，她也能够尽力在大多数时间里不去想它，但海斯特自己清楚，这件事情还是会一次又一次地侵扰她的生活。在良心上，她永远都摆脱不了这个阴影。

加上凯瑟琳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还期待着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婚

---

① 宾果，一种赌博游戏。

礼；凯瑟琳当然不会和死人结婚，但她们的生活里终究会闯进一个呆子，一个又蠢又穷，要靠社会救济金生活的“王子”（海斯特几乎要轻蔑地哼出声来）。那个蠢货将会无视她和凯茜之间的深切情谊，把她扫地出门，任由她拖着瘸腿跌跌撞撞，他会和凯瑟琳生一大堆孩子，在他父母留下的破败的农场上，除了孩子就是一群群劣等的牲口。所有的人，尤其像博登一家那样的人，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撮合人们成双结对，然后不停生孩子。

凯瑟琳的王子也会是那样的一个大麻烦。海斯特现在没有土地了，不会有体面的求婚者策马从他父亲绵延起伏的牧场飞奔而来，来的只能是某个小农夫失了业的儿子。海斯特几乎是大声呻吟着，一遍遍对自己说，她不愿凯茜找个丈夫。她很确定，如果凯茜头脑清醒地考虑一下，她自己也不会愿意要的……

“希尔德，希尔德小姐会给我写信吗？”海斯特问祖母。那位老妇人拍掉了手上的面粉，磕碎生鸡蛋倒进碗里。“她会写的吧？请告诉我她会的。”海斯特拿起了装着她写的那些东西的皮制文件夹，手指关节有些发白。海斯特不喜欢自己皮肤下突出的、发白的骨关节，它们很难看，她会用裙褶把骨关节遮起来。

“她可能会写，”祖母撅着嘴唇，“也可能不会写。那种人一般来说不会写信的，因为他们没什么话要说。”祖母沿着碗柜找着她用来打蛋的叉子。

“哦，可是我们之间要说的可多了……”看见祖母皱起了眉头，海

斯特收住了话头，假装高兴地看到一条狗。她弯下腰去，手中的文件夹滑到了地上，她抚弄着小狗柔软的耳朵，这样祖母就不会看见自己眼中的泪花了。

希尔德·赫兹菲尔德作为少女海斯特的家庭教师第一次和海斯特见面，立刻就宣称这小女孩的双眼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眼睛了。

“眼睛那么大，那么深沉，深褐色，若有所思，”希尔德用她胖胖的双手捧着海斯特的小脸儿，说道。“眼睫毛这么长，眉毛也生得很好，很帅气!”希尔德全神贯注在自己学生的眼睛上，对海斯特笨拙的行动视而不见。海斯特的父亲也生着同样的眼睛，不过赫兹菲尔德小姐作出这番有些出人意表的个人化评论之前，并没有其他人注意到这一点。海斯特的父亲非常有礼，也许表现得有些羞涩，总是按照希尔德小姐的要求称呼她。海斯特逐渐摆脱了与父亲的形影相伴，开始对希尔德寸步不离，她们两人直到希尔德突然消失之前总是粘在一起，而祖母从未好好解释过希尔德离去的原因，只是说希尔德小姐生病了，必须回家和家人待在一起，祖母还给海斯特打好了行李，送她进了一所家庭背景很好的女孩子们就读的女子寄宿学校。

海斯特当时已经懂事，即使还有点半懂不懂，也能清楚地了解当时的状况，因而并未就自己的问题刨根问底。小小年纪，海斯特就学会了避免做一些徒劳的事情。

海斯特很快就意识到，还是小孩子的她，在她十二岁、十三岁、十四岁时，晚上上床睡觉以后的时间就属于希尔德和另外一个人了……

海斯特在床上难以入眠，翻了个身。海斯特以为这些回忆已经永远地从她生命中被挤榨了出去。她每次向凯瑟琳讲述她敬爱的希尔德·赫兹菲尔德的逸闻趣事，讲的都是那些快乐的小故事，那些事情希尔德自己也总是反复讲述，总是会提到，她会一边点头，一边微笑，润色着故事情节，渐渐地把事实和渴望中的想象融为一体，仿佛是在赠送一份迷人的小礼物。此时此刻，不知为何而突然浮现在海斯特脑海中的却并不是这种情形……

有一晚，海斯特听到了什么声音，就从小床上溜了下来，一瘸一拐地走出自己那间整幢房子里最漂亮的房间，她没穿那双特殊的靴子，沿着走廊，扶着墙壁稳住身体，走到了她和希尔德共用的洗手间。在柔和的烛光下，她看到希尔德蜷缩在地板上，她的睡袍像顶帐篷一样地散开着，鲜红刺眼，环绕在她的四周。海斯特从未见过希尔德这个样子，也不知道她还有一件红色的睡袍。她们都有白色的睡袍，在领口和袖口镶着褶裥花边。睡袍是她们一起做的，夏天的睡袍用的是瑞士棉布，而冬天的则是用维耶勒法兰绒。希尔德在哭泣，尽管她尽量地压低了声音。海斯特还是立刻就看出来了。

“希尔德，发生什么事了？”高挑身材，瘦骨嶙峋的海斯特在门口撑住了自己的身体；“希尔德小姐，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希尔德发出了长长的呻吟，然后一声嚎哭仿佛是从她的身躯中爆发了出来。“啊！哦！亲爱的海斯特。快离开这里亲爱的[1]。别待在这儿。

① 原文为德语。

但是……”希尔德又发出了呻吟声，睡袍遮住了她的身体，她好像是向前跪跌在地上。海斯特，心中满是敬爱和怜惜，笨拙地动作着，似乎是要帮助她的家庭教师站起来。

“哦，不！请不要过来！亲爱的①——离开。马上！我有事要说你父亲②。你去叫他来，也许可以，请叫他过来。叫他过来。我一定要说你父亲。”希尔德的痛楚，一定是那痛楚，她的痛楚使她无法保持她说英语时那一贯的完美状态。“哦帮帮我！上帝啊！③”希尔德哭出声来。“拜托了，亲爱的，海斯特，去把你父亲叫来。我一定要和他说。马上！请你快去呀！快！噢④，我该怎么办！我可怜的，可怜的海斯特！”

海斯特瞪着这个浸染在鲜血中的女人，她最亲的朋友，终于有些明白眼前的情景了——想起了自己曾经被关在棚子外面、房子外面不准进去——海斯特开始渐渐明白发生了怎样可怕的事情。她内心非常清楚自己的父亲是怎样的人，所以海斯特知道她绝不能告诉父亲自己看出了些什么，海斯特一瘸一拐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并没有去叫父亲或祖母。她爬上了床，拉开了毯子，用毯子包住了自己的头。天快亮的时候，她听到父亲车子的车轮在窗外石子地上转动着。她并没有下床去窗口窥望，而是躺在那里，听着车子渐渐远去，直到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

---

① 原文为德语。

② 原文中“父亲”为德语。希尔德本意是说“我有事要和你父亲说”，但慌乱中使用了错误的英语语法。

③ 原文为德语。

④ 同上。

后来，和祖母一起吃早餐的时候，老太太什么也没有解释。她只是说赫兹菲尔德小姐提前离开了，而且不再回来了。祖母还说家里正安排海斯特去上学，“书里说女孩子们都要上学，”祖母的话给了海斯特一记重击，就像是第一次头痛对脑袋的重击，第一次那么痛苦的头痛，“离开家去上学，就像书里写的那些女孩子一样，”祖母说的好像是什么好事似的。祖母已经开始忙着为农场的男人们做糕点、烤饼，剩下海斯特，在一群小狗中抚弄着其中一只丝绒般的耳朵和冰凉的鼻头儿。

“十四岁了，”海斯特的父亲当天晚上说道，“正是去上寄宿学校的年纪，”但他告诉海斯特一定要记得其他的女孩已经都上了一段时间的寄宿学校了，她们在那里都有了各自的朋友。父亲说，他担心开始的时候海斯特可能会感到孤独，不过他很有信心，海斯特在那里一定会过得不错的。

海斯特在头痛中回忆着，现在回想起来，希尔德，尽管当时身陷绝大的麻烦之中，一定是她在车子里告诉父亲这些事情的。她父亲自己绝不会想到这些，但是希尔德，一如既往地为海斯特着想，让父亲把这些温柔的话语传递给自己。

十四岁的女孩儿当然应该已经有了可以毕生相伴的好友，可是有些女孩却没有，想到这里，海斯特几乎要咬住自己的枕头，那些已经有了朋友的女孩可不愿意别人在她们的友谊之间插上一脚。

海斯特彻夜哭泣流下的眼泪并没有减轻她的头痛。脆弱的时候，她越来越多地想起了希尔德，想到了希尔德是怎样贴心地呵护和爱惜着自

己。她想起希尔德唱着寂静夜，神圣夜[1]，虽然唱得有些走调，却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柔情，根本无妨于耳朵对这曲调的享受……

凯瑟琳早上来到海斯特身旁，端着一个盘子，装着干吐司和茶。海斯特一直都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此时难以一下子清醒起来。

“哦，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的声音像流水一样，“天一亮我就到外面去了。他说只要能听到我的声音，就算要待在井里七年，感觉也就像只过了七分钟。他……”

“谁？谁在这里？”海斯特微微挺起了身子。当凯瑟琳拉起了窗帘，海斯特看见外面已经是大天亮了。“哦，把窗帘拉上，”她呻吟道。

“亲爱的哈珀小姐，你怎么了？当然是井里的那位绅士了，他说他肯定我长得很漂亮，他还说你也一定是的，从你悦耳的声音上就能听出来。他说他听到我们昨晚说的话了，但他忍住了，不想把大家都吵醒，还有，噢，哈珀小姐，你猜他说什么了！他说他以为我大概只有十六岁，他很高兴知道我已经过了二十一岁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无需别人的许可结婚了——他说满了十八岁就可以这样结婚了，不过他说自己是个老派的人，他说他还是要得到你的许可，尽管他知道你一定会同意的。他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哈珀小姐。我告诉他了，只要是我想要的，你都会很高兴地许可的……”

“凯瑟琳！求你了！我今天不舒服。你知道我不舒服。”海斯特躺回

[1] 原文为德语，圣诞歌曲《平安夜》中的歌词。

枕头上，合上眼睛，感到偏头疼带来的酸痛。“我得待在这里，”她说。“我还不能起床。”她小声地呻吟着，然后，几乎是用耳语叮嘱凯瑟琳看好那些家禽。牵动头部使海斯特感到痛楚万分，头部的眩晕令她感到天旋地转。“吃中饭的时候我再起来，我要……”她硬撑着想要继续说下去。

“哦，当然了，亲爱的哈珀小姐，我会把窗帘再拉上的。光线太强烈了。我很快就回来，”凯瑟琳一边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口，一边应承着。“我必须给他准备一顿可口的早餐，他一直说他饿坏了。”

海斯特独自一人对抗着病痛带来的沮丧，意识到凯瑟琳真的出了问题。也许她该请个医生来，也许凯瑟琳需要接受一些适当的治疗才能从所遭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不行，海斯特自言自语道。不能让医生来。凯瑟琳会操着那装腔作势的美国口音把整件事情信口相告的。真后悔当初鼓励她学习那美国腔，她们之间曾用这个来逗笑取乐，如今这美国腔却描绘着虚幻的想象，令人惊悚。她本应，就像那些摩登杂志上说的，一眼看穿的——靠自己。她认为这都是博登的舞会惹出的祸，不过更多的还是自责。她希望伯德先生不会来这里。如果伯德先生来到羊毛剪理捆装场附近，发现凯瑟琳对着那口井又说又笑，那场面一定滑稽而险恶。那样她就不得不把所有的事情向伯德先生和盘托出了。

海斯特努力地想要起来。她必须起床了。但是一阵头晕目眩又让她躺了下去。她感觉自己在不断地旋转，就好像房间也在旋转一样。她尽量一动不动地躺着，闭上眼睛，尽量不去关注病痛带来的那种恶心的感觉。

凯瑟琳又来到她床边。“亲爱的哈珀小姐，你现在感觉怎样了？到午饭时间了。你现在想吃午饭吗？”这低低的喉音唤醒了海斯特。海斯特努力地想要抬起头来。“我大约四点钟的时候起来，”她边说，边又把头躺了下去。

“亲爱的哈珀小姐，他要出来，”凯瑟琳用手抚平着床单。“他非得上来，他说他连一分钟也忍受不了了。我能把新的绳子放下去吗，哈珀小姐，求你了？我用旧绳子试过了，但是旧绳子断掉了，那绳子不行了，都烂掉了。我得用新的绳子，你买了一根的，是吧哈珀小姐。我得拿到新绳子。能给我钥匙吗，哈珀小姐，我现在就去拿那根新绳子。”

海斯特没想到凯瑟琳会这么直接地提出这样的要求。这和她那天沉浸在爱情梦想中的样子很不一样。车钥匙在海斯特脖子上挂着的钥匙链上。那些钥匙贴身挂着，给了海斯特一种安全感。“哦，凯茜，”她说，“现在可不行。我现在可没有力气接待客人。再过一会儿我会感觉好些。你知道我那愚蠢的头痛，凯茜。等我感觉好点再说吧，凯茜，现在可不行。”

“亲爱的哈珀小姐，我们谈了好一会儿。我们非得谈谈不可；要是不和他谈话，他说他就要疯了。”凯瑟琳跪在床边，拍抚着枕头。海斯特的手盖在了睡袍下那些穿成串儿紧贴着她扁平胸膛的小钥匙上。“我们长谈了好几次了，”凯瑟琳继续说道。“亲爱的哈珀小姐，他对你的脊背扭曲成这样，还要穿着铁制助行器感到非常遗憾，他真的非常想见到你。我向他说过了你的铁制助行器，还有别的事情，这样他就能很好地了解你的情况。我真的希望，哈珀小姐，你能马上好起来。我就去告诉

他，你四点就会起床，是四点吗，还是四点左右，嗯？哈珀小姐？”凯瑟琳那喋喋不休的小细嗓子，还有用手在床单上不停啪啪拍抚，好像在摸索着什么的声音，让海斯特难以忍受。

“亲爱的哈珀小姐，我到处都找遍了，也没找到那根绳子。你真的带回绳子了吗，哈珀小姐？我非得找到它不可。”

“让我再休息一会儿，”海斯特说道。“我四点起来。我保证。”海斯特听见凯瑟琳离开了屋子。

在她脑海里，希尔德·赫兹菲尔德带给海斯特的痛苦回忆还没有结束。海斯特常常通过为希尔德祈祷来安抚自己。

她现在正在这样做。她满脑子都想着，在希尔德经历着痛苦和孤独的时候，她却溜走了，逃开了。希尔德永远都不会对她做出她对希尔德所做的那种事情。求求你上帝，帮帮希尔德吧，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1]

这就是凯瑟琳说她听到从井底传上来的祈祷词。海斯特知道她不能

---

[1] 《圣经·新约》中的主祷文，分别出现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

用这段主祷文为希尔德，或凯瑟琳，或她自己祈祷。多年来，她总是想她的祈祷能多少帮助到希尔德，这样的想法常常让她感到安慰。但如果从井里传出来的也是这段主祷文……

海斯特醒来的时候，凯瑟琳已经在她床边了，她一定是又迷糊过去了。

“哈珀小姐，亲爱的哈珀小姐，他说你身体不好他很难过，他说他很抱歉拿走了你的钱。他要出来哈珀小姐。哈珀小姐，我吓坏了。他要把我们两个都杀了。如果我们不救他上来，他就自己想办法上来抓住我们。哈珀小姐，你好些了没？一下午我都在想办法让他冷静下来。哈珀小姐，他说光有手电筒照明是不够的，他还要更好的食物。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哈珀小姐，真希望你现在身体就恢复了，真的。他把肉、奶酪还有蔬菜都吃光了；他说他从不吃鸡蛋。哈珀小姐，你看我是不是应该做只鸭子？我还是烤只鸭子吧？你想吃点烤鸭子吗？不想？他说他要吃牡蛎和新鲜的色拉，因为他的牙床疼。哈珀小姐，我做不了鸭子，因为我们没有做鸭子的填料，是吗。我一个人可做不了所有的事，又要做菜，又要待在井边，又要陪他说话，给他唱歌，他就是要我做这些事情，他说，这样才能让他消除那些疯狂的念头。我不可能做到所有的事情，除非……”

“凯瑟琳，拜托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海斯特坐了起来，双手抱住了头。“凯瑟琳，求你了。不要再这样了。”

“哦，可是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像座上弦上过了头了的钟，唠

唠叨叨不休不止。“你一定会喜欢他的。真的！你会喜欢他的。只是他现在有些疯狂，在气头上，大喊大叫，胡言乱语的。所以我才被吓着了，真吓了一跳。他叫得好吓人，哈珀小姐，他很会说话。大多数时间他还是很可爱的。小甜饼。我跟他说他是个小甜饼。他可爱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会爱上他。今天下午他唱歌给我听了。我在厨房忙着的时候他不断喊我过去。他说他要唱歌给我听。”

“哦，真的吗凯瑟琳，他为你唱什么了？”海斯特问道，她疲惫的声音听上去就像在挖苦。

“他唱的，”凯瑟琳说，“我们都知道的，是你教给我的歌曲。他说他喜欢音乐，告诉你吧，他知道很多古典音乐呢。他说他还出演了很多的舞台剧，让我把这个也告诉你，他这一辈子，什么事情都干过。”

“我肯定他是干过！”海斯特想要微微笑一下，结果只不过是扭了扭半边脸庞。也许让凯瑟琳离开那口井才是上策。海斯特绞尽脑汁地想着怎样才能留住凯瑟琳，这样的话，这样，她被一个想法绊住了，他就会，如果没人照看，时间够长，他就会死掉——再次死掉。

“他就唱的这首，”凯瑟琳边说边用手把粘在海斯特汗津津的前额上的头发向后梳理过去，“我来唱给你听。”

过来吧，过来吧，死神！凯瑟琳尖细的嗓音甜美，就萦绕在海斯特耳边。

让我横陈在凄凉的柏棺的中央；

飞去吧，飞去吧，浮生！

我被害于一个狠心的美貌姑娘。[1]

“然后他就哭了，哈珀小姐，又唱了一句就再也唱不下去了，这句是这样的：我可怜的尸身啊，就是我骨骸被抛弃的所在。

“今天下午非常愉快，亲爱的哈珀小姐，我坐在井边，太阳照在我背上。如果你觉得好些了，亲爱的哈珀小姐，你会想要在外面的新鲜空气中散散步，也到井边来坐坐。你想这样做吗？你知道，我一直在想，他也不是什么年轻人了。也许比起我来，他会更喜欢你！那样，我会妒忌的。你想想看！妒忌！如果他真的更喜欢你。等一下，我想我听到他在叫了。我得走了哈珀小姐。你可以自己待着吧？我马上就回来。”

“哦，不，凯茜，不要现在就走。”海斯特强自努力着想要拖延这段对话；不管怎样，也要把凯茜留在屋子里，离开那口井。“你真的认为他会更喜欢我吗？”她问道。死吧！她在心里默念道。马上死掉吧！虽然她知道不应该盼着别人死去，但还是在心里迫切地念祷着。彻底地断气吧，就像那个晚上一样，不要再活过来了。哦，上帝啊，她默默祈祷着，帮帮我帮帮凯茜，亲爱的主啊，你如果真的存在，请帮帮我吧。海斯特没有张开嘴唇说一句话，但眼睛却紧紧盯住了凯茜。

“哦，亲爱的哈珀小姐，”凯茜笑了起来。“我相信你真的开始对他

---

① 原为莎士比亚的浪漫喜剧《第十二夜》第二幕第四场小丑的唱词，后经各国多位作曲家配以各种形式的曲调而广为传唱。

感兴趣了!”凯瑟琳撅着玫瑰花蕾一样的小嘴在海斯特汗津津的苍白的额头上吻了一下。“只是，哈珀小姐，”她逗笑着说，“他是要生小孩的。要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先生男孩，最后生女孩。我跟他说，如果他看到我们两个人之后，真的选择了你，而你，你正在经历更年期，可能无法实现他的愿望了。”她咯咯笑着。“不过我跟他说了，你很擅长收养孩子。我还告诉他，在孤儿院有好多年龄很小的小孩。”凯瑟琳又咯咯笑了起来。“哦，哈珀小姐，我做你们养子的阿姨好吗？或者我就做他们的表姐？我一直都希望能有表兄妹；乔安娜有十五个表兄妹呐。你想啊！有那么多亲戚可以去串门拜访！那么你的养子，哈珀小姐，就是我的亲戚喽？对吧？”

“我可不知道凯茜，”海斯特尽量和善地说道。如果这是在晚餐后，她们坐在那里做着针线活儿，她非常理性地和凯瑟琳谈论登在杂志上的这种事情，是一回事；不过和一个陌生男人谈论这么私人的话题，感觉就很不一样了。海斯特拿不准自己应该说些什么。“现在，”她强迫自己说话的时候不但要和善，还要显得开朗，“如果你能帮我一下，凯茜，也许我该起来了。把你忙坏了吧，跑来跑去的，在病人的房间和……”她咽回了最后的那几个字，抬起了身子，但是立刻又跌了回去，一阵恶心冲上了她的胸口。

凯瑟琳爬到床下去拿海斯特臃肿的医用靴子和卡脚器。海斯特闭上了双眼，任由那头痛带来的一阵阵怦怦的撞击缠绕着自己的脑袋。

“他说，”凯瑟琳从床下钻了出来，用手擦拭着靴子上那又高又圆、闪闪发光的脚趾套，“他说有些女人的更年期时间很长。他告诉我他母

亲的更年期就持续了很长时间。”凯瑟琳又一次咯咯地笑起来。“你知道吗，哈珀小姐，也许你也会这样的，他母亲不断地送掉一包包的，你知道什么吗。他就是那样说的，他真是个小甜饼，他是在说护垫。反正他母亲就是不断地把一包包护垫送给他的妹妹们，他有两个妹妹——不过都已经死了，真让人伤心，不管怎样，他母亲每次把护垫送掉以后，又不得不再要回来！他可真是……”

“安静！凯瑟琳!”海斯特咬着牙说道，“我要平躺一段时间。大约一小时吧。然后我再起来。你最好收拾一下厨房还有，照看一下那些家禽。”

“好的，哈珀小姐。”凯瑟琳感到受到了责备，快速地迈着小碎步走到了门口，她在那里低声说道，“你知道吗哈珀小姐？我决不会放弃他的。谁也别想让我放弃!”

“哈珀小姐！哈珀小姐!”凯瑟琳正在把窗帘拉开来。

“又怎么了!”好像凯瑟琳离开房间后只过了五分钟的样子。海斯特睁开了眼睛，看到了光线的变化。下午就要过去了。

“哈珀小姐，我该给他准备什么吃的呢？家里几乎没剩什么吃的了。我什么也做不成，你生病卧床，而他就一直大声叫喊，我是说，大声嚷嚷。我是说，我们可以……”

“凯瑟琳，‘叫喊’一点都没错，”海斯特冷冷地打断了凯瑟琳的话。也许，只要努力一下，那口美国腔现在也还是可以得到纠正的。凯瑟琳还没到朽木难雕的程度。“不是‘嚷嚷’，”海斯特说，“那不是我们用的

英语。”

“哦，是的，亲爱的哈珀小姐，我得说，”凯瑟琳一口气说了下去，“他真是一个好人。我很高兴没有把他杀死。我告诉他了，我很高兴他没有被我杀死，他说他也很高兴，而且等不及要和我结婚呢。我告诉他我们将举办一场美好的婚礼，因为你是那么好心又慷慨，亲爱的哈珀小姐。我们一直在讨论我们的婚礼。这样他就忘记了自己陷在井底的事。我和他说了我们将会穿什么样的衣服。我还描述了一下你要穿的裙子，”凯瑟琳补充着。

“凯茜你真好，”海斯特面无笑容地说道。

“是的，哈珀小姐。我向他描述了你所有的衣服。我告诉他，”凯瑟琳兴冲冲地说着，“我告诉他你在衣橱里放了很多衣服，有时你会拿出来穿上试试，不过从来不穿出去。他说他对此感到非常遗憾，在我们的婚礼上，你应该至少穿上两件，他说，你在婚礼上穿一件，之后，在婚宴上，你再换另一件衣服穿上。这主意是多么聪明啊！他尤其想要你穿那件玛格丽特公主式的格子呢裙子，因为我们一起为那条裙子缝了好多褶裥——那可是件很时髦的裙子，亲爱的哈珀小姐……”

“哦凯瑟琳——凯瑟琳，”海斯特紧闭的双唇迸出一声呻吟。“我再也受不了了。”海斯特真想大声嚎哭。希尔德！她感到内心的呼喊，但却不能喊出声来。“我知道他在井下，凯瑟琳，”海斯特尽力让自己听起来显得理智，没有发出那被苦苦压抑的喊叫，“不过我们推下井去的是一个死人，还拿了我们的钱，你明白吗，我们的钱就在井下，在他身上，今晚，你要，”海斯特坚决地说道，“你要下去把钱拿回来。”

海斯特坐在床边，穿上了她的靴子和卡脚器。她觉得难受，动作缓慢，笨拙。凯瑟琳，跪在她面前，开始帮着她穿衣服。“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说，“我说过了，我没有必要到井下去。如果我们把绳子放下去，他就能自己顺着井壁上的梯阶爬上来，你明白吗？然后他就能爬出来了。这很容易。求你了，你穿好衣服，我们就马上出去到井边把他救上来。求求你了。而且今晚我们就可以写信给乔安娜，告诉她婚礼的事，请她做我的伴娘，明天我们就能到酒店去预订一下，顺便买一些请柬卡片，还有……”

“够了，凯瑟琳，”海斯特站起身来，把裙子扯直。“不管井下是谁，都已经死了——D. E. A. D[①]——死了，”她说道，“不然他就不会在井底。”

“哦，不，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的声音甜得像蜜糖。“哦，不，”凯瑟琳又说了一遍，“他刚把这个递上来，让我们可以去买东西。他说他很抱歉拿了你的钱，他还说，他要我告诉你，这里有一百元，你可以带着到镇上去——他要吃牡蛎。就算是罐头牡蛎也行，因为这里是乡下。”凯瑟琳伸出手来，拿出了一张皱巴巴的钞票。海斯特难以置信地瞪着那张纸币。

“我把小花篮系在那条旧绳子上，”凯瑟琳说，看到海斯特并没有把钱接过去，她的声音有些发颤。“我说过了，”凯瑟琳继续道，“这只是钱，你自己的一些钱。”凯瑟琳把钱塞进海斯特手里，海斯特的手垂在

---

① 意即“死了”，海斯特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说出一个词，意在强调。

身旁，仿佛失去了生命一般。“我得给我们弄点吃的了，”凯瑟琳说道，小声地发出了紧张的笑声，离开了房间。

盯着那张钞票，海斯特的第一反应就是凯瑟琳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她手中握着的不正是她丢失的钱的一部分吗。还有更多的钱，紧紧地卷成卷儿，用橡皮筋牢牢扎住，塞在羊毛编织的小红帽松软的叠层里。海斯特皱起了眉头，绷紧了嘴唇，显得更加冷酷。“就让他待在那下面吧，”她对着自己乱蓬蓬的床说道。“如果他要吃牡蛎，就给他牡蛎。”她的脑海里形成了若干计划。她要利用凯瑟琳把钱从他身上拿回来。等她拿到了所有的钱，她就不得不用自己知道的唯一的办法来处置他了。

海斯特开始心不在焉地整理自己的卧床，一方面，她身体不适，非常虚弱，另一方面，她的脑子正忙着，想着其他的事情。她想到了那口井，想象着，井下铺满泥土和碎石的堤岸会是什么样子。又暗又潮湿。虽然不可思议，但是在她的想象中她仿佛清楚地看见了井中的天地。通常情况下，是有在麦田、道路还有城镇这些地方的地下藏着隐秘的溪流和岩洞的说法，这个说法像神话故事一样散发着魔力。那些溪流一滴滴地渗过岩缝，在某处的管道甚至隧道里更加欢畅地流淌着。岩石丛中闪现着小矮仙和其他仙境生灵的身影，还有城堡以及城堡的城垛和塔楼静静地耸立着，可以看见小小的台阶和滑道从一个洞穴通到另一个洞穴。有些岩洞的洞口镶嵌着宝石。地下的泉水滋养着那一排排的树木，这一点，她父亲说得没错，她自己也深信不疑。如果那股泉水穿越泥土和岩石一路流向树丛，那么井水的干涸就再自然不过了。可是他，那个困在

井中的人，却告诉凯瑟琳井下是有水的，还说水是苦的。海斯特猛地停住了整理床罩的动作，那张床罩就是不肯就位，叫人恼火，海斯特试了几次，都没能整理好。海斯特直挺挺地站在床边，她怎么居然会去想井中那个男人究竟都说了些什么，他根本就已经断气了。

又有个想法不可抑制地钻进了她的脑袋。她想到了伯德先生的警告。说不定最终真的被他言中了。如果不是遭受了这么大的打击，海斯特都想笑出声来了。一定是凯瑟琳拿了钱。是凯瑟琳偷走了她的钱，现在却想让她相信井里那男人仍然活着，还还回来一张钞票。还有，凯瑟琳喜欢食物，并且知道现在正是她们必须马上补充新鲜食物的时候(海斯特之前的小镇之行仅仅是为了买到绳子)，所以才准备好了要归还她偷走的一部分钱。海斯特思考着现在应该采取的最佳行动。由于头痛的关系，做这样的思考并不容易，要付诸实施也很难。

“你那小伙子为过夜做好安排了吗？”海斯特一边语调轻松地喊着，一边从过道走过来，自己也觉得自己的声音显得假惺惺的。凯瑟琳正埋头在水槽上方做着什么。

“顺便问一下，你那小伙子叫什么名字？”海斯特靠在厨房一把椅子的边缘。她的头还在抽痛着，不过疼痛已经有些迟钝了。她觉得自己终于不必再忍受一次长达三天的偏头疼了。一般情况下这会让海斯特觉得心头轻松，充满笑意，忍不住要奢侈一番。通常她还会愉快地想到要开车去镇上购买食品来补充食品储藏室。这一整天的时间，海斯特本来可以买回补给用品的，却都花在了买绳子上，真是愚蠢。海斯特想，现

在能做的就是幻想一下可吃的东西。显然，凯瑟琳并没有准备什么可口的食物足以吊起一位病人此刻变幻莫测的胃口。

“我是问，”海斯特重复着她的问话，“他叫什么名字。”

“他说让我叫他雅各布，”凯瑟琳回答道，从水槽上转过半个身子。“他说，哈珀小姐，让我告诉你把石头从井口推开；他说你会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凯瑟琳擦干了双手。“哦，亲爱的哈珀小姐，你在整理床铺的时候，他发了一通脾气，又喊又叫，很吓人的。他说他再也不想在井下待哪怕是一分钟了，我们一定得把他拉上来。他想要出来，哈珀小姐，就是现在，马上出来。他闹个不停，说等他上来就要抓住我们，杀了我们，他说他说到做到，不是开玩笑的。可是之后，他马上又哭了起来，请求我的原谅，当然也请求你的原谅，现在他说他刚才都是胡说八道，不能当真。他说那都是因为待在井底那种绝望在折磨着他，哈珀小姐。”凯瑟琳的脸一片惨白。海斯特还注意到她在发抖。“哈珀小姐，”凯瑟琳说，“他把头往石头上撞。”凯瑟琳停了停。“是故意的，哈珀小姐，因为他已经要绝望了，他说的，真是让人可怜，他不停用手抓井壁，把手上的皮都擦掉了……”

“我问你，”海斯特打断了凯瑟琳的话，“你是否已经安顿好你男朋友在井里过夜了，因为，如果你已经安顿好他了，我想你也应该关心一下我吧，我可是刚刚头痛过。”

“哦，当然了，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表现出了她的关注。“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亲爱的哈珀小姐，我可以……”

“先把我头发整理一下，凯茜，拜托了，”海斯特的话带着抱怨的腔

调，“然后我想吃点吐司，还有，也许可以来点鸡蛋。”

凯瑟琳为海斯特梳理着她长长的头发。她格外耐心，一点一点解开缠成一团的发结。因为不舒服，所以海斯特躺上床之前没有用发网把头发罩起来。凯瑟琳从上到下，慢慢推着发梳梳理长长的头发，然后把头发分开，开始把头发编起来。

海斯特得到了些许的安抚，但当她感觉着凯瑟琳纤细、灵活的手指，她认为偷走她钱的手指，拂过她的头皮，穿梭在她的头发中，海斯特又开始感到恼怒。

“快点，要梳一晚上吗！”海斯特猛地挣了一下脑袋。听了这话，凯瑟琳好像也同样变得不耐烦起来，用梳子从一个角度不必要地用力拉扯着头发。海斯特马上感到这种不耐烦的反应正表明是凯茜偷了钱，强烈的占有欲就是她动手的动机。这种占有欲，海斯特想，就是对拥有权的渴望，哪怕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也要拥有。而她，海斯特，将很快就向凯瑟琳表明，占有别人的财物是不会长久的。

这么多年来海斯特比一个母亲或阿姨还要尽职地爱着凯瑟琳，珍惜着她，知道是凯瑟琳偷了钱，海斯特感到非常痛苦。海斯特一直认为凯瑟琳当然也爱着她。在她们共同的生活里一直都是这样互相爱着对方，这种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在每一件小事上。

那个死人，那个入侵者，彻底扭曲了她们的关系。他带来了灾难，必须找到补救的办法。

“凯茜，你编得太紧了，紧得要命，别再拉了，别拉啦！这会让我的头痛更厉害。你是知道的！”海斯特并不喜欢自己此刻的声音，向上

伸出手去，握住了自己长长的头发。如果她们之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就没有补救的必要了。钱才是最重要的。

“凯茜，”海斯特说着，仍旧用手握住头发，减轻编发辫时对头发的拉扯，“你想不想有自己的投资？”

“哦，是的，亲爱的哈珀小姐，如果你觉得那样对我是最好的，”凯瑟琳用她猫咪一样的声音回答道。

连声“谢谢”也没有，海斯特心想。一定是凯瑟琳觉得有了偷来的钱，自己就有了足够的保障，或者她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有人正打算给自己一大笔钱，而这笔钱将永远属于她了。海斯特决定对凯瑟琳进一步考验下去。

“今晚，”海斯特说，“你要到井下去，就用我买的那根绳子，等我们把钱拿回来，安全地放在这所房子里——明天我就带你去镇上，我们把那笔钱用你的名义进行投资。然后，我们的生活费和到欧洲度假的钱，我可以从……”海斯特顿了顿，等待着，希望凯瑟琳在这样的慷慨举动面前能自行坦白，说不需要到那可怕的井底去——说钱已经在这里了，就在房子里。海斯特期待着凯瑟琳能让她得到鼓舞。她们将一起欢庆那些整齐地卷成卷儿的钞票重现眼前。

凯瑟琳没有马上回答，此刻她嘴里正塞满了发卡。海斯特一边等待着凯瑟琳的回答，一边感觉着那些发卡在她头皮上滑动，她心中思忖着，凯瑟琳会是什么时候把钱拿走的呢？海斯特认为有可能是她们出发去参加博登家派对之前的任何时间。那些钱有可能，不，一定是藏在很近的地方，就在房子的某处，也许就在某个翻过来的罐子下面，或者就

在碗橱里某个碗的下面。她真想跳起来猛地扑向一只反扣的碗，一下子把它转过来，一举搜获，找到那笔被藏起来的财富。她不得不克制着自己，因为她知道，凯瑟琳有她自己的行事习惯，她一定会选择那些她自己中意的地方来藏匿这笔钱。那顶小红帽，海斯特注意到，帽里子都翻了出来，空荡荡地躺在架子上它一直被存放着的那个位置。看到那顶帽子，海斯特强压的怒火重重地撞击着她的心脏。她什么也没说，等待着凯瑟琳的回答。

“没这个必要，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声音流畅地说道，“没有必要让我到井下去。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如果你把丰田车的钥匙给我，我会把绳子拿过来——绳子就在丰田车里是吗？——然后我们可以让他爬上来。爬绳子他可比我在行多了！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的语调发生了变化。“可不能再让他待在那下面了。他会疯掉的。他已经告诉过我他会发疯的，再说他还受了几处伤。他很痛，需要个医生，还有，他告诉我他必须今晚就出来。我必须从你这里拿到绳子，他告诉我的，我必须这么做。他很害怕，亲爱的哈珀小姐，你难道不明白吗，井下很可怕，手电的光线很弱，我不得不对他说我们只有这一支手电。我只能告诉他我们再也没有别的手电了。他说我一定要跟你拿到钥匙。我告诉他了你把钥匙串在脖颈的项圈上，他说我一定要把钥匙从你身上拿下来……”凯瑟琳马上就要哭出来了，那种声调海斯特非常熟悉。

“如果我们把他弄上来，你那小伙子，”海斯特用戏谑的语调轻描淡写地说道，“他会马上把我们两个都塞进井里去的。相信我吧，凯瑟琳，不管是谁，被卡车撞死了，又被扔进了井里，如果还能还魂重生，决不

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你必须要明白这一点，凯瑟琳，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你今晚必须下到井底，把钱拿回来。”

“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听上去似乎在低声呻吟着，“你并不相信他真的还活着是吗。哦，让我告诉你，他真的还活着。我一整天都在那里，他不喜欢被扔在那里没人理睬。我现在本来是应该到井边去的，只不过我不能同时待在两个地方……”

“如果他真的像你说的，还活着，”海斯特打断了凯瑟琳，继续用那种调侃的语气说道，“你就应该打扮得好看点，整洁点，弄得漂漂亮亮的，穿上你那条鹅黄色的裙子，洒上那种外国歌露尔香水，到井下与他相会。你知道的，把自己献给他——既然你那么爱他，这样做也不是很难呐。告诉他你爱他，你想怀上他的孩子，还有，向他要那笔钱，让他相信你，随便他要什么都答应他，等等等等，你不是很懂这种事情嘛。你知道的，相爱的人也常常会背弃诺言。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嗯？不过，”海斯特加了一句，“从一个死人身上拿钱就容易得多了。也快得多，你就这么下去再上来，就结束了，就成了。现在，”海斯特说道，“我们来换个话题。我想吃个鸡蛋了。你呢？你也吃个鸡蛋吧？我要两个，不要煮得太老，用勺子挖到杯子里，我还要几片薄薄的面包，抹上新鲜的黄油。”

“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站着没动，并没去准备食物，她说道，“你还记得吗，”她的声音很轻，“你记得他送上来一张钞票吗，是张一百元的钞票？”

“是的，是的，当然记得，”海斯特说，“我相信，那正是一张属于

我的钞票。”她一瘸一拐地穿过厨房去拿那个用来煮鸡蛋的小小的平底锅。

“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说，“如果不是他用一个小篮子把钱送上来，我是拿不到那钞票的。我从来没有钱，我怎么会凭空拿到那张钞票呢？”

“凯瑟琳！”海斯特狂吠道，“不要继续对我撒谎啦。如果你想留着你拿走的钱用作你自己的投资，我非常乐意，你就留着吧。我回头再和你讨论。现在，我们必须要弄好我们的晚饭，或者，反正就是一顿饭，如果你那绅士朋友在食物储藏室里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的话。”海斯特说话的样子就像在哼一首走调的歌，用一种和缓但粗声粗气的鼻腔回音。

“你就只知道和关心钱。”凯瑟琳的话让海斯特猛地来了个转身，几乎失去了平衡。

“钱、钱、钱，”凯瑟琳喊叫着。

“是的，亲爱的凯瑟琳，钱，”海斯特说，“我的确了解钱，也关心钱，很明显，你也一样。哦，凯茜，”海斯特脸色都变了，继续说道，“凯茜，我们到底怎么了。”海斯特很意外，她并没打算这样做，却发现自己正在发出恳求。“凯茜，”她说，“凯茜，听我说，我真正关心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而我关心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你的将来和你愉快的生活。你知道这一点。我从未对你吝啬过什么。我总是想方设法让你快乐，我总是那么全心全意地信任你。这一切对你来说难道毫无意义吗？要知道，你就是那个我为之生活的唯一的人。”

凯瑟琳，听了这些话，眼泪夺眶而出，放声大哭。“哦，亲爱的哈珀小姐，你对我很好。我都知道。我知道，但是我们真的不要把他再留在井底过上一个可怕的夜晚了。他说那就是地狱。我不能休息，亲爱的哈珀小姐，我还没合眼睡过，我累极了，但是明知他在那个又黑又潮湿的洞里孤零零一个人，我不忍心只图自己舒服。哈珀小姐，我花了所有的时间，尽可能地在外面和他待在一起，一遍遍告诉他你是个好人、和善的人，你会把钥匙给我，我就能帮他从井里出来。我不断和他说话，告诉他一切都会好的。求你了，亲爱的哈珀小姐，就请你把丰田车的钥匙给我吧。你看，如果他自己不能顺着绳子爬上来，我们就不得不求助外援。我答应他，我们会请博登先生和其他人来帮忙的。”

“马上住嘴，不准再说疯话，”海斯特说着，恐惧浮上了她的心头。她伸出一只手按在自己扁平的胸脯上，才感到有些放心。她摸到了那些钥匙，还都安全地挂在那里。“不准再说废话！”她语气坚定，压制着凯瑟琳即将爆发的歇斯底里。“动手好好地摊面包和涂黄油。我可不想吃碎面包和没有涂匀的黄油。”

“这不是废话，”凯瑟琳叫嚷着，“让我告诉你，哈珀小姐，我没有杀死他。我并没杀死他，是你把他推下井去的。是你想出来的主意，是你那么做的，你要是一直把他困在井下，他才会死呢，要是这样，你才是杀死他的那个人。你不能杀死他！把钥匙给我！”凯瑟琳尖叫起来。“我要去请求帮助。我恨你！”她的尖叫声更响了。“我恨你，我会一直都恨你。我现在才看出来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别忘了我可在修道院待过很多年。我们在那里可什么都会说。我可是学了一些东西的。我能

分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知道什么是坏事。哈珀小姐，我能看出谁是坏人。”凯瑟琳吸了口气。“我也讨厌你的音乐。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个。”她一屁股坐在桌旁，哭泣着。

“凯茜，”海斯特说道，她伸出手去，似乎要敲打那长满金发的脑袋。“你也知道不是吗，我把尸体推下井去是为了保护你。你当然明白。我除掉了那尸体，除掉了证据。你想过这个吗？现在，听我说，我们为什么不冷静下来，平心静气地谈谈……”海斯特一瘸一拐地绕着桌子转着。

“哦，拿开！”海斯特正要伸手抚摸凯瑟琳的肩膀，凯瑟琳却猛地扭动身子，挣脱了。“滚开！”

这两个女人，好像谁也离不开谁似的，坐在厨房里，饭桌的两头，桌上还剩着没有准备好的晚饭。谁都不想吃东西，连片面包也没碰过。两人都沉默着。海斯特不时笨拙地站起来，拖着她的瘸腿走到柴火箱那里，往炉子里加上根劈柴。屋外开始下起雨来。久旱后的降雨来得急骤，绵绵不断。她们听着雨点敲打着屋顶。雨水像小溪一样从厨房屋顶顺着没有装窗帘的窗户外面流淌下来。雨水打在泥土中散发出来的那股香味儿通常会让两个人都觉得心旷神怡，而此时此刻，她们却无动于衷。就好像她们压根儿没有察觉到一样。

凯瑟琳开口说了一句，“求求你了，亲爱的哈珀小姐。”海斯特并没有马上回答，心里非常明白，怎样做才能不向凯瑟琳的歇斯底里让步。“准备睡觉吧，凯瑟琳，”她等了一会儿才说道。

两个人谁也没动，都没有离开桌子。海斯特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往常她手中一定会忙着什么，此刻双手却都闲着。她的大腿上也没有摊着渐渐成形的手编衣服。凯瑟琳直勾勾地盯着海斯特，眼睛里渐渐蓄满了泪水，她不得不把眼泪抹掉。她有时会把头趴在桌子上，枕着自己的手臂。凯瑟琳抬起头来，又开口说话了，“求求你了，亲爱的哈珀小姐，丰田车的钥匙。我们到他那里去吧。”

“不，外面雨下得太大了，”海斯特回答道，还加了一句，“我几个小时前就让你准备好睡觉了。”

慢慢地，海斯特意识到凯瑟琳会一直等下去，一直到把自己耗得精疲力竭，不得不去睡觉。熬过一次糟糕的头痛之后，海斯特常常会像个婴儿一样，睡上一大觉来恢复体力。她意识到，凯瑟琳等的就是这个机会，那时，凯瑟琳就会用敏捷的手指从她项圈上那熟悉、安全的位置上解下钥匙。海斯特一脸坚定，她知道，现在没有什么是安全的了。既然如此，她下定了决心，绝不去睡觉。凯茜没怎么睡过，海斯特几乎要露出微笑了，就因为凯瑟琳还年轻，一旦睡着，就会睡得很沉，一下子睡上好几个钟头。

凯瑟琳有时轻声暗自哭泣着，她的脸埋在手臂里，有时看上去又好像小睡了一会儿。海斯特不断警醒着自己，因为她知道，凯瑟琳可能会装睡，这样，海斯特就会松懈下来，也可能会去上床躺着，舒展一下腿脚，那样的话，海斯特就更容易睡着。

雨不停地下着。水滴好像在屋顶跳舞，雨水顺着屋顶的檐槽冲刷着，汇流到干燥的落水管，发出仿佛演奏音乐一般的声音。渐渐地，随

着落水管中的雨水越冲越多，除了雨水的急流在石屋稳固的屋顶发出的轰鸣声，其他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有几次，海斯特完全沉浸在这雨声之中。她想到了父亲农场上的几处地方，在那里，雨水会汇聚成流。随着她一天天长大，记忆中，小时候好像度过了很多完美的夏天，也有很多湿冷的冬日。那时候的雨水也比现在多得多。

“来呀，海斯特！”希尔德·赫兹菲尔德说道。“我们在雨中散会儿步吧。”她们穿着胶鞋一起出了门。海斯特因为不能两只脚都穿着惠灵顿橡胶长筒雨靴[1]，尽量使自己那只特殊的靴子保持干燥。这样的出行常常会变成一场很有趣的游戏，是希尔德发明了这个游戏。她会走在前面，在松松软软、湿乎乎的小路上试探着，寻找安全的落脚点。“到这里来，海斯特，这里是安全岛！”

河道出其不意的改道使牧场变了样。雨季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随着雨水的到来，一切都有了生机。大家都变了个人似的，欢呼雀跃，把之前的苦闷日子抛诸脑后。人们怀着乐观的心情干劲十足，播撒更多的种子，购买添置更多的机械设备。男人们在厨房进进出出，大嚼甜枣和核桃糕，还有新鲜出炉、抹满了鲜红草莓酱和奶油的烤饼。此时此刻，甚至连一向不准人们穿着靴子进屋的祖母也对厨房地上男人们的靴子带进的泥巴视而不见了。

---

① 一般为橡胶材质的长筒雨靴。因第一任惠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役中打败拿破仑一世、后任英国陆军元帅的亚瑟·韦尔斯利而得名。

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当海斯特躺在床上，她能听得到夜晚雨水落下的声音，雨点有规律地敲击着屋顶，排水管来不及排走屋顶的积水时，雨水就会漫过屋檐，像瀑布一样冲落下来。整个晚上，在雨声的掩护下，桌椅板凳们嘁嘁喳喳地交谈着、叹息着，地板嘎吱嘎吱地叫着，把那嘁嘁喳喳的低语和叹息从一个房间传到另一个房间，并顺着廊柱一直传到屋顶。有时，夜色中会传来几声叫喊。那是海斯特感到腿上传来的疼痛而忍不住叫出了声。此时，海斯特的父亲便会用烛碟端着蜡烛前来探看，他一路走着，手中的烛光便沿着天花板一路摇曳着。海斯特那条残疾的腿常常会莫名其妙地痉挛，或者她会感到耳朵里有奇怪的疼痛。接下来的时间里，海斯特在梦魇中感到父亲和赫兹菲尔德小姐脚步匆匆地沿着过道走来，两个不同的烛碟里、两盏烛灯的光汇聚在自己房间的天花板上，映照着两个怪诞跳跃的身影，在天花板与墙壁之间上下摇晃，并渐渐重合，融为一体。海斯特的父亲会一边打着哈欠，一边用低沉的嗓音为她讲述了不起的火狐和野狼兄弟的故事……

一阵痉挛让海斯特醒了过来，她坐在厨房里，听着雨声。她早就盼着雨季所带来的喜悦。等到早上，一切都将焕然一新，不过她面临的问题还是不会改变。桌子另一边，凯瑟琳睡得死死的。海斯特很担心在乔安娜到来之前凯瑟琳是否能好起来。一想到乔安娜即将来访，海斯特就觉得难以忍受。尽管疲惫不堪，海斯特还是开始在脑海中构思一封信，她在信中建议乔安娜把来访推后“一段时间”。“凯瑟琳身体不太好……”她是不是应该用花哨一点的信纸写这封信呢？……乔安娜一定

会刨根问底地询问凯瑟琳的情况，这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孩关系似乎非常亲密，海斯特所知道的一些亲姐妹也没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年轻小姑娘要经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才会让一个不受欢迎的来访者知趣而退呢？传染病——麻疹、腮腺炎、水痘——但是也许这些小孩才生的病两个小姑娘都已经一起生过了。阑尾炎，也是儿童易发病，还要牵涉到住院，况且，就像很多人一样，乔安娜一定也会热衷于探望住院病人的。由于情绪紧张而病倒，说起来容易，但是一定会有什么事或什么人导致了情绪紧张吧，这又会引来无尽的打探和询问……

海斯特父亲讲过的一个火狐狸的故事是关于一只常常要大声叫唤的狐狸，它总是叫“脑袋出来了，半拉脑袋出来了”，还有“脑袋全出来了”。有几次，海斯特感到自己好像就要想起什么了。可是，突然地，那种感觉却离她而去，思路完全涩滞，什么也想不起来。那只狐狸为什么要大声叫喊这些奇怪的话？海斯特隐约记得好像这只狐狸是个接生婆，但是狐狸的身份只不过为它的叫喊平添了几分神秘。

在孩提时代，有一些东西海斯特非常喜欢；特别是一些词句；我以性命向你挑战！她对着每个人都这样说。赫兹菲尔德小姐会眨着她微微凸起的眼睛困惑地问，“Vot iss ziss[①]？”我以性命向你挑战！此时，海

① 应为“What is this”（你说什么），因为赫兹菲尔德小姐的母语为德语，英语的发音不太准。

斯特会装模作样地挥舞的她的阳伞，假装那是一柄长矛。

“但细现在无有下雨[1]，海斯特！”希尔德继续埋头阅读，而海斯特，像往常一样，拿着她的“长矛”对着沙发软垫一阵乱戳……

炉火眼看就要熄灭了。海斯特身体僵硬、动作笨拙地站起身来，往炉子里添了一些短柴。她讨厌看到因为炉火不旺而显得黑乎乎的炉子。厨房里很冷。她觉得自己刚刚一直都在想着关于希尔德·赫兹菲尔德的事情。她们在一起玩过非常孩子气的游戏。到寄宿学校读书以后，她就不得不像罗莎莉·博登说的那样，表现得“与自己的年龄相称”了。和希尔德在一起，海斯特感到的是可靠安全、年轻活力和欢欣幸福。如今她想要给凯茜营造一个家、让她接受教育，尽管很多人，包括凯茜自己和乔安娜，都认为这个年龄的女孩“已经过了接受学校教育”的阶段；海斯特所有的这些努力也许都是为了延续她自己年轻时候的那种幸福感受。

雨还在下着。水位要上涨了。一想到储水罐、水坝里都将贮满雨水，海斯特就感到心满意足，可是她突然意识到那些储水罐和水坝已经不再属于她了，于是马上变得兴意索然。现在她只寄念她们自己的储水罐能贮满雨水，并希望这个念头能一直占据着她的脑海，陪伴她度过眼前的漫漫长夜。昏暗的桌子的另一边，凯瑟琳仍旧全无动静。她显然熬不住困乏，无法继续守夜。那些钥匙仍旧安全地串在海斯特的颈圈上。

---

① 应为“但是现在没有下雨”。

海斯特心怀感激，用冰冷的手指摩挲着它们。她自己一定也打过盹儿了。凯瑟琳，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想要睡觉的话在哪里都能睡着，这会儿正头枕着手臂，趴在桌子上熟睡着。

海斯特拄着拐杖穿过厨房，拿过那条苏格兰格子毯，轻轻披在凯瑟琳后背和肩膀上。海斯特又一次离开了厨房，她来到自己的卧房，在黑暗中沿着卧房门后的书架摸索着，抽出了一本书。即使不点灯，在黑暗中，她也知道这是哪一本书。

那本书散发出来的气味使海斯特想起了老房子里自己的那个房间。窗户外面就能看到牧场，在老房子的这一边，牧场一直延伸到房根底下。那片牧场上总能见到羊群，尤其是夹杂着羊羔的羊群。海斯特阅读的时候耳边常常隐约传来羊羔咩咩的叫声和母羊闷声闷气咕噜噜的应答。有时羊群近在咫尺，好像就在她的窗下，紧贴着她的窗户，甚至让她觉得羊群就在屋子里面，和她待在一起……

海斯特把书带回厨房，就着她那头桌子上的灯光，开始阅读起来。

> ……头顶可爱的乡野凉棚，之上笼罩着一弯生机勃勃的大树枝干……
>
> 还有：
>
> ……他们离开一年以后，忒勒法萨扔掉了她的王冠因为那王冠箍伤了她的前额，“这王冠只是带给我头痛之症，”这位王后说道，

“却无法治愈我心痛之疾。”

海斯特记得，王后和她的儿子们踏上了无休止的旅程，进行着无休止的找寻①。海斯特不耐烦地翻看着书页，发现这本神话书的作者词藻浮华。当然了，这本书没有插图。根据书中的描绘海斯特的脑海里浮现了一幅幅画面。她把这本书放在一边，又回到卧房，在黑乎乎的书架上掏摸着。这回她带回厨房桌边的是两本破旧的小说，《织工马南传》②和《鲁滨孙漂流记》。她必须想方设法熬过这个夜晚。还有接下来的白天和夜晚。海斯特觉得头上好像戴上了一顶箍紧的王冠。那其实是她编得紧紧的发辫。“凯瑟琳，发辫编得太紧了。”海斯特低声嗫嚅着。她自己的头发又一次引发了她的头疼。

通常下雨天会使海斯特感觉好些。到了早上她就会好起来了。海斯特祈祷着凯瑟琳能够奇迹般地恢复正常。

懂得珍惜，老实可靠，对爱不懈寻求，富有信念，正是因为这些，海斯特才喜欢阅读关于这个老男人③的故事，这个孤苦伶仃的老织工、小气鬼，却温柔地照看着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

石屋对她来说却是温柔的暖巢，温情的呵护便是这石屋的衬垫……

海斯特读了一会儿，然后又打开了另一本书。当她还是小孩子的时

① 希腊神话中，希腊泰罗斯的王后忒勒法萨的女儿欧罗巴因其美貌而得到宙斯的爱恋，宙斯化身为一头白色的公牛将欧罗巴驼往克利特岛。忒勒法萨王后和儿子们四处寻找女儿欧罗巴，却不幸在途中死去。

② 《织工马南传》，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1819—1880)的作品。

③ 指织工马南。

候，有一次她“杀死”了一个夹肉三明治。那时候她建造了自己的围栅，那是她用干草在牲口棚里自己动手修筑的。每天，她都从那里出发，开始她的狩猎旅程。她把“猎杀”到的三明治装在睡袍口袋里带到了床上，并且在日记中写道：“我带着枪，深入小岛觅食……我杀死了一只母山羊……”①

她很明白，在荒岛上命运容不得你有其他的选择，只有想方设法地生存下来。

风声响了起来。好像那风正围绕着她们的陋室盘旋呼啸。海斯特虽然明知屋顶建造得非常坚固还是不禁有些担心。院子周围的篱笆也扎得很牢，是她坚持要把篱笆扎得牢牢的，还有那座老旧的羊毛剪理捆装场，已经经历过很多次狂风的考验了。不时地，透过风声，她能听到井盖被风吹起又落下的声音。这场风暴过去以后，海斯特想，要请人把井盖换掉，重新把井口严严实实地封起来。她还因为凯瑟琳的歇斯底里而自责——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没能把井口封严。

这些年来，因为这口井而引发的翩跹浮想都是那么浪漫而美好；童话中相爱的情人和妖魔鬼怪都深藏在井底，因为离得遥远，那些邪恶的东西虽然危险，却让人觉得不足为患，想象起来还悠哉游哉。她们甚至还想象井底到处都是岩洞，岩洞的内壁嵌满了宝石，而且那些岩洞富有魔力，能够实现人们的心愿。井中还有呼啸的风声，稀少的水源嗒嗒滴

① 海斯特在日记中借用了《鲁滨孙漂流记》中的故事情节。

流的声音，隐约会传来喃喃语声，听上去好像有人从井的深处发出了声响。

海斯特还记得，很多年以前，有一次风雨交加的时候，暴风雨的声音之中就夹杂着人的声音。那声音好像是从屋顶山墙发出的哭喊，抑或来自某个遥远的角落，一个废弃了很久的羊圈，或者是从水溪的岸边传来的，那条水溪经过多年的冲刷，冲出了深深的溪谷，形成了沟壑，暴雨带来的污浊的洪水便在那沟壑中奔涌着。

在狂风的间歇里，海斯特又一次陷入了恐惧的包围之中。她感到一阵寒意侵来，浑身发抖，不得不紧咬牙关，抵抗着阵阵上涌的恶心。海斯特好像听到屋外有什么声音。听起来像是有人在不断地叫喊。海斯特想到了自己的那支枪，却不记得放在哪里了。狂风又开始了怒吼，人的叫喊声消失了。风势减弱，雨下得更大了，各种各样的声音，真实的、臆想的，通通淹没在这倾盆大雨之中。海斯特坐在椅子里，浑身的肌肉都绷紧着。萦绕未尽的偏头疼使得她觉得脑袋一阵阵抽痛。她试着用手指触碰自己的头；却牵动了头发，拉疼了前额。海斯特望着自己的双手，她手指关节的骨头好像透过皮肤，发出了惨白的光。

海斯特瞪着翻开的小说，但却没有在阅读。一片烧焦的柴火在火炉里噼啪作响。她猛地转过身去，好像看见有人进了屋子，不是正大光明地进来，而是偷偷摸摸地。凯瑟琳还在睡着，趴在桌子上，头枕在自己的手臂上。海斯特看了看钟，才发现还没到午夜。到早晨还要等好几个小时。为了摆脱内心的恐惧，海斯特努力让自己期盼着天明，期待看着朝阳升起在经历了暴风雨洗礼的大地上。早晨的到来，海斯特明白，并

不能解决她所面临的问题。事情也许会变得更加复杂。她缓缓坐起身来，靠拢火炉。她又听到了，这次海斯特非常肯定，风中有人在哭号。她停了下来，身体重重地倚在手杖上，侧耳倾听着。她对自己说那可能是什么动物发出的声音。很多鸟和动物都能模仿人的声音，尤其是羊，它们咳嗽的声音听上去就像人在咳嗽。除了大雨不断哗哗倾落的声音，并没有别的声响。海斯特拨旺了炉火。到了早晨，等这场暴风雨倾泻完毕，一切都会焕然一新。她会嗅到泥土湿湿的味道，感到拂面的清新空气。屋外的种种烦扰，所有的一切，都将过去。管它是什么在雨中发出哭号的声音，都再也不会出现了。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海斯特安慰着自己，内心深处却十分明白，事实并非如此。

海斯特知道凯瑟琳为自己梳头和编辫子的时候曾想过要把钥匙从她的保险项圈上顺下来。海斯特觉得辫子编得太紧了。尽管费力地抬起双臂会让她再次感到偏头痛，但她还是不得不自己把辫子松开。

“凯茜，”海斯特想要说，“醒醒，我们和好吧。请为我松开辫子，它们编得太紧了。求求你了凯茜。让我们忘了这所有的烦扰，继续过回我们原来的生活吧，凯茜。”海斯特发现自己在编排解释的话语：“凯茜，我认为我之所以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保护你——但我必须告诉你——人们会觉得你很可怜——我并不这样想——我不喜欢别人到这里来，我不欢迎送报纸的、摄影师、记者还有观光客。我不愿看到别人跑到这儿来，对我们的生活指指点点。凯茜，我得让你知道这一点，这样我们才能恢复以往的生活。”这些话她该怎样向凯瑟琳开口呢？“凯茜，如果我没做那些事情，我们现在就可以拿回我们的钱了。”海斯特觉得，

如果自己对所发生的事情能够这样理解，那么或许也能得到凯瑟琳的理解。但是还有一些事……凯瑟琳怎么能和一个陌生的男人那样谈论生活私隐呢，甚至谈论的还是她海斯特的生活。杂志上常会刊登一些关于人们生活隐私的文章，还配有照片，往往是某个样貌成熟、衣着整洁的护士，但从杂志上读到这些东西，是无所谓的。海斯特和凯瑟琳在一起常常无所顾忌地谈论她们从杂志上读到的那些事情。海斯特一直觉得凯瑟琳从修道院里学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一次她说凯瑟琳在这方面比她知道的还多。凯瑟琳听后大笑了起来。“哦，亲爱的哈珀小姐，”她说道，“在修道院，她们满脑子就是一件事。她们像猎狗一样四处搜寻，一心想发现是否有人被搞大了肚子!”

海斯特意识到自己一定是睡着了。灯已熄灭，厨房里黑乎乎的，只有炉火发出微弱的红光。隐约中海斯特看见凯瑟琳已经不在桌子的另一端了。她想要叫，“凯瑟琳，”但是感到喉咙干涩。尽管如此海斯特还是尽力嘶哑着嗓子叫了一声，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她伸手去摸那些钥匙。钥匙都在，紧贴着她紧身衣的纽扣。海斯特感到浑身冰冷麻木，连头也动不了了。她一个激灵，连忙举高双手，摸到自己滑顺的头发被辫成了紧噔噔的发绳。海斯特立刻醒悟过来，自己的发辫被一层又一层地绕在椅背的椅柱上了。她小心翼翼地顺着椅柱往下摸，摸到自己的头发在椅柱上缠了一圈又一圈，密密层层。她被人用她自己的头发捆起来了。这种在悄无声息中完成的可怕行动，让海斯特胆战心惊，她试图从椅子上站起来，却失败了。

“凯瑟琳!”海斯特嘶声叫道。四周寂静无声。海斯特试图再一次大

声叫喊，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凯茜！”海斯特徒劳地挣扎着。

海斯特就这样被惊醒了。她小心翼翼地抬起手来，摸摸自己的头，又摸摸椅子背，发现自己并没有被绑起来。坐在桌子对面的凯瑟琳，抬起头来，错愕地望着海斯特；然后拉了拉毯子把自己裹得更紧，从椅子挪到了那张旧沙发上。凯瑟琳躺在了沙发上，拉着毯子盖住自己的肩膀，看上去好像又进入了梦乡，仿佛从未醒来过一样。

海斯特一瘸一拐地走到柴火箱前。看来她需要到外面走廊去取些柴火进来把炉火重新点燃。

一开门，积水的院子晃着海斯特的眼睛，她觉得自己又听见了那个声音。尽管远处天空接近地平线的地方正渐渐透出黎明的微白，天色还是黑乎乎的。海斯特侧耳倾听着，好像又一次听见了那声音。那些家禽不合时宜地聒噪起来，让海斯特吃不准自己是否真的听到了什么。凯瑟琳说过，她把手电筒丢到井下去了。海斯特还有一支小的手电筒，于是去取了来。熟透的榅桲果实的香味提醒了海斯特，她在衣橱的顶部边缘摸索着。海斯特记起她的那支枪以前就放在衣橱顶上，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在老房子时候的事了。那枪一定在屋子的什么地方藏着，不过既然找不到，也就派不上什么用场了。进来了一个入侵者，也许还是个杀人犯，可她却手无寸铁。

凭着手中小手电筒微弱的光亮，海斯特步履蹒跚地穿过了院子。空气清冽，到处都发出滴水的声音。海斯特脚上锃亮的皮靴在积水中趟过，弄得水花四溅。雨水顺着房子的水槽和屋檐的瓦当滴滴嗒嗒地淌下

来。一开始，海斯特觉得那声音是从羊毛剪理捆装场的草堆中发出的。即使有枪，也用不上。那枪轻易就会被敌人夺走，因为她一只手要打着手电筒，而另一只手还得拄着拐杖。海斯特无奈地苦笑着，半是笑容、半是无奈的表情使得整张脸扭曲着。也许不要继续搜索下去比较好。

那声音，海斯特此时反而难以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听到过什么叫声，但是刚才被湍流疾落的雨声掩盖而显得模糊的声音似乎是从井中传来的。海斯特极不情愿地来到井盖前面。井中存积着雨水。海斯特嗅得到雨水的味道。水位很高，相对于井的深度来说，这水位高得吓人。海斯特用手电筒微弱的光柱照向黑乎乎的井中涌动的水流。手电筒的光线在井中摇晃不定，难以追寻。海斯特对井水感到了恐惧，她知道这井水的力量有多可怕。

她很清楚洪水上涨的速度。不用十分钟，洪水就能吞没桥梁和牧场，让四周变成一片汪洋。

海斯特再次用手电筒的光线照向井中，微弱的光线在黑乎乎的水面上反射出怪异的波纹和涟漪，海斯特看得清清楚楚，有一只手抓住了离水面最近的那根梯阶，就是埋进井壁、与其上的那些梯阶相距甚远的那根。井水疯狂地拍打着井壁，海斯特觉得自己还看见了一个男人的脑袋，因为浸泡在水中，而显得小小的，圆鼓鼓、滑溜溜的。

漂浮在井水中时隐时现的东西很难看个究竟。正因如此，海斯特才使劲儿用手电筒照向迥异于平日的井底，想借着微弱的光线对这诡异的井下一探究竟。除了井水发出的奇怪声音，这会儿好像又没有什么其他声音了。而刚才海斯特以为自己看到的那些东西此刻却淹没在井中，无

影无踪。海斯特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等着井水再显现某些迹象。而令她惊恐的是，井水好像又上涨了。海斯特心想，井水很快就会漫过更上面的阶梯，接着会是再上面的那根。

海斯特知道，水位涨得有多快，就会以多快的速度退回原来的高度。想象着离井栏越来越近的那个东西，海斯特惊恐万分，浑身发抖，她抬起了拐杖，努力向井口探出身去。她把身体扑在井沿上，想用那根岑树枝干做成的细细的拐杖戳戳看水面下面究竟是什么。拐杖够不到水面，海斯特拼命地乱捅着，却没有捅到任何东西。那男人一定是沉下去了。

“下去吧！”海斯特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自言自语。“沉下去！一直沉下去！下去吧！沉回井底去！”

最低的一级阶梯在井壁很深的地方，距离其上的那级阶梯的距离又很远，就算有人用手抓住最低的阶梯，再怎么样也够不到上面的那级，除非有什么东西能托起那人的身体；突然上涌的大量井水说不定就有这样的力量。一手抓到了上面一级阶梯，另一只手就能够到更上面的那级。海斯特可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她的拐杖在井中又伸不到多远，根本无法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她能再发现那只手、那颗脑袋，然后能用拐杖捅到那手和脑袋，就能让它们永远消失在井中。“下去吧！沉回井底去！”海斯特紧咬着嘴唇，都咬出了血来，难以按捺心头的怒火，她明明知道那个男人，如果真的就在井水的水面下，也只不过就是一具僵尸而已。束手无策的感觉和满腔的怒火让海斯特感到无力和虚弱。

一个疯狂的想法闪现在海斯特的脑海，她停下了手中乱捅的拐杖。

如果她把丰田车调个头，倒到靠近井边的地方，再把绳子的一端拴紧，松开的绳子也应该足够长了。海斯特的意识半是混乱半是疯狂，思索着应该把绳子的一头系在什么地方。她的脑子还保持着那么一点清醒。

把卡车调个头很容易。卡车引擎的轰鸣和轮胎磨擦着潮湿的沙砾所发出的声音就像多年前她父亲的车在希尔德失声叫喊的那个夜晚所发出的声音。那天晚上，在烛光映照的浴室里，希尔德浑身浸透了鲜血，异常恐惧，尖叫不止。

事情很快就一清二楚了。那个受人宠爱、伶俐勇敢的跛脚小姑娘长成了一个个子很高、举止笨拙的青年女性。海斯特的父亲，本来怀着最后一线希望，认为用自己所知的那种方式能得到一个儿子，现在又开始盼望生个儿子，一个健康健全的男孩，能给自己做伴、成为自己伙伴的儿子，他事先并未和母亲，也就是海斯特的祖母商量过，也不知道事后老太太会那样惩罚他们。在那以后，他内心的羞愧和失望一定伴随了他一生，正像海斯特对希尔德·赫兹菲尔德被驱逐的记忆一样，当时海斯特就那样转身离开了，她并不想从那可怕而神秘的痛苦中探求什么。

不能让这些事情发生在凯瑟琳身上。绝不能。她，海斯特，亲爱的哈珀小姐怎么竟然会想到让凯瑟琳做这样的事情。她怎么能要求凯茜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下到井底去做那种在牲口棚或牧场的角落才会发生的肮脏的事情。为了族群的繁殖而交配对牲口或有些人来说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对凯茜绝不是这样。这怎么是她娇美无邪的凯茜能做的事

情呢。

海斯特不想把那个男人从井里拖出来。一开始把那男人塞进井里是有充分理由的。对自己做的事情出尔反尔，就是往轻里说，也是浪费宝贵的精力。

海斯特思忖着怎样才能用绳子套过那男人被水泡涨的腋下。她觉得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尽管极不情愿，海斯特还是把她那辆敦实的小卡车调了个头，并一直倒车到抵着石头井栏。她尽量想要加快动作，但是心里却明白自己快不了。车厢地板上的那堆绳子很结实，很显眼。抓在手里，海斯特觉得这绳子充满了力量。她一遍遍地摸着绳子，估计着绳子能有多结实和粗笨。也许根本没办法把绳子拴在什么东西上。海斯特朝黑暗中凝视着，好像会有根神奇的坚实的柱子出现在院子平整的地面上。她从卡车边上站开了一些，有些犹豫，用那光线愈发暗淡的手电筒照着，这样她就能看到那堆黑乎乎、有些松脱的一圈圈的绳子。井水好像被井底的什么力量压迫着向上涨着，发出汩汩的声音，哗啦哗啦地拍打着井壁。海斯特想象得出井底岩石的罅隙，以及水流穿过那些罅隙流动的样子，这里那里滴滴嗒嗒的，然后都涌进岩洞的岩穴中。随着地下的水越来越多，而那些小小的通道和水渠又被泥沙所淤塞，更多的水就会沿着宽阔的井壁向上升涌。也许那些看不见的地下水通道有一些是被她漫不经心地丢弃到井底的瓷器碎片给堵上了。

海斯特的钱就在那涌动的水中的某处。那些钱将随波逐流。等到漂上来的时候也许皱巴巴的，在荒凉的盐湖岸边结成了硬纸壳，那些丑陋的地方，杳无人迹，甚至比那还遥远，远到根本没人能找到的地方。那

些地方，那些海斯特一辈子也不想去的地方。

在远处牧场的边缘，海斯特只能隐约辨认出两只大大的黄色的眼睛。两团柔和的黄色的光慢慢靠近着。海斯特终于看出那是拖拉机的车灯。她已经能够听见那有规律的令人感到可靠沉稳的引擎声。从车轮转动的力量上她就知道，即使道路对普通汽车或卡车来说再怎么泥泞难行，那拖拉机很快就能开到眼前。海斯特纳闷在晚上的这个时候有谁会出来。她想一定是博登先生。

“他一定是疯了！”海斯特心里想着，手中捋着那根粗壮的绳子，用她异乎寻常地有力的手把绳子卷了起来。海斯特知道，暴风雨一停，就会有农夫尽快地出来，并迅速查看暴风雨造成的破坏，看看需要做些什么修补工作，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海斯特又把绳子松开一些，感到那绳子非常结实可靠，于是她开始考虑把井下那男人拉上来后要安置在屋子里的什么地方。是有一张空闲的床，不过是为乔安娜准备的。床就在凯茜的房间。这可不行。不过他们会喜欢这样吧。海斯特不禁心头一震。他们会关上门……

光是想到凯茜将会怀上孩子就让人感到难以忍受，而某个男人，那个男人，将对她完美无瑕、宛若婴孩的身体为所欲为，这样的想法更是使人感到厌恶。那个男人会霸占凯茜。他会要凯茜一直陪着他，而海斯特，到了这样的年纪，已经无法容忍夜晚到来的时候，自己独自去睡觉，而让别人在那里逍遥快活。凯茜一定会迷恋上那个男人。她会想要照顾他、宠爱他。海斯特又想起了那些新做的漂亮的窗帘和床单，那本来是

为另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准备的。海斯特弯下腰去，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试图把绳子系在丰田车身的某个部位上。也许他们三个人——乔安娜、那个说自己叫雅各布的男人，还有凯茜——想要一起住在这所房子里。“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会嗲声嗲气地说，“我们在镇上为你找了一处最可爱的休养所，没错，我们会去看望你的，亲爱的哈珀小姐……”

那绳子划着曲线，笨重地跌落在地上，被雨水浸湿了。

拖拉机引擎“突突”的声音仿佛梦魇一般，不过海斯特还保持着清醒。海斯特觉得自己好像生病了。她无法集中精神再向那口黑乎乎的井中张望。晨光就要降临，周围熟悉的房屋、低矮的果树轮廓渐渐浮现。海斯特渴望听见平日那种空旷里的声响，风声低吟，距离井基很远的地下那如梦似幻的潺潺水声。

拖拉机开到铁丝网近旁了。海斯特想起了那只蜡白的手，指节磨得几乎露出了骨头，紧紧抓住井底的梯阶，还有那颗头颅，泡得肿胀起来，一碰就破的样子……她发现自己正浑身颤抖。

“你那里一切还好吗，哈珀小姐？”一个声音叫道。海斯特抬起头来，看见年轻的博登从拖拉机上跳了下来。海斯特支起了身子，顺手把绳子丢在积水的地上。

“多么糟糕的夜晚啊，哈珀小姐!”博登隔着篱笆叫道。“我觉得应该爬过去看看你那边的情况。一切都还好吗？”

“我们好像还不错，谢谢你，博登先生，”海斯特回答道，被自己的叫喊声吓了一跳。“希望你那边一切都好，”她竭尽全力表现得优雅一些。她十六岁的时候在寄宿学校上学上到一半就回到家里，祖母突然过

世了，她要替父亲照看房子，还没学会应该怎样和男子说话。

“全都被大水冲走了！”博登喊道。“冲坏了好多地方，一时半会儿也弄不清到底冲坏了多少地方。”

“哦，不，”海斯特说道，“太糟糕了，”她又说道。

“你那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博登浑身是劲儿地跨过篱笆向前走来。海斯特注意到博登并没有踩倒篱笆，他的长腿漂亮地跨过了那道障碍，连海斯特也不得不暗暗佩服。

“井盖滑开了吧？”博登穿过院子走来。

海斯特连忙说道，“已经这个样子很多年了。”

“别担心。”博登弯下腰，拽了拽井盖，好像没费什么力气，井盖就复位了。

“很旧了，”海斯特边说，边盯着那些残破的窟窿眼儿，用手中的拐杖敲了敲漏出来的木条。

“要不要我派个人来修修，”博登先生说着，用手一拗，掰下了一小块锈损的铁条，“一下子就能补好。”他顺手把那块锈迹斑斑的东西扔进了井盖的窟窿里。

“如果你有闲着的帮手……”海斯特说道。

“没问题，”博登说道，“我今天晚点就派人过来。”

“我想把井口全部封起来，”海斯特说，“四周都封紧。”

“好的，”博登说道。他走了回去，迈过了篱笆，一边挥手，一边爬上了拖拉机。

海斯特象征性地勉强挥了挥手，几乎看不出她是在挥别……

么。

“鹅，”格罗斯曼太太越说越兴奋，容光焕发，“现在，此刻，如果为了格罗斯曼先生喝杯茶我就要去煮只鹅，我可不是瞎说，那一定是因为他就要死了。”

店里挤满了顾客。镇上的新晋居民，最近纷纷涌入的小农场主(往往是只拥有一小片地的那种)正在整箱整箱地搬运脱脂牛奶，挑选包装好的切片面包。面对这么多听众，格罗斯曼太太更来劲儿了，深深吸了口气，更加夸张地渲染着格罗斯曼先生吃了鹅之后肚子会发生什么状况。

尊敬的医生正在研究清洁剂，就好像在研读研究生的论文，看见海斯特在弯曲木的椅子上落座，马上挪到一旁，拼命向海斯特点头致意。海斯特，一如往常，对医生的全神贯注羡慕不已。上次他们见面打招呼似乎已经是很多年以前了。海斯特心理琢磨着，不知医生这次又会引出什么话题，同时在想，如果医生真的开口和她攀谈，自己又能谈些什么呢。

“还有呢！你们看看那些脱衣舞舞女呀。还向我买皮草和羽毛哩！”格罗斯曼太太气哼哼地说道，然后又转向了其他的话题，她喜欢那些能够引人注目的话题。

“不过，天呐！多么漂亮的游吟诗人啊，怎么能忍心吃掉呢！它们还这么聪明！”

“不过，不好意思！”格罗斯曼太太对着几片火腿喋喋不休，一边用防油纸把它们包起来，一边说道，“人们就是会吃掉你。”“我认识一个女的——对鹅连看也不敢看，但是不得不把鹅煮来吃。我妈妈，相信我，也是这样。拿只鹅给她，还没等你说出‘拿刀来’，她就把鹅的脖颈拧断了……”

海斯特在那张窄小而极不舒适的椅子上居高临下地坐着，身体僵僵的，等着格罗斯曼太太把她买的杂货装进车子。这一阵子，哈珀小姐还是这里头号重要的顾客；除非博登太太也来了。海斯特正在思索着自己的运气，这时店里又进来了一位顾客，坐在了另一张弯木椅子上。“可以坐这儿吗？”海斯特认出了这个女人，就是前几天到店里要买方形盆的人，塑料盆，但要是方形的，用来洗脚。“我正在写书，所以我们就在这里买了一小片地产，离开城市，人们就是这么说的，远离尘嚣。”

“是的，”海斯特回应道，“上次你说过你在写诗。”

“我说过吗？”这位诗人的眼睛一亮。“我要写一首史诗，”她接着说道，“那种当代的《所罗门之歌》。”

“是这样啊，”海斯特答道。她突然感到非常非常的饿。抵挡不住饥饿的折磨，她从柜台边上拿了一块巧克力椰丝方蛋卷。海斯特几下就撕

开了那整洁的包装，满足地大口大口地吃着，把一整块蛋卷都消灭了，黑色的紧身衣都沾上了白色的椰丝碎屑。

另一个女人羡慕地望着她。“我说，”她说道，“你总是这样吃东西吗？”

海斯特嘴里塞满了蛋糕，只能点了点头。

“先吃，后付钱。”

海斯特又点了点头。

“你觉得我也可以吗——？”

海斯特把嘴里的东西咽了下去。“当然，”她说。那女人迅速地、毫不犹豫地拿了一块巧克力瑞士卷，像海斯特一样狼吞虎咽地吞了下去。“还是说说我的书吧，”那女人一边舔着手指一边说道，“你知道吗，我写的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情节，发生在麦田的偏远角落。很有地方特色。是那种典型的中篇小说。要写小说就得遵循一些规则，文学圈子里公认的规则。我已经遇到麻烦了……”

“哦，”海斯特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

“是的，一般来说故事得有一个叙事人贯穿小说的始末，把故事叙述出来。可是我的小说没有叙事人。”她叹息着。

“哦，怎么会！”海斯特觉得自己完全无话可说，感到有些无措。

“是的，我的中篇当然应该是一个叙事性的小说，比短篇长些，不过总的长度也不能太长。”

“是吗，”海斯特又这样作答。

“可以赋予角色姓名，不过主要是通过生活中的行为来表现他

们——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

“就像，”海斯特好像找到了灵感，“屠夫、面包师、蜡烛匠……”

“对呀，就是那一类的事情，我们镇子就能提供广阔的故事背景，制陶工、油漆匠、木匠、小店主、农场主、孤儿院、证券交易所、车站管理员，还有入侵者。作为小说家，”这位海斯特的新相识继续说道，“我的小说需要有个入侵者，打破这里的常规关系。人们各行其事，但却都沿着日常生活的轨迹前进。也许可以使用季节的变换作为命运的关键节点，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无可避免的，生活不就是这样的吗——那丰富多汁、黑色水果蛋糕一样的生活。”那女人又叹息起来。

“你是说，”海斯特被勾起了不可抑制的好奇心，“人们应该随遇而安地生活着。”

“并不是那么简单，在小说里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一般的现实生活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海斯特说道。

“没错，”坐在另一张椅子上的海斯特的临时伙伴说道。“我需要一个经历丰富的叙事人。”她一把揪下了自己的眼镜，把脸靠过来，一双眼睛透过长长的头发凝视着海斯特。“我的中篇小说里，”她说道，“也可以详细地、非常详细地描述一种当代疾病，比如说神经性厌食症，不管怎么说，总还有疱疹、艾滋病什么的可以写写。人们就是喜欢看那种东西，不幸啊，冲突啊，激情啊，柔情啊——那些夸张的情节……我还在里面添加了……”

“哈珀小姐的东西来了！”格罗斯曼太太拖着一双罗圈腿，走向柜台入口这边。“放在油布下面？像以前一样吗，哈珀小姐？”

“是的，有劳了，”海斯特紧抓着拐杖挣扎着站了起来。她有些迟疑地向她的新朋友点了点头，跟着格罗斯曼太太走出店去，来到街上，她刚刚洗过的丰田车就停在那里。

“我们很可能——我们两个，格罗斯曼先生和我，都遭到强暴，我们当时都在床上，也可能发生更糟的事情。”格罗斯曼太太一路走着，一路喋喋不休。看起来接下来她要谈论的就是盗窃和双性强暴了。“博登家有三顶镶宝石的头冠不见了，博登太太肯定再也看不到它们了。我自己的一顶钻石头冠也不见了！”一眨眼的功夫，显然格罗斯曼太太已经为自己罗织了一批珠宝首饰。好像是这次盗窃带来的礼物。是盗贼遗留下来的东西。格罗斯曼太太有了一顶头冠。海斯特不假思索地想到，如果格罗斯曼太太早就拿到了那顶头冠，她一定还赶得及在结婚的时候戴着它。

海斯特和凯瑟琳一路沿着大街开着车来到邮局。她们身上散发出馥郁的松膏油香波的芬芳，那种香波本来是海斯特在周日给她父亲的那些老狗粗暴洗浴时才使用的。她们两个一起洗头是为迎接乔安娜的到来而进行的彻底扫除的最后一项活动，也算是一种庆祝仪式，庆祝井口终于被封上了。

博登先生信守诺言，天一亮就派了两个男人带着需要的材料过来了。海斯特看着他们到来，就好像是跨越了广阔的牧场，从外面的世界来到这里。海斯特在厨房尽量轻手轻脚地做了一些早餐，她胃口大开，

吃了个精光。然后走到沙发跟前，轻轻摇着凯瑟琳说道，“凯茜，醒醒！院子里都收拾干净了！男人们手脚很麻利。洗脸去！我要把男人们叫进来喝茶、吃烤饼了。我烤了烤饼，凯茜，该起来了。”

凯瑟琳睡眼惺忪，喝下了热茶，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向她说了些玩笑话，凯瑟琳则朝他甩了甩蓬乱的头发。海斯特的记忆中，雨天里，男人们常常会讲些笑话。有时还会讲出些放肆的话来。

“你，凯茜，你会来舞会吗？”其中那个年纪大些的男人问道。“下周的慈善游乐会上会有舞会。有迪斯科还有谷仓舞。我在博登家的聚会上看过你跳舞，你喜欢跳舞吧？嗯？”那人嘬着嘴唇用口哨吹出某个曲调，一前一后地耸动着他的肩膀。海斯特还注意到他用脚在厨房的地砖上打着拍子，踏出一个个泥脚印来。凯瑟琳绷着脸，撅着嘴，眯起了眼睛。她从一侧斜着眼睛瞟了那男人一眼，又甩了甩头发。

“凯瑟琳有个朋友要来住一段时间，”海斯特说道。

“太棒啦！希望在那儿能看到你们两个！”那男人嘎吱一声把椅子推回桌边。“谢谢你的茶，哈珀小姐。”他顺手把茶杯放在了洗碗池的台子上。年纪较轻的那个男人跟着站了起来，低声说着谢谢，并朝着凯瑟琳嘟哝了一句，“那么，舞会上见。”

这几天里，她们里里外外彻底地打扫了屋子，给磨损的橱柜衬上新的垫纸，给更多的毯子通风，给乔安娜的床再缝一条镶边的被子，这期间，海斯特认为伯德先生一定会登门造访。她不断地朝牧场高坡那边张望，希望能看见伯德先生的车扬起的阵阵烟尘，后来，仿佛突然恍然大

悟，她想起刚刚下过雨，不会有灰尘扬起的。拖拉机来来往往，在牧场上穿梭着，耕犁着雨后松软的土地，它们不断发出突突的声音，时远时近，令牧场显得愈发空旷和孤寂。

但是伯德先生始终没有出现。海斯特收拾了两只鸭子，并给正煮着的另一只加了调料。她们的紧急贮藏室需要增加贮存了，不过她们还有一橱柜酱菜。海斯特打开罐装的胡萝卜、豆子和西红柿，为了增加特殊风味，她还拿出了祖母那时制作的樱桃酱。她和祖母一起用小叉子挖掘她们的菜园。海斯特还倚在叉子上宣布，下过雨，这块地就可以耕种了。她还说，她是不得已才常常要倚着叉子休息，而不能挖地的。

两个女人在邮局外面，坐在丰田车里读她们的信件。海斯特收到的信都是向她来要钱的，慈善机构啦，救济组织啦，海斯特希望这些钱给得值。凯瑟琳收到一封信，写在有圆齿边的蓝色信纸上。每张信纸上都画着金色的十字作为装饰，那些信纸边缘的圆齿也镀成了金色。总体效果还是很漂亮的。

海斯特问是谁的信，凯瑟琳说，“是乔安娜写来的。”

凯瑟琳说话的方式完全改变了。她声音平板，回答海斯特的问话时也不抬头看着海斯特。

海斯特认为这是因为凯瑟琳非常疲惫。海斯特有几次试图说服凯瑟琳井口已经完全封死了——凯瑟琳自己不是也亲眼看见了吗？——海斯特告诉凯瑟琳早餐准备好了的时候，那两个男人把该做的活儿都完成了。但海斯特脑子里仍然怀疑，这件事情真能就这样轻松解决吗。如果

把事情的始末放在一个正常的场景下(那两个男人正在井边忙着修补井盖，这时凯瑟琳掀开苏格兰格子毛毯，起来了)，而凯瑟琳既没有讲述那个事故，也没有冲动地大叫大嚷，那么唯一能讲得通的理由就是凯瑟琳相信，那两个男人在井旁那么认真地干活的时候，该发现的事情他们应该已经都知道了。海斯特只能让自己这么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凯瑟琳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事情应该就是这么简单。海斯特希望这件可怕的事情能就这么结束了。她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控制住自己、清除自己脑子里那些可怕的影像，拉开床单蒙住自己的头，希尔德经历苦痛的那个晚上，她就是这么熬过来的，这次也可以，先熬过乔安娜的拜访，再对付之后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

目前海斯特得把注意力放在果酱和泡菜摊的事情上。准备这件事情会让她们忙活上一阵子。她们可以先处理榅桲果。那些果子还能再放上几天。制作榅桲果酱对乔安娜来说很可能是新鲜的体验。海斯特努力让自己想象着漂亮的果酱罐子散发着光泽，整齐地在厨房的桌子上排成几排。

“乔安娜就是写信告诉我她火车到达的时间，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了，”凯瑟琳又说道。海斯特留意着凯瑟琳说话的样子，急切地期待她的声调能有所变化。

“就这些？”海斯特从自己座位那边盯着那几张信纸。“当然不止这些。”凯瑟琳看上去又在看信的其他内容，好像刚才根本没看过一样。“她，乔安娜，信教了，”凯瑟琳说道，声调开始提高了。“她现在是个福音传道士了。哦，亲爱的哈珀小姐，”凯瑟琳的声音里有了一些生气，

“她劝我也做一个福音传道士。这太可爱了不是吗？在美国有所大学……那里……”

海斯特迅速地浏览着那几张信纸，看到信纸上金色的十字像圣诞装饰一样，还有一些纤细的金色字迹，用了圆体字体，装饰性十足，写在那位即将来访的客人那重重的圆弧形的笔迹之上。

瞧！

我将不会将你忘怀……

我已把你刻进我的掌心

海斯特问是否每张信纸上都写着同样的话。

“噢，是呀，”凯瑟琳说，“如果每张信纸上都写上不同的内容，那一定会花好多钱，对吧。福音传道士！”凯瑟琳说道。“这真是太棒了！美国！太棒了！”

“我在市场门口把你放下，”海斯特一边说着，一边把车停在路边。“你可以给那张空床买个枕头，再四处逛逛。我去看看伯德先生，大约半小时左右回来。看看你想要点什么，有什么你今晚想要吃的，”海斯特特意加了一句，想要勾起凯瑟琳最近反复无常的食欲，尽管这并不符合她一贯的作风。自从井口的盖子修补完毕、井口被封以后，她像往常一样勤快地做着准备工作，不厌其烦地处理酱菜和果酱，一如既往地为海斯特提供贴心的帮助，但是对发生的事情却既不作解释，也没有道歉，或许是故意拒绝，或许是的确吃不下，总之这几天凯瑟琳基本上就

没吃什么东西。海斯特从车子后视镜里看到凯瑟琳站在市场的入口，面色苍白，身体单薄，尽量不动声色，心底却对凯瑟琳涌起了无限的关切之情。她真想把凯瑟琳紧紧拥入怀中，说些抚慰的话语，但是这样一来，恐怕她自己也就无法继续保持冷静，何况海斯特也不知应该说些什么。凯茜提到了一个大学。乔安娜要来了，现在又出来个什么大学。海斯特不能想象让凯茜离开自己，现在不行。现在还不行。永远都不可以。

伯德先生的家兼办公室有一片草坪，长满了粗壮的草，草坪用卷龙式铁丝篱笆圈了起来，铁丝网则用白色的柱子和栏杆支着。那座房子离开路边有一点距离，蓬乱的草坪形成一个小坡，房子就在坡顶。房子后面有个谷仓，还有运送谷物的传输带和一架堆放谷物用的移动梯子。海斯特把车开进院子，看见谷仓门关着。

院子里没有种植树木或鲜花，不过葡萄架上却爬满了郁郁葱葱的藤蔓，海斯特突然想起，葡萄架下还隐藏着一个小棚子和一个室外厕所。她很久都没来过伯德先生家了。岁月流逝，但是这里仿佛丝毫未变。唯一不同的地方是，院子里居然一个人影也没有。谷仓的门以前总是洞开着，现在没有人装卸谷物，关着门的谷仓看上去显得有点奇怪。

海斯特小时候和父亲来这里的时候，伯德先生的房子里从没有出现过其他的小孩。但是在那个小棚子的角落里，曾经孤零零地放着一架老旧的木制玩偶婴儿车。婴儿车是手工制作的，非常沉，没有上过油漆。车子装着圆圆的木制轮子，海斯特把它从棚子里拉出来，推上伯德先生

院子的小路时，车子咕隆隆地响着，一路颠簸着，和海斯特想象中的史前婴儿车一模一样——如果史前人真有婴儿车的话。海斯特推着婴儿车沿着院子里的草坡跑来跑去，而此时她父亲就和伯德先生商量一些事情。

现在再想起伯德先生家这唯一的玩具，婴儿车，不免让人感到疑惑。海斯特以前从未想过伯德先生怎么会在家里放着给小孩玩耍的东西呢。她想，那婴儿车不会是伯德先生自己动手制作的吧，如果真是这样，他为什么要制作这辆婴儿车呢。也许今天她可以问问伯德先生，甚至可以谢谢他在自己读书的两年里每年往学校寄来生日贺卡。当然，致谢的时候她会采用比较含蓄的方式，今天和伯德先生谈话要特别当心。她必须请求伯德先生帮助她重新安排财产投资，因为她现在很需要钱。海斯特必须谨慎考虑和选择最妥善的方式讨论此事，因为她绝对不能说出自己所遭受的惨重损失。还有那件事情，也是她不得不默默承受的，她只能独自承受。对这两件事情，她都只能绝口不提。

那个木制婴儿车没有顶棚，车里也没有枕头，有一次海斯特把自己的玩偶娃娃放进车里，她特意带来了娃娃，就是为了能用伯德先生的婴儿车载着去转转，可是那娃娃却姿势怪怪地滑进了婴儿车深深的车底。海斯特试图把娃娃拉出来，可不知怎的，娃娃卡住了。她捅着娃娃圆溜溜的小脑袋，虽然并非有意为之，却在充作娃娃头发的那块滑溜溜的漆面上留下了划痕和刮痕。海斯特不想把这事告诉任何人，于是把婴儿车推回了棚子里，她仿佛从娃娃红扑扑的脸颊上看到受了委屈和伤害的表情，于是也感到闷闷不乐。他们离开的时候，无论是海斯特的父亲还是

伯德先生，都没有注意到海斯特已经是两手空空了。

伯德先生的小房子既无趣又毫不起眼。海斯特沿着房子边上一瘸一拐地走着，边走边这样想着。在她的想象中，那所房子里应该是塞满了文件夹，还有串满发黄纸张的尖钉、账单、收据、年头久远而被遗忘的买卖记录。她知道有些人总是不愿丢掉这样的文件。她想喝杯茶，不过鉴于上次自己的无礼行为，她不知道伯德先生还会不会泡茶给她。海斯特觉得伯德先生家一定有可以泡茶的地方。也许伯德先生还会有一听饼干。在海斯特的记忆中，她从未在伯德先生家里吃过什么东西。伯德先生总得吃饭吧，海斯特想，在自己家里他总要吃饭的。

房子静悄悄的，海斯特意识到伯德先生不在家。她应该知道伯德先生要出门的，他需要出门查看产业和生意。她太疏于和伯德先生来往了，结果连现在这时候伯德先生在做什么也不知道。那个带着谷物传输带的谷仓大门紧闭，也让人觉得十分奇怪。

办公室的门却开着。一个姑娘正在那个小房间里弯着腰整理一堆信封。

“我想伯德先生出门去了吧。”海斯特开口说道，同时想起了将要到来的慈善游乐会上那一个个小小的院子。人们展示的通常都是家养或农场放养的小动物或家禽。甚至还会有专门的儿童宠物区。伯德先生身着斜纹软呢外套，戴着他最好的帽子，看上去很瘦，一眼就能认出来。到处都是他的身影，他总是眯缝着眼睛瞄着某头傻乎乎的母猪的肋肉。

“是的，他出门了。”那年轻的姑娘抬头看了看海斯特。“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哈珀小姐？”

“他什么时候回来？”海斯特有些恼火和不安。

“不知道。”那女人从堆放整齐的办公桌后面直起身来，海斯特发现她其实已经不年轻了，不过她的脸看上去还很小的样子。海斯特认出她是谷仓工人的老婆。办公室密不透风但很整洁。“伯德先生得去医院，”那女人说道，“不是镇上的医院。他被送到城里去了。弗兰克和他一起去的。他昨天晚上就被带走了，生着病……城里的医院大概可以给他做手术……他的办公室，”那女人朝海斯特笑了笑，“已经关门了，不过如果你有什么事……我可以去拿些家禽的饲料，如果你要的是……”

海斯特倚在拐杖上，摇摇欲坠，赶紧在靠墙的一张木椅上坐了下来。她从未想到过伯德先生也会发生什么不测。海斯特感到自己好像踏在了黑洞的边缘。海斯特，尽管心里感到非常害怕和担心，还是嘟哝了几句像是表示同情的话，并说她不是来要家禽饲料的。

“我们也不知道伯德先生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弗兰克的老婆说道，“不过也不是一下子就发病的，他之前就犯过几次，发得很厉害，然后就是大出血，内出血——你知道，晚上就他一个人在这里。弗兰克，”她的头朝谷仓方向示意地甩了甩，“弗兰克早上第一个发现了他。他们不让他住进这里的医院——说他必须马上转院……他已经发作了好几次了，都很厉害，弗兰克知道的，不过我们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女人截住了话头。“你是要看看你的账簿吗，哈珀小姐？”她又问道。“如果你要看的话，账簿都在这里。伯德先生把每样东西都放得很整齐，这样人们一眼就能看出什么东西在哪里。他把账簿都锁

在这里面了。我可以拿给你……伯德先生把别人的东西都安全地收在这里面了。”

“谢谢你，”海斯特说完，等在那里，一会儿工夫，女人就把一小摞廉价的账簿递给了她。

“你看的时候我给你泡杯茶吧，”弗兰克的老婆说道。“水很快就能烧开。希望你能喝一杯。”

“谢谢。”海斯特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亲切一些。她打开了红色的账簿，账簿从头到尾都写满了，伯德先生写下的数字和字迹竟然是那么的整洁。这本账簿里，仔细地填写着日期，每一个标题都用红色墨水加了下划线，标题下面整整齐齐地列着每一笔投资。**持有股票金额购进利息收到的到期利息票据号码**一排排的数字排满了账簿的每一张纸，年复一年，伯德先生就这样不知疲倦地写着。

另一本账簿记录了土地、房产和庄稼的交易详情，所有的交易都历历在目，每一笔交易中的每一件物品，一直到最后卖掉房子的时候理出的房屋物品清单上的一柄茶勺。

而在黄色的那本账簿里，海斯特看到了这样的记录：

目前为止所有的投资都采用了三种投资之一的形式。记名股票已经在中央储存器中留有记录。对记名股票来说，保留原始票据并不是必须的，不过留有记录也是很有用的。储蓄债券可以在通知银行一个月后兑现，中央政府债券则可以向财政部申请兑现。如果在到期前兑现，收到的金额将低于票面金额。各种债券的到期日记录

在红色账簿中。通常来说如果一份债券到期了，还可以有机会把它转为新一期的债券……

海斯特眨眨眼睛，禁不住继续看了下去。

由于货币逐渐贬值，希望最好每年都能节余出一笔钱来，不过这也许是不可能了。

发行新债券的消息，哈珀小姐，将刊登在报纸上，通常也会有债券说明书送到债券持有者的手上。

其他债券：固定利息的有价证券有着特定的期限。这些证券没有政府的担保，不过现已持有的这些应该是安全的。有价证券需要小心收藏，哈珀小姐，股票票据和这些有价证券都已经寄存和保存在银行里了。

现金管理信托基金：现金管理信托基金里的钱提前一天通知即可取用。这个基金应该是安全的，不过利息会随着货币市场的变化而波动。这笔投资没有固定的期限。准备一笔可以随时动用的钱是很必要的，天有不测风云，总有突然需要大笔开支的时候……

海斯特几乎无法再读下去了，她的双眼被泪水模糊着。短短几天，

这已经是第二次，她的眼中充满了泪水。

茶杯上刻着郡道路会议几个字，就放在桌子边缘。海斯特努力让自己接着看下去。

财产和其他信托基金。除了以上列出的投资，现在还有一些投资是为了获得资本回报，不过要么没有利息，要么利息很少……这些投资一旦投入，在情况许可的条件下，至少三年内不要撤回……一旦撤回会被收取费用……

海斯特不得不擦去眼中的泪水。她深深地垂着头。

这些投资，在我写出来的时候，是，哈珀小姐……

海斯特再也读不下去了。她是被那么悉心地照顾着，这些小小的账簿就是有力的证明，海斯特感到羞愧，因为她从不想了解这些事情，她对这一切都不屑一顾，连个感激的微笑也吝啬着不肯给予，更别提说出过一句感谢的话。那一瞬间，海斯特突然明白了，她是多么需要被照顾，被关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此刻的海斯特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单和害怕。

“哈珀小姐，吃块巧克力碎饼干吧，最好在茶冷掉之前喝了它。”这是弗兰克太太在说话，那声音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好的，好的，谢谢你。”海斯特把那只杯壁厚厚的旧杯子举到唇

边，喝了一口茶。杯子很难看，但茶很好喝。

“哈珀小姐，如果你有什么话要留下，”弗兰克太太说道，“我很乐意帮你传话，把你的事情给办了。”

“伯德先生什么时候回来？”海斯特不知道需要留些什么话。“我需要他的建议，”她还想说些什么，却终于没有说。

“那我可不知道了，”弗兰克太太说道，“不过你可以把账簿拿去，有空的时候慢慢看，这肯定没问题，只要你记得下次到镇上来时一定带过来——这些是唯一的记录。万一你需要现金，你可以去银行见泰勒先生。伯德先生说过要转告你这个，如果你……”

“我知道了，”海斯特费力地站了起来。“谢谢，”她说着，把那些薄薄的账簿装进了手提袋里。她觉得眼泪又涌了上来，并流到了她的脸颊上。这并不是平生第一次有人，另外一个人，给她留言，留下了一些忠告，让她受益匪浅。也许，像上次一样，她永远也不能对那个人，她真正的朋友，说出“谢谢你”了。这种伤痛仿佛是丧亲之痛。“我过几天就回镇上来，”她艰难地说了一句。“我们要来火车站接人。”

“哦，好的，那么我们那时再见了，”弗兰克太太说，“那时我们就能知道可怜的伯德先生是好转了还是恶化了。”

“是的，”海斯特说。她沿着院子的小径一瘸一拐地走向她的丰田车。凯瑟琳可能在等她了。

海斯特走在那条又长又直的大路的一边，两旁是高出一块的黄褐色牧场，沿着大路一直延伸到远方，天的尽头。只要那么少的人就能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生产出巨大数量的食物，海斯特心里想，只要知道这一点，只要这么想一想，就能给人类带来无限憧憬。那头顶熟悉的天穹就像一个无边无际飘浮着的屋顶，一个充满了轻盈、清新空气的屋顶。空中又没有云彩，不过海斯特觉得自己敏锐的眼睛好像搜索到了一团淡淡的模糊的云团，那甚至可能是一块积雨云。现在看来还远得很。那云团似乎不是悬浮在空中，而是覆盖在天地交汇的地方。

海斯特一只手拎着汽油桶。另一只手拄着拐杖，身体都倚在拐杖上，长长的医疗靴和铁制卡脚器并没有妨碍海斯特一瘸一拐、步履稳定地走着。她一辈子开着车往来于小镇和她在别处的地产，从未发生汽油用光的情况。搞得这样措手不及，这不是海斯特的一贯作风。海斯特根据经验清楚地知道，这条杳无人迹的路只是看上去杳无人迹。在乡下路上开车，有个奇怪的现象，车与车之间都隔着相当远一段距离，这是因为车子都以同

样的速度行驶着。有时，车辆不得不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停下来，司机正以为自己是孤身一人处在最边远的、被人遗忘的地方，但很快就发现，一辆又一辆的车从自己的车旁超了过去。而且在乡下有个风俗，司机们遇到有车停在路边，就会放慢速度，停下车子，上前询问是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哪怕对方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也还是会这样做。

海斯特一边走着，一边对自己说，她一定会喜欢这种身处茫茫大地而显得自己尤其渺小的感觉。这寂静的茫茫宇宙包容着人类，让她感到自己既渺小，又安全。这种安全感，让海斯特感到了此时此刻的解脱。她不再害怕什么。海斯特终于能够梳理自己的思路和情绪，她意识到，其实她一直都知道，如果令人恐惧的事情有好多，那么实际上就没什么需要害怕的。如果令人恐惧的事情只有一件，那才是真正需要担心的，而她面临的正是这一件让她害怕的事情。她所担心的那件事情仿佛消融在了远处两边荒凉的牧场之间，她现在可以大声地说，对自己说，如果凯茜想要和乔安娜到城里去——到美国去——管她们要去什么地方呢，她，海斯特，一定不会介怀。她当然会介怀，她说道；她真的会介意……乔安娜在她漂亮的蓝色信纸上写的字一定是美国版《圣经》中的

不过我并未将汝遗忘
看吧吾已将汝镌刻于
吾之掌心；[1]

---

① 《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49章16节。

海斯特在《圣经》上找到了这诗句。她，当她查找《圣经》的时候，真想告诉凯瑟琳，美国并不到处都是电影明星和比华利山庄的漂亮房子。那时，凯瑟琳正把她们的晚饭端上来。她的胃口又恢复如常了，海斯特想起了她们曾在杂志上读过的那个悲惨的故事，于是选择了缄口不语。在那个故事里，据说那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有个年轻姑娘陷入了感情的纠葛，开始是自己绝食，后来就不能吃东西了，终于弄到无可挽回的可怕结局。

凯茜瘦得皮包骨头，不成人形，坐在医院病床的边上。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海斯特知道，每天早上的某段时间里，她脑子里的想法就像一种反复出现的病症。这些想法一波接一波地袭来，绵延不断，就像疾病一阵阵地侵袭。每天早上吃罢早餐，收拾好早餐的桌子，打扫并冲洗好厨房的地面，这期间，海斯特的脑子里就会一片迷糊。她能感到自己陷入了妄想之中，脑子里只想到凯茜，凯茜的容颜，凯茜的声音，凯茜的舞姿。海斯特想象着凯茜将怎样告诉自己她想离开，离开她，海斯特想象着自己一定要说些什么来回答凯茜，海斯特想要号啕大哭，以阻止这样的对话真的发生。海斯特想要哀求凯茜不要离开，不要总想着离开。在这一段妄想的时间里，海斯特无法面对没有凯瑟琳的生活；她无法接受每天早上一觉醒来，却明白地知道凯瑟琳再也不在了。然而海斯特从未向凯瑟琳提起这些，因为凯瑟琳的理智还相当脆弱，一不小心就会被扰乱。在海斯特脑海中，当她产生妄想的时候，她反复地想着那些字句，

一遍又一遍，同样的念头、同样的字、同样的语句……

此刻，当她在路上走着，海斯特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她每天脑子里出现的那些念头，她知道，这些念头倏忽而至，就像可以预知的病痛，而它们消失的时候也像病痛，渐离渐远，终于消逝。

海斯特告诉自己，只要不去想就行了，只要能很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思想和愿望就行了……只要下定决心，不要没完没了地去想那些从未发生过的谈话就行了。如果凯茜真的走了。如果她真的要面对这样的现实，只要找些事情来做，让自己忙忙碌碌，多少也能掩饰一些内心的空虚吧。

凯瑟琳没有跟来，而是等在高高的丰田车座位上。车子意外抛锚的时候，海斯特只能把车子停在沙砾堆上。路基比马路高出一小块，在那里能够看到四周绵延的土地。海斯特说不管朝哪个方向走都有可能寻求到帮助，不过最聪明的做法就是等在卡车里，或者拿着汽油桶沿着大路走到埃尔·班迪托。

海斯特想要走走，所以决定让凯瑟琳留下，顺便完成罗莎琳德戏服的缝纫手工，那块可爱的丛林绿布料长度正好，是海斯特在自己一大堆布料里找出来的。她和凯瑟琳都认为至于奥兰多那件紫色的紧身上衣的布料还是先不要裁出来的好，最好等到乔安娜到了以后先量一下她的尺码，海斯特说这些话时的样子就像希尔德·赫兹菲尔德，乔安娜的身材现在也许变得圆鼓鼓了。凯茜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现在最好先不要把连裤袜染成紫色，应该先问问乔安娜是否喜欢紫色。先把罗莎琳德的服

装做好，在果酱酱莱摊开业之前还有足够的时间缝制奥兰多的服装。

距乔安娜乘坐的火车到来，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她们很早就出门了，这样海斯特就能再次造访伯德先生家，而凯瑟琳则可以在车站一边等着火车，一边完成缝制手工。

海斯特突然记起了那盘磁带，“守口如瓶的心跳”，是她在买绳子的路上在埃尔·班迪托买的，她忘记把磁带给凯瑟琳了，因为那时罗莎莉·博登正开着她的柴油陆地巡洋舰[①]，载着满满一车洗得干干净净的小家伙赶上了她的车。罗莎莉还爬上她的丰田车和凯瑟琳聊了一会儿。

“不要担心，哈珀小姐，”博登太太扯着嗓门大声地说，“孩子们，坐过去一点——坐到后面去，让哈珀小姐坐在前面。做得好，多比，把鼓拿开，为哈珀小姐让个地方。哈珀小姐，这一点都不像你做的事，竟然跑光了汽油!”

“就是，”海斯特说着，吃力地撑起身子，坐进了前面的座位。“以前这种事从未发生在我身上。”

“你们哪个家伙帮哈珀小姐拿一下拐杖。”罗莎莉·博登语气强烈的命令马上得到了遵从。海斯特发现她的身体刚刚好嵌进座位与方向盘之间。

“小家伙，来吧，”博登太太亲昵地拍了拍自己足月隆起的肚子，“开车了。我们很快就能把你送到，马上就能回来。”

---

① 指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生产的一种越野汽车。

“哈珀小姐，”多比·博登说道，“你防撞格栅上的聚光灯破掉了。”

破了，海斯特心里嘀咕着。“是吗？”她说着，转身望向那孩子。

“是的，在网罩下面破得粉粉碎，”那孩子的大嗓门在车子里回荡，“全烂了，粉粉碎……”

“注意礼貌！多比·博登。小声点！看在上帝的分上，多比·博登！你就不能小声点吗，”罗莎莉·博登训诫着儿子，显然并未察觉她自己的大嗓门。“哈珀小姐可没聋。她和你们一样也有耳朵的！”

“我想，我一定是……”海斯特拼命找着借口。“我一定是……”

“你撞到袋鼠了吧？是吗哈珀小姐？你是不是撞到了袋鼠？”海斯特的耳边充斥着孩子们兴奋的吵嚷声。

“孩子们！礼貌！都给我闭嘴！”罗莎莉·博登压服了儿子们的吵嚷。“我想，”她说，“哈珀小姐开车的时候一定用那个巨大的防撞格栅撞到了很多袋鼠。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安静地待着，她会把你们当中的一个也撞飞。真的哦。”

“哦，不，不，我可不会……”海斯特试图辩解。

“唔！我这是开玩笑呢，”博登太太说道，“他们听得懂！”确保了车内的安静之后，博登太太开始用一种亲切、放松的方式聊起了伯德先生的突发疾病，和突然亡故。“他们说是大动脉出血，”博登太太说道。“他们说死亡的过程很快，不过没什么事情真能很快结束；每个人死的时候要经历的那些过程总会经历的。”博登太太的手轻轻搭在方向盘上，她的大肚子顶着方向盘，好像倒是肚子在紧紧把着方向盘似的。“我知道伯德先生感到不舒服已经有一阵子了，”她补充道。

“是呀，”海斯特说话也感到费劲。她觉得在车里喘不过气来，车子的晃动也使她感到恶心。博登太太还在滔滔不绝，说博登先生的弟弟是个销售商——“什么都能卖什么都有得卖，”博登太太大笑道，“他什么事都能插上一手，冷冻食品、软件、女士内衣、女式连裤袜，还有妇女的胸衣。布克斯在所有的店里都放了书、磁带、唱片——你说得上来的东西——他都有货——他对伯德先生的生意很感兴趣。博登先生，”博登太太接着说道，“他说他弟弟能把伯德先生的事务所改造得更加现代化，配上电脑和所有现代化的设备。你知道吗，哈珀小姐，”罗莎莉·博登的声音中充满了好奇和怀疑，“你知道吗，我们的老伯蒂[1]都是用手写的方式记录下所有的数字、写下每一个字的！”

“我知道，”海斯特答道，平生第一次，她想到了伯德先生一定经受了巨大的病痛。她想到，就像希尔德身染鲜血、身受巨大病痛的时候一样，伯德先生还是想着她，想到了那些可能会使她困扰的事情，就算几乎已经不能说话了，他还是写下了那些话，留给了她。

“凯瑟琳告诉我，你们已经把果酱和酱菜都准备好了，”博登太太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我们聊了好一会儿，说说这个，说说那个的。她做的人字形针线手工真是漂亮，又结实又平整——真想不到现在还有人会做人字形针线手工。”看到海斯特没搭话，博登太太换了个话题。“今年的慈善游乐会一定很棒，”她说道。“我们镇上来了一大批新居民，带来不少生意，让大家有钱赚了。我想今年我们能为镇上的共有基金募捐到

① 原文为 Old Birdie，此处是博登太太对伯德先生的戏称。

我们想要的金额了，你认为呢，哈珀小姐？”

“哦，是呀，”海斯特勉强搭着话。她脑子里想着，小镇的慈善游乐会可以筹到钱，有了钱就能缓解困窘、改善不足，人们也就能各自安身立命，把日子过下去。就像搬动一座柴堆，一根一根地挪动木柴，让生活的细节有所变换。无论怎样，她的思路继续着，人人皆要忍耐。她也必须忍耐。

“给我们讲讲你撞上的袋鼠吧，哈珀小姐。”多比·博登再也憋不住了，充当了其他几个一刻也不能安稳的小家伙的代言人。

“如果你从现在起三分钟内保持安静，一动不动地坐着，直到我们到达公路休息站，”罗莎莉·博登发话了，“买了汽油回去的路上，哈珀小姐会给你们讲她在一个漆黑的晚上，用她的防撞格栅撞到的那只巨大——大个头——的怪兽！”博登太太饶有兴味地大笑着，然后放低了声音，掀动着嘴角说道，“我说——‘在回去的路上’——哈珀小姐，就是给你时间想个故事出来。”

海斯特突然担心起来。担心是不是凯瑟琳不经意间向博登太太说了什么。她并没有从凯瑟琳口中得到保持沉默的保证。她只是告诉凯瑟琳，整件事情已经结束了，井也封上了，再也没有任何必要讨论任何与这件事情有关的事了。凯瑟琳只轻轻地、顺从地回答了一句“好的，哈珀小姐”，那样的回答，海斯特当时觉得，就好像是在孤儿院里所能得到的那种回答。

“哦，天呐，”海斯特努力地挤出一丝笑容。“我对孩子可是一窍不通。我不太习惯给小孩讲故事。”作为车里的乘客，也许还是个不受欢

迎的乘客，海斯特心想，博登太太要做的事必定会心急火燎地急着完成，她理应能够给这些孩子逗逗乐儿，也就几分钟的事情。博登太太的事情多着呢，绝不会专门为了她而开着车在路上来来去去。

“哈珀小姐！哈珀小姐！一定要讲得非常恐怖哦！”多比·博登露着他漏风的牙齿，扯着嗓子大叫道。

格罗斯曼太太店里，坐在另一把椅子上的那个女人说讲故事要怎么样来着，她说叙事小说要有一个叙事人，那个叙事人必须亲身经历过故事中发生的事情。海斯特拉直了她紧抿的嘴唇，露出了她招牌式似笑非笑的笑容，那笑容是那么地令人难以察觉。

“我来试试看，我要好好想一想。我来想想要讲哪个怪兽的故事给你们听，”她说道。

“没错，哈珀小姐，就要这样，”罗莎莉·博登往一只手指上吐了口唾沫，捋着她的眉毛，先捋捋这根，然后又是那根，从后视镜里自我欣赏着。“把他们统统吓傻。他们就喜欢这样！”

他们买好汽油开回来的时候，看见海斯特的丰田车停在路肩的小坡上，车子枪械金属一般的颜色幽幽地泛着光泽。广阔的旷野使人类显得微不足道。海斯特很欣慰她的丰田车是那么小巧。从这么远的地方还看不见旷野上那个埋头缝纫的小小身影。海斯特心想，再过几年，他们都会死去，身边的这群孩子也会死去，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她当然不会把这样的想法讲出来，何况身边的这些孩子还是那样地生机勃勃，他们的活力仿佛能透过肌肤散发出来。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海斯特对孩子们讲道，“就沿着这条路，

只不过是在更远一点的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

海斯特，当她讲述着她的故事时，她真的希望，她意识到自己那么希望，能够再次遇见那个女人，那个和她谈论小说的女人。在某处，海斯特确信，在那女人家中的某处，一定有一个塑料盆，一个方形的塑料盆，那盆很大，足够拿来洗脚。

“讲下去呀，哈珀小姐!”多比·博登说道。“沿着这条路，快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

译后记

伊丽莎白·乔利(1923—2007)，出生于英国中部工业城市伯明翰，原名莫妮卡·伊丽莎白·奈特，1959 年随丈夫伦纳德·乔利移居西澳大利亚。她一生经历丰富，从事过多种职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在西澳大利亚技术学院教授英文写作，后来又执教于科廷大学，她的学生中有另外一位著名的澳大利亚小说家蒂姆·温顿。伊丽莎白·乔利二十岁出头时开始写作，但直到五十三岁时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此后佳作不断，曾获得澳大利亚勋章，并获得西澳大利亚技术学院(WAIT，现在的 Curtin 科廷大学)、麦考瑞(Macquarie)大学、昆士兰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荣誉博士头衔。同时，她还是科廷大学的名誉教授，因其对澳大利亚文学的贡献而获得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协会金质奖章。

伊丽莎白·乔利一生共出版了十五部长篇小说(包括自传体三部曲：《我父亲的月亮》、《幽闭烦躁症》、《乔治家的太太》)，五部短篇小说集，四部文集。她的各类作品于不同年代摘取了众多奖项，令她的文学生涯

熠熠生辉：

1983：《斯科比先生之谜》　墨尔本时代报年度图书奖、西澳大利亚州重要图书奖

1985：《牛奶与蜂蜜》　新南威尔士州州长文学奖，克利斯蒂娜·斯戴德小说奖

1986：《井》　迈尔斯·弗兰克林奖

1989：《我父亲的月亮》　墨尔本时代报年度图书奖

1993：《乔治家的太太》　墨尔本时代报年度图书奖

1993：《恶搞作家：伊丽莎白·乔利谈写作，她的往昔和她本人》　西澳大利亚州总理图书奖，总理奖

1994：《乔治家的太太》　全国图书委员会短篇小说奖

伊丽莎白·乔利的作品混合了后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风格，主题在作品的不同地方反复出现，作品往往以开放式结局收尾。正因如此，她早期的作品才屡遭出版社拒绝，直到五十三岁才得以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

伊丽莎白·乔利也是澳大利亚当代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在作品中塑造了各类处于社会边缘的角色。她认为人的生存是痛苦的，但苦涩的现实、人生的悲苦同时也伴随着对命运的坦然承受、爱和希望。她作品中的主人公总是被困囿在某种相对封闭、孤独的环境中，或性格古怪，或癖好奇特，或境遇孤寂；她笔端的人物

往往心灵扭曲、思想极端、固执寂寞、遭人疏离，徘徊在自我救赎的人生路口，苦苦挣扎。她的作品充满了对“边缘人群”的探寻和关切，对人性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探索、反思和谅解。同时她的笔端自然地流露出黑色幽默，常常展现“苦涩的微笑”和对生活冷静的嘲讽。

伊丽莎白·乔利一生中做过护士、清洁工、上门推销员，经营过家禽饲养场，料理过果园，在大学教过书。她的生活经历为她的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作品充满了生活气息。她的作品行文清新婉约，往往从细微处落笔，擅长通过细节描写、环境烘托和心理刻画来塑造人物。虽然也被称为城市作家，但在她的作品中常常能够找到乡村生活的生动写照。她的很多作品都表达了对土地的依恋和对自然的赞美，并生动地反映了澳大利亚特有的风土人情。

《井》是伊丽莎白·乔利 1986 年的作品，并获得了当年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弗兰克林奖。

作为一部可读性很强的文学作品，除了展现出强烈的文学性之外，这部小说在情节安排、悬念构思、氛围渲染等方面也都很成功，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充满悬念、情节离奇同时不乏惊悚恐怖的悬疑故事：富有的农场主、老处女海斯特·哈珀收养了一个年轻的孤儿凯瑟琳。两人在偏僻的农场相依为命，过着世外桃源一般无忧无虑的生活。海斯特身怀残疾、其貌不扬、性格孤僻、待人严苛，除了钱，不相信世界上的任何人或事。凯瑟琳则天真烂漫、活泼乖巧、充满幻想，具有极强的模仿能力。两个性格截然相反，生活中却互相需要和依赖的人本可以沿着她们固守的生活轨迹相伴一生。然而人心难测。一次舞会派对夜归路上，凯

瑟琳开车撞死了一个身份不明的男人。海斯特为帮助凯瑟琳脱罪，把那具尸体投入了她们住所院子里的一口枯井。之后，一连串离奇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海斯特卖掉农场所得的一大笔现金在家中不翼而飞，凯瑟琳发现枯井中的男人并没有被撞死，似乎海斯特的现金就是枯井中的男人偷走的，枯井中的男人向凯瑟琳示爱，决心救出枯井中的爱人的凯瑟琳与海斯特之间关系骤然紧张、冲突频频……

小说的前半部分着力刻画了海斯特与凯瑟琳之间那种温馨、亲昵，相依为命的关系；而后半部分则以两位女主人公住所院子里的枯井为线索展开，笔锋突转，抛出了一个个悬疑、酿造了一场场冲突，两位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变得跌宕起伏、揪人心肺。小说的结尾扑朔迷离，之前的谜团并未解开，两位女主人公看似平静的关系中又仿佛酝酿着新的、更大的风暴……

这部作品呈现了伊丽莎白·乔利娴熟的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小说的叙事借用了电影闪回的表现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跳跃感，大段的心理活动刻画和小说开放式的结尾成功地营造了一种神秘、诡异的气氛。

小说大量地运用了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除了小说中刻画的具体的人、物、事，就连小说中涉及的电影、诗歌、歌曲、绘画等艺术作品也与小说的主题和情节密切关联，丝丝入扣，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这部小说因其所反映的内容和所探讨的主题，又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典型的女性主义作品：关注女性对男性的认识和感受、探索女性之间可能具有的各种关系、争论男性对于女性之间关系的影响和作用、展示女

性对自身生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认识与观点，等等。

伊丽莎白·乔利在小说中再次展现了她细腻的文字笔法和对黑色幽默以及嘲讽风格的驾驭能力。小说中有大量对极具澳大利亚风情的文化细节的描述，也广泛地引用了其他电影、诗歌、绘画、宗教等艺术作品，体现了作者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生活阅历。